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三请薛仁贵

 **eBOOK**
网络资料 免费下载

第一回 丁山下误伤亲生子 水井旁巧遇结发妻

故事发生在唐朝贞观二十年的初冬。

某日，一匹战马飞驰在通往河东道龙门县的大路上。这匹马高大魁伟，浑身犹如涂上一层油似的，光彩熠熠；竹签耳朵铃铛眼，高蹄腕儿大蹄穗儿；奔跑起来快似流星。

这战马的鞍鞞后面搭着一个褥套，褥套鼓鼓囊囊。骑马之人看上去能有三十五六岁，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溢露出欣喜的神情；两道细眉，一双俊目，直鼻阔口，三绺短髯，洋溢着凛然的正气。他头戴皮帽，身穿皮衣，足蹬皮靴，腰系皮鞞大带，肋下挎一口宝剑。

穿戴打扮一般并不意味着人也一般，如同衣着高贵并不一定人也高贵一样。他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姓薛名礼，字仁贵。

薛仁贵在唐军东征时立下汗马功劳，并且“百日两救驾”——在一百天里救了唐太宗李世民和太子李治两个人的性命。常言道：计毒莫过断粮，功高莫过救驾。由于他武艺高强、才识超众，加之功高盖世，唐太宗封他为兵马大元帅；封他的战马“玉顶千里驹”为“乌龙靠雪山”，吃半个王子的俸禄；并把十位总兵——周青、姜兴本、姜兴霸、李庆洪、李庆先、王新溪、薛显图、周文、周武、王新贺赐给薛仁贵；又派卢国公程咬金到绛州监工，为薛仁贵及十家总兵修建府邸。

薛仁贵离家已有十二载，他动本请假回乡。唐太宗当即准本：“朕放你三年假，你还乡暂住大王庄也可，去绛州住也可。等府邸修好，朕让卢国公接你进府。”

唐太宗赐给他三千御林军、五百刀斧手、四十名校尉，还赏他很多金银绸缎。薛仁贵带领三千余人，马上步下，浩浩荡荡，离开长安奔向龙门县。

一路上，薛仁贵思绪万千。忆想当年，家住寒窑，自己和周青去投军时，妻子柳迎春身怀有孕。十二年过去了，也不知妻子生的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也不知妻子如何度日、顾妈妈如今怎样……按着妻子的性情推想，她会苦守寒窑，抚老育幼。可是，世上的一切都在变哪，如果自己与众家弟兄到了家，她真的改嫁了，我这个大元帅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

他想来想去，终于琢磨出一个主意来：我以归家心切为由，单人独骑先行一步，进大王庄打听清楚，如果妻子还在等我，就让众家兄弟进庄；如果她已改嫁，我就出庄迎截众家弟兄，说妻子已经不在，再改道奔绛州。薛仁贵打定主意之后，对众位总兵说：“愚兄归家心切，想要先行一步，不知众位兄弟意下如何？”

姜兴本并不理解薛仁贵的本意，说：“大哥，我们还是一起走吧，何必分开呢？”

在十位总兵中，了解薛仁贵底细的，莫过于周青了。周青猜透了薛仁贵的心思，自然要帮着圆场：“咱们应当听大哥的，让大哥先行一步吧。”

姜兴本这个人很实在，也很随和：“也好。大哥带几个人吧，一来有个伴儿，二来有人照顾，还方便些。”

实在人说实在话，但由于不明白人家的本意，往往会节外生枝。

薛仁贵摇了摇头：“不带了。我单人独骑更方便一些。”

实在人有实在人的考虑：“大哥，你一身元帅装束，若不带几个随从……”

“哦，贤弟，愚兄改换一下装束就行了。”

薛仁贵改换装束之后，单人独骑上路了。路上，他给妻子柳迎春和顾妈妈买了些衣物。他不知妻子生的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衣物怎么买呢？唔，男孩儿的也买，女孩儿的也买吧。这些衣物把褥套撑得鼓鼓囊囊。他扬鞭催马，直往龙门。

人，都爱自己的家乡。他进了龙门地界，油然产生一种亲切之感，不由得按辔徐行。

呵，回到久别的家乡啦！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前一眼，后一眼，看也看不够。

风，冷嗖嗖的。但他的心，却是热乎乎的。

行进间，他猛然抬头，看见一座山。哦，这是丁山！他情不自禁勒马凝望，热泪夺眶而出。

想当初，他同妻子与顾妈妈住在破瓦寒窑时，少吃缺穿，去找叔父薛雄求借，被赶出门来，万般无奈，自造竹弓、竹箭，来到这丁山下射雁，一家三口人全靠卖雁为生。

那时，穷得丁当直响，过的什么日子呀！一天，碰上好友周青，才一起去投军。

哦，算来已经十二年啦！他心中暗自盘算，暗自感叹，山还是原来的山，可我薛仁贵胡须却这么长了，人已经老喽！

薛仁贵正在望山兴叹，忽然传来一个小孩的叫喊声：“天哪，好冷呀！大雁快来吧，要不我们家又要挨饿啦！”

薛仁贵顺着叫喊声一看，山下有一个小孩儿，看年纪能有十二三岁。他头戴开花帽；上身穿破棉袄，腰系麻绳；下身穿条灯笼裤，补丁摞补丁；脚穿一双破布鞋。这孩子长得五官端正，小脸冻青了。他怀里抱着竹弓，胳肢窝夹着几支竹箭，两只小手紧搓着。

薛仁贵打量过这孩子之后，心想：看来，这孩子是因为家贫才出来射雁哪！他既在丁山下射雁，就说明他家离此不会太远。别看不认识他，可是若问问他的爹娘是谁，我兴许还能认识。他一边催马往前行走，一边高声喊：“小孩儿，你是射雁的吗？”

小孩儿听到喊声，立时喜笑颜开，急忙跑过来深施一礼：“军爷，您要买雁吗？”

薛仁贵随口答应：“哦，我要买雁。你使的是竹弓、竹箭？”

小孩儿惟恐失去买主，连忙解释：“别看是竹弓、竹箭，可我射得准，若是过大帮雁，我能射下两只；若是过小帮雁，我能射下一只。我天天到这儿射雁，您若不着急，就稍等一等；您若着急，可把住处告诉我，我射下雁来给您送去。”

薛仁贵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十分怜悯眼前的这个孩子。他理解这个孩子的心情，好不容易碰上买主，无论如何也要把这笔买卖做成。多么可怜、多么可爱的孩子呀！

即便不买雁，也应该周济周济他。“孩子，我不着急，我要花大价钱买雁，还要看看你的箭法如何。我先问你，你家住哪里？”

“我家住大王庄。”小孩儿边望天空边回答。

大王庄！原来竟是同乡人。薛仁贵高兴地接着又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呀？叫什么名？”

正在这时，空中飞来一大群雁。小孩怎能放过射雁的好时机呢？此刻，哪有工夫闲唠呢？

“等等再说。”他边说边从胳肢窝里拽出两支箭，一支横叼在嘴上，一支拿到手里，搭箭拉弓，夹在胳肢窝的那两支箭掉在地上。

这小孩儿弓拉满月，一松手，嗖的一声，头一只雁从天上掉下来。薛仁贵竖指赞美：“好箭法！”

话音未落，小孩儿的第二支箭又射上去，那最后一只雁也应声而落。小孩儿一连射下两只雁，神采焕发，说：“军爷，您今天算是来着了，等我拾来给您！”他把竹弓一扔，朝雁落的方向跑去。

薛仁贵还乡心切，路上催马急驰，如今稍觉疲乏，还要等那拾雁的小孩儿回来，于是甩镫离鞍下马，活动活动腿脚。他一眼瞥见地上的竹弓、竹箭，走过去打算捡起来看看。猛然间，他嗅到一股腥味儿，不由地停下来。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鼻子，又抽动鼻子闻了闻，果然不假。他忘不了，十二年前就闻到过这种气味儿……

那时，他和周青去投军，先锋官张士贵不要他，说他的“贵”字冲了张士贵的“贵”，把他赶出来了。薛仁贵由龙门县出来，误走樊家庄，正赶上天下雨，他在一家门前避雨，主人来关门，看他十分可怜，把他叫到屋里，让他饱餐了一顿，然后说：“这位壮士，屋里的东西你随便拿，拿完你就走吧。

你走之后，我关上门放一把火，我父女自焚。”

薛仁贵觉得此事蹊跷，一再追问主人，主人才说明原委……

这家主人姓樊名洪海，妻子已去世，只有一女樊金定，年方二八。一天，父女二人去上坟，被黄草山的大王李庆洪看见了。李庆洪非要娶樊金定做压寨夫人不可，便托人来说亲，父女二人不答应。后来，李庆洪派喽兵来送信儿，说过三天来迎亲。今天正好是第三天。大概因为下雨，所以还没来。估计雨一停就该来了。父女情愿一死，也不愿受辱。

薛仁贵听知此事，怒不可遏，非要打抱不平不可。樊洪海找来刀枪，薛仁贵嫌分量太轻，最后到后房托梁换戟，把戟拿在手中一试，不轻不重正应手。薛仁贵见戟上方有“樊唵”二字，一问才知道，樊洪海乃是樊唵的后人。

不多时，雨停了。薛仁贵怕吓着庄内百姓和樊氏父女，来到庄外等候山大王。黄草山的大王骑马来了，喽兵抬着一乘花轿。薛仁贵挥戟迎上去，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一直追到黄草山下。山寨的四个寨主李庆洪、李庆先、姜兴本、姜兴霸一同跪倒，连声求饶。姜兴本说：“我等都不是坏人，因打抱不平，官府抓我们，我们才跑到这儿占山。

我们儿仨想给李庆洪大哥讨个媳妇，正巧那天碰上樊小姐。我等一时糊涂，把事做错，请英雄饶命。我等以后决不再犯。如若再犯，任凭英雄发落。”

薛仁贵一看这几个人确实不像坏人，就带他们到樊家庄赔罪。李庆洪等一见到樊洪海，就跪下请罪。樊洪海原谅了他们。这几个人请樊洪海主盟，一定要和薛仁贵结拜。

樊洪海立即答应。薛仁贵无法推辞，就与李庆洪等四人结拜为兄弟。

薛仁贵居长，四人称他为大哥。樊洪海摆酒庆贺。吃酒中间，樊洪海提出要把女儿樊金定许配给薛仁贵，薛仁贵连忙摆手说道：“这可不行，我家已有柳氏迎春。”

樊洪海毫不退缩：“不管怎么说，反正我话已出口，金定就给你了！”

李庆洪打趣地说：“大哥，我抢都抢不到手，给你你还不要？”

薛仁贵执意不肯，樊洪海扑通一声给薛仁贵跪下了。李庆洪一看，忙说：“嘿，姑娘送到手，还得老丈人下跪！”

薛仁贵无奈，只好应下这门亲事。樊洪海立时安排拜堂入洞房。

过了几天，薛仁贵对众家弟兄说：“你们占山并非长久之计，如今朝廷正在龙门县招兵，你等何不从军，为国报效呢？”

众人说：“那敢情好了，大哥也一同去吧！”

“嘻，我去过了，人家不要。张士贵说我这‘贵’字冲了他那‘贵’字，因此把我赶了出来。”

大家听了十分生气，可又没有办法。

李庆洪忽然眼睛一亮，说：“大哥不是还叫薛礼吗？这次咱们一起去，你报名薛礼，一准能成！”

薛仁贵觉得言之有理，与众人准备一番之后，来到龙门县投军。张士贵把来的人全留下了，就是不要薛仁贵。

为什么呢？

他问薛仁贵：“你叫何名？”

“薛礼。”

“大胆薛礼，本大人新官上任，你不该穿白戴孝上公堂，冲了我的官运！来人，把他赶出去！”

众兄弟齐劝薛仁贵换身青衣。薛仁贵说：“嘻，他算盯上我薛仁贵了。你们没见公堂上也有穿白袍的吗？为什么就单说我冲了他的官运呢？我再穿上青衣服，也是枉然。”

众人说：“大哥，我们几个也不当兵了，都随你走！”

薛仁贵急忙阻拦：“众位贤弟别这样，从军机会难得，你们以后挣个一官半职，大哥再投奔你们不也挺好吗？”

众人说什么也要随薛仁贵一同离去，薛仁贵无奈，只好推说去换衣服再来。他回到店中，给众人写了一封书信，叫他们好好干，并说谁若敢走，就跟谁断交。他托店伙计将书信送交众兄弟，独自扬长而去。

众兄弟见了书信以后，只好忍痛留在营中。

薛仁贵往回走，来到金钱山。山口立着一木牌，上写：山中有猛虎，望行人绕道而行。薛仁贵心绪烦乱，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里，依旧往山上行走。他走了一会儿，觉得疲倦，就放下方天画戟，坐在山坡上歇息。忽然，吹来一阵风，他闻到一股腥气。接着，就听有人喊：“救人呀，老虎快把我的脑袋咬下去啦！”

薛仁贵急忙站起身来，顾声望去，见山下跑着一匹浑红马，一只猛虎正在后面追赶。

马上之人全身披挂，蓝靛脸，红胡子，肋挎宝剑。他正是卢国公程咬金。原来，程咬金奉命催粮，走到金钱山时也看到了那块木牌。可是，他不识字，越牌而过，催马进了山。不料，遇上了猛虎。马怕猛虎，撒开四蹄紧跑。程咬金怕虎追上，就放开嗓门儿喊叫求救。

薛仁贵救人心切，竟忘了拿戟，他跑下来，让过程咬金，拦住猛虎。他与猛虎搏斗了一阵儿，打死了猛虎。薛仁贵给程咬金道惊之后，说：“虎已打死，您走吧！”

程咬金问：“你偌大本领，为何不投军呢？”

薛仁贵长叹一声：“嗐，张大老爷不要我呀！”

程咬金一听就火了：“好呀，张士贵这个混帐东西！英雄偌大本领你不要，你要什么样的？难道光要我老程这么大能耐的？天下有几个？不就我一个吗！”

他还吹呢！

程咬金只把自己姓名告诉了薛仁贵，可没问薛仁贵的姓名，就取出金钹大令：“你拿这支大令去投军，到那儿你就让张士贵红毡铺地，大门张灯，二门挂彩，吹吹打打接你上公堂。如若接晚了，把他的脑袋揪下来。”

薛仁贵左手拿着金钹大令，右手拎着方天画戟，第三次去投军。这一次，张士贵不敢不收薛仁贵了。可是，只把薛仁贵安排在先锋营里当火头军……

十二年过去了。今天，薛仁贵又闻到了那股腥气。凭经验，他知道虎来了。

果然，一只斑斓猛虎摇着尾巴，张着大口，带着腥气，抖着威风来了。它大吼一声，扑向拾雁的小孩儿。

薛仁贵一看不好，急忙大喊：“小孩儿，老虎朝你扑去啦！”

那小孩儿并不惧怕，一转身跟虎斗上了。他只怕把买主吓走了，两只雁卖不出去，一家人又得挨饿，所以张口喊道：

“军爷别怕，我这就打死它。那两只雁你可要定啦！”

薛仁贵听了这话，心中顿时生出酸楚之感。他担心小孩儿被虎伤害，急忙拾起弓箭，搭箭拉弓，嗖的一箭，射在那只虎的腮帮子上。猛虎吼叫一声，又扑向小孩儿。小孩儿一闪身，躲过猛虎，但由于脚下一绊，跌倒在地。猛虎调过身来，再次扑向小孩儿。这时，薛仁贵又射出一箭，可万万没想到在箭到之前，小孩儿竟神速地跳了起来，挥拳向猛虎打去。这一箭正射在小孩儿胳膊上，小孩儿“哎呀”一声，倒在地上。猛虎叼起小孩儿窜入山中。

薛仁贵见此情景，心急如焚，扔下弓，飞身上马，拼力追赶。但是，追了半天也没见踪影。他的心十分痛苦，就像有一支箭扎在上面似的，泪水夺眶而出。“多么好的一个孩子呀，我想救他没救了，他反被我误伤，又被虎叼走。他肯定要被老虎吃掉，太可怜啦！嗐，待我到了大王庄，打听到他家，说明原委，多给些银两安抚安抚他的亲人吧！”

薛仁贵打定主意，催马奔向大王庄。

大王庄的寒窖中，柳迎春带着一儿一女，与顾妈妈相依为命已经十二个春秋了，这贫苦的日子是多么难熬呀！柳迎春在娘家时叫银环，与薛仁贵成婚后改名迎春。今天，辰时已过，她还没有做饭。顾妈妈身上裹着破被，偎依在炕角处，有气无力地说：“银环哪，该做饭了吧。我那小孙孙、小孙女快回来啦！”

柳迎春听了这话，心如刀绞，一扭脸热泪就流下来了，说：

“娘，柴还有点儿，可米面皆无，拿什么做饭呢！”

“银环，为娘吃不吃倒没什么，活一天算一天吧。可是我那小孙孙、小孙女若饿坏了，你不心疼吗？再求告亲友借点儿吧，告诉他们，等仁贵回来，

多多偿还也就是了。”

“娘，仁贵的亲友们也不好过呀，他们年年帮咱，月月帮咱。这十二年咱没少给人家添麻烦，女儿真张不开口啦！”

“嘻，是呀。”顾妈妈低下头，沉思了片刻，猛然抬起头，“银环，你何不去找张剑山呢？他与仁贵有过命之交，如今又是个财主。”

“娘，张剑山不是个正经人。我找过他几次。他借与不借，女儿不恼。他不该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什么仁贵战死阵前了，什么……”

“嘻，银环呀，他是个兄弟，跟你这当嫂子的说几句玩笑话，你别往心里去，你再去找他一次。他若不借，下次咱也不找他了。”

为了不使老人伤心，柳迎春只好答应。

她一进小张庄就看见张剑山了。张剑山头戴皮帽，身穿皮衣，足下一双青缎棉鞋；他长着一张冬瓜脸，扫帚眉，耗子眼，蒜头鼻子大嘴岔，短脖子，大肚子。他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正在训斥一个家人。

柳迎春一见张剑山就恶心，她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上前说道：“兄弟，你好。”

张剑山一见柳迎春，立时笑逐颜开：“嫂子，你是来找我吗？”

“正是。”

“有什么事儿？”

“嘻，你大哥投军走了十二年，连封书信都没有。你侄子丁山去射雁，你侄女金莲去要饭，如今都还没回来。家里断了粮，又揭不开锅了。只好求兄弟帮一把借点米面也行，借点钱也行。等你大哥回来之后，嫂嫂一定加倍奉还。”

张剑山嬉皮笑脸地凑近柳迎春，低声说：“嫂子，你受罪一点也不冤呀！米面我有，钱我也有，可是，我帮你帮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嫂子，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丁山到有钱人家当个茶童，再给金莲找个婆家。至于那个顾老婆子，到晚上睡着的时候，你把她掐死，然后你就跟小弟一起过，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享不尽，那该有多好呀！你总不干。告诉你吧，我大哥他回不来了，早死啦！嫂子，你若答应，干脆今天咱就来个织女配牛郎……”

柳迎春气得浑身直抖，举起手来，啪！给了张剑山一个嘴巴。张剑山见势不妙，转身就跑，叫家人拦住柳迎春。他跑进去，哐当一下把门关上了。

柳迎春推不开门，就要用头撞，家人急忙拦住相劝：“大嫂，跟这种人生气不值得，他算什么东西！你就不该找他。你若有个好歹，家里老小谁来照管？”

柳迎春强压心头怒火，细一想：这位家人说得也对，不能死呀，走吧！她谢过家人，往回走，一边流泪一边想：什么也没借来，还惹了一肚子气，这委屈跟谁诉呀？难道仁贵真出了意外，回不来了？……

柳迎春正在胡思乱想，忽听对面有人喊她：“嫂子，你这是上哪儿去啦？”

柳迎春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丈夫的盟弟梁好友。她连忙揩了揩眼泪。她知道梁好友好打抱不平，所以没敢说实话：

“兄弟呀，我找你侄女金莲去了。”

“噢，她又要饭去了，真没办法！嫂子，你怎么哭啦？”

“哦……嫂子我这眼睛见风就流泪。”

梁好友一看她是从小张庄方向来的，就说：“嫂子，你是不是又找张剑

山去啦？我不是不叫你找他吗？有什么事儿找我呀，别看我和他全跟大哥磕过头，大哥待他胜过亲兄弟，可这小子没人心，不做人事儿，是不是他跟嫂子又没说人话？”

柳迎春听了这话，心中的委屈再也憋不住了，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一五一十地全说了。梁好友大骂：“张剑山，你欺负别人行，欺负我嫂子，算瞎了你的狗眼！”又用安慰的语气说：“嫂子你先回家等着，小弟去找张剑山算帐！”

他说完就要走。柳迎春一把抓住他：“兄弟，你可别去！你人单势孤，去也没用。

要打官司，咱也赢不了。他哥哥张剑平是龙门县的县官。”

“嫂子，难道咱就甘心受这窝囊气？”

“瞎，等你大哥回来再说吧。”

“好吧，等大哥回来，一定跟他算帐！嫂子，到我家去吧。”

来到梁家门口，梁好友叫道：“家里的，快出来，嫂子来啦！”

妻子王氏走出草屋，笑脸相迎，把柳迎春让进屋。屋中央放着一个炭火盆。王氏忙让柳迎春烤火暖和暖和。梁好友把妻子拽到一边儿，低声问：“咱家还有多少米面？”

王氏小声回答：“面还没有买，米还有点儿，不多了。”

“有多少算多少，全给嫂子拿着。”

王氏领着柳迎春来到半截破缸前，柳迎春一看，里面只有一捧多米，心想：要拿走人家这点儿米，人家就得挨饿！执意不要。梁好友说：“嫂子，我这还有二百钱，一会去买些米面。你放心吧，我们饿不着。这点儿米太少了，熬点稀饭吧。”

王氏拽起柳迎春的大襟儿，让梁好友把那捧米倒上，王氏找了一截子破绳子替她系在腰上，说：“这样俩手可以揣在袖子里，还暖和一点儿。”

梁好友又给柳迎春一百钱，柳氏说什么也不要。梁好友说：“嫂子，这点儿钱别嫌少，先花着，过两天我再给嫂子送点儿去！”

柳迎春推托不过，只好收下。她迈步出门，见院中有一瓦罐，想起自己家中的瓦罐不慎碰碎，便对梁好友说：“兄弟，这罐子先借嫂子一用。”

“嫂子，你拿去用吧。我什么时候用，就上你那儿拿去。”

柳迎春离开梁家，提罐走到井台，手拿绳子把瓦罐徐徐地送下去，来回一晃，打上一罐水来。她放下瓦罐，正在搓手，听到有人说：“弟妹打水来了，正好，我不给你送去了，你自己捎回去吧！”

柳迎春抬头一看，原来是丈夫的救命恩人王茂生。

王茂生朴实、厚道。他以卖面为生，老伴毛氏，没儿没女。薛仁贵十二年没在家，夫妻俩对薛家真是关怀备至，年供柴，月供米。有时还送点儿零钱。近来，王茂生病了，没做买卖，日子也不好过。今天，他强撑着挑担子把面卖了，挣了点儿钱，买了两棵白菜，打算给薛家送去一棵。他走到井台这儿，正好碰见柳迎春，就撂下挑子，拿出白菜放在井台上。柳迎春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说：“大哥，仁贵走了十二年，你周济了十二年，让我如何报答！”

“弟妹，别说这话，知己知心犹如骨肉相连。这点小事，何足挂齿。”王茂生说着，挑起担子走了。

柳迎春望着他走远了，刚转过身来，就听见一阵马蹄声响。柳迎春并

没在意，她下意识地搓着手，在做回家的准备。这时，那匹马来到井台旁停住了，从马上跳下一个人来。这人正是薛仁贵。他上前深施一礼，对柳迎春说：“这位大嫂，我这厢有礼了，请问此庄可是大王庄？”

“正是大王庄。”

“我打听一人，你可知晓？”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不知军爷要打听何人？”

“柳迎春，又名柳银环。”

柳迎春不由心中一震，情不自禁地瞥了对方一眼。

她只能瞥一眼。那个时代的礼教、道德不允许一个女人仔细端详一个男人。

难道瞥一眼也认不出自己的丈夫来吗？十二年的风霜，十二年的忧患，使得薛仁贵的容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脸由白变黑了；胡须也长出来了，而且挺长；额头、眼角刻上了皱纹。他老了。不用说瞥一眼，即使仔细端详，也不敢轻易相认呀！

妻子没有认出丈夫来，丈夫却认出妻子来了。看来，丈夫的眼力还是不错的。

她虽然也老了，但在薛仁贵的眼里看来，变化并不大。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儿，两道细眉，一对俊眼。

她看见妻子衣衫褴褛，心中非常高兴。这身衣着说明她没有屈从柳员外，没有向富贵低头；说明她有志气；说明她行为端正，没给丈夫丢人现眼。有这么个贤良的妻子，能不高兴吗？

这时，柳迎春问道：“不知军爷找她何事？”

薛仁贵心里高兴，感情一冲动，就跟柳迎春开了个玩笑：“大嫂有所不知，我跟薛仁贵是过命的好友，薛大哥叫我捎来一封信……”

柳迎春一听，喜出望外。日日盼，月月盼，盼了十二年，总算盼到了丈夫的音信了。

她有心说出自己就是柳迎春，可一望自己穿得破烂不堪，怕给丈夫丢脸。于是，灵机一动，说：“军爷，书信现在何处，你可交与我，我和柳大嫂每日相见，可以转交给她。”

“这可不行，薛大哥说，信务必交给本人。”

柳迎春知道不说实话就得不到信，只好如实相告：“军爷，柳迎春就是我。”

“原来就是大嫂哇，这就好了。”

“信呢？”

“是口信儿。”

真令人失望，没想到折腾半天是个口信！

“请问军爷，你那大哥他可好？”

“倒也好！”

“离家十二年了，你回家他为何不回家？”

“只因为薛大哥在阵前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当了大官。”喜悦从柳迎春的心底涌上了脸颊，她脱口叫道：“是吗？”

“是。”薛仁贵肯定地答了一声，接着又长叹了一口气，“哪知他变了，屡犯军规，酗酒无度，调戏民女，霸占人家有夫之妇。大元帅一怒之下，将他斩了。”

“啊！”柳迎春不由惊叫一声。

“临死前，他告诉我，欠我的帐不能还了，只好拿妻子顶债。来来来，请大嫂上马，跟我一同回家去吧！”

柳迎春立时觉得天旋地转，哭都哭不出来啦！她恼恨薛仁贵胡作非为，违犯军规，被斩时竟拿结发妻子顶债！她稍微镇定了一下，又一想：薛仁贵不是那种人，不会做出不义之事，可是，谁能料定一个人在十二年里有什么变化呢？她的思绪模糊了……

薛仁贵在同妻子开玩笑，他的那匹战马——玉顶千里驹也没闲着。它渴了，把嘴伸到瓦罐内，美美地喝起水来，水越喝越少，它的嘴就越往里拱。也许瓦罐原来就有裂纹，也许它用力过猛，啪的一声，它把瓦罐拱裂了，罐口处掉下来巴掌大的一块瓦片。薛仁贵喝斥一声：“无理的东西！”

这马一听，心里很不高兴：大元帅，跑这么远的路，你不给我水喝，我自己找点水喝，你还喝斥我！我不喝了，我吃！它一转身，吃起白菜来了。

柳迎春从瓦罐的破裂声与薛仁贵的喝斥声中惊醒过来，看见瓦罐已破，白菜正被马吃着，不由仰面长叹：“天哪，这叫我一家怎么活呀！”

薛仁贵说：“大嫂别急！”又对马大声喝道，“快松口！”

这马一听，心里更不高兴了：今天主人是怎么啦？不叫喝，还不叫吃，给你！它叼起白菜，脑袋一甩，刷！扑通！把白菜扔进井里了。

薛仁贵一看这马耍小脾气了，他笑了，伸手拉着战马走向柳迎春，叫道：“大嫂，一个瓦罐，一棵白菜，能值几个钱，算啦！来来来，上马吧！”

柳迎春气恨交加，拿起那个破瓦罐朝薛仁贵打去。薛仁贵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见破瓦罐迎面打来，不由惊叫一声：

“哎呀，不好！”

第二回 周总兵惩治张剑山 李庆洪搭救梁好友

薛仁贵见瓦罐迎面飞来，惊叫一声，急忙扭头躲过了破瓦罐。可是，那里边的水却洒在薛仁贵的脖子上，流进他的前胸、后背。他激灵灵打了个冷战。这位大元帅在十二年中驰骋疆场，多少名将败在他手下，真是八面威风呀，没想到今天却如此狼狈。

然而，他的心里却是甜丝丝、美滋滋的。因为这一行动展示出柳迎春坚守贞节的光彩。

柳迎春扔出破瓦罐之后撒腿就跑，腰间的绳子开了，米撒了一地。她跑回窑洞，一头扎进顾妈妈怀里，放声痛哭。

顾妈妈忙问：“出了什么事？”

柳迎春哭着说道：“薛仁贵回不来啦！他人也变了，心也变了，违犯军规，被大元帅斩了。他临死之前，还拿我顶了债。”

“你听谁说的？”顾妈妈惊诧地追问。

“有个和他在一起的军汉说的。他口口声声叫我跟他一同回家。”

这话虽然声音不大，但却犹如炸雷轰顶一般，使得顾妈妈脑袋突然膨胀起来，昏了过去。此时，柳迎春也顾不得哭了，急忙把顾妈妈扶起来，摩挲前胸，捶打后背，连声呼唤。

不多时，顾妈妈醒过来，大叫：“仁贵，你个小奴才，害得我一家老小好苦哇！我们对有恩的报不了恩，对有仇的报不了仇，全完了。”

话语刚落，传来一阵马的嘶鸣声，柳迎春扭头往门外一望，看见那军汉正在拴马，不由叫了一声：“娘，不好，那军汉来啦！”

薛仁贵把马拴好之后，抱着褥套走进窑门，一边走一边说：“这是我的家，为何不来？”

这话语震动了顾妈妈和柳迎春，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瞪大眼睛打量着来人。

薛仁贵一看到顾妈妈，就扔下褥套。急忙上前跪拜：“娘，不孝儿回来了！”

顾妈妈觉得好像在梦中似的，揉揉双目，定神仔细一看，确实是仁贵，伸出双手扑上去一把搂住薛仁贵，泪水从眼眶中涌出来。她心中有千言万语，可是总重复一句话：“你可回来了……”

柳迎春先是一惊，接着，喜悦从心底迸出，顿时涌遍全身。然后，心中又冒出一种埋怨情绪：你离家十二年，还有闲心耍笑我？

顾妈妈揩了揩泪水，瞧见柳迎春侧身站在那里，心想：我别抱着儿子不放，也该叫人家夫妻俩亲近亲近了！一推薛仁贵说：“儿呀，你学坏了，把我女儿都快气死啦！快去赔礼。若是我女儿不依，我非打你一顿，给我女儿出出气不可。”

“是。”薛仁贵说完站起身，急忙来到柳迎春面前，深施一礼：“妻呀，确实是为夫的不是了。”

就这一句话，就把柳迎春心中的怨气给冲散了，但她并没因此而放过丈夫。她嗔怪地说：“你呀你，真会拿我这苦命人开心哪！你知道我们娘儿几个是怎样熬过来的？”

提及往事，悲伤随之而来。泪水顺着腮边流了下来。薛仁贵急忙取出手帕给妻子擦泪，说：“贤妻不必难过，为夫知道你们十二年的苦处。如今为夫回来，咱们对有恩的要报恩，欠谁的债，咱们加倍偿还。贤妻再不用为难了。”

“你为什么十二年连封信都不捎呢？”

“路途遥远，又没有到龙门的人。嗨，实在没法捎信哪！”

征杀时，只顾打仗；歇息时，实在是惦念妈妈和贤妻。”

柳迎春叹了一口气，讲起了王茂生、梁好友等如何周济他们娘儿几个，薛坤、张剑山之流如何落井下石。

薛仁贵说：“你放心，从此以后，再不叫你为难啦！”说完，脱下皮衣给顾妈妈披上，拿过来褥套，从里面取出一件斗篷给妻子披在身上。

柳迎春立时感到身上热乎乎的，她把一腔深情凝聚在眼睛上，通过目光投向丈夫。

忽然，从外边跑进来一个小姑娘，身上穿得破破烂烂，而且很单薄，手提一个破布袋，脸和手冻得发青。她一进门就哭喊：“娘啊，今儿个赶上这么个大冷天，家家关着门，女儿一点儿吃的也没要来。”

往常，柳迎春遇到这种情景，就把她搂在怀里安慰一番。今天，丈夫回来了，给她带来了喜悦，尽管女儿的话使她伤心，但这伤心与喜悦比起来，就好比一毛与九牛，算得了什么呢？她手拉金莲，一指薛仁贵：“你爹爹回来啦！”

金莲一听，把小布袋往地上一扔，一头扑在薛仁贵怀中：

“爹爹，您可回来啦！”

薛仁贵紧紧把女儿搂在怀里。大丈夫有泪不轻弹。他方才见到顾妈妈和妻子，没有落泪；如今看见女儿，听到女儿的呼唤，他的泪水刷的一下子流了出来。

金莲边笑边说：“爹爹，以后我再不去要饭了。”

薛仁贵听了这话，犹如利剑刺心：“女儿，你放心吧，为父再也不叫你抛头露面去要饭了，真要有要饭那天，为父去要。”说完，扭头看看妻子，“你把褥套打开，我给女儿买了几件衣服，挑一件先给她穿上！”

柳迎春取衣服时，发现还有男孩的衣服，喜出望外：“你怎么知道为妻生了一男一女呀？”

薛仁贵听了这话，又惊又喜：“啊？原来贤妻一胎生俩！其实我并不知。只是买衣服时，不知贤妻生的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所以各买了几件。看来还真买对啦！”

“你走之后不久，我生下一男一女。你临走时嘱咐：若生儿子，起名丁山；若是女儿，名叫金莲，没想到这两个名字都用上了。别看受苦十二载，总算把两个孩子抚养大了。”

薛仁贵急切地问：“丁山也要饭去了吗？”

“没有。他练就一手好箭，每日到丁山下射雁。差不多也该回来了。”

薛仁贵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忙问：“他什么穿戴？”

柳迎春刚说出儿子的穿戴，薛仁贵大叫一声，“哎呀，疼死我也！”立时昏倒了。

一家人全吓坏了，顾妈妈叫儿，柳迎春喊夫，金莲唤爹。

过了半天，薛仁贵才苏醒过来。

柳迎春忙问怎么回事儿。薛仁贵强压住心头的悲痛，话不成句地把误伤亲生的经过说了一遍。柳迎春一听，登时急火攻心，叫一声：“苦命的儿呀！”就昏倒在地。

顾妈妈犹如利箭穿心，两眼发直，也晕过去了。金莲也哭喊着直叫“哥哥”。眼下，救人要紧。薛仁贵与金莲忙活了半天，顾妈妈、柳迎春才缓醒过来。全家四口人都在哭。

薛仁贵唉声叹气，一个劲儿埋怨自己。顾妈妈、柳迎春怕把薛仁贵窝囊出病来，止住哭声，劝慰薛仁贵。顾妈妈说：“噫，这事儿该着，孩子命苦呀！”

柳迎春随声附和：“命里该着呀！”

金莲说：“哥哥被虎叼走，也许那是只神虎，说不定哥哥什么时候当上了了不起的英雄回来呢！”她的话充满了神话般的幻想。

薛仁贵觉得这话对全家人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女儿说的也是，咱们一家人等着吧。”

“爹爹，女儿有句话要问您。您走了十二年，就挣来一匹马和一个褥套呀？”

精明的女儿为了减少老人的悲伤，转移了话题。

薛仁贵领悟到了女儿的心意，抚摸着女儿的头发说：“女儿，就这一匹马，咱一家人一辈子也吃不尽、花不完哪！”

金莲感到莫名其妙：“怎么这马这么值钱？”

薛仁贵正要回答女儿的话，就听外边有人喊：“仁贵回来啦？”

薛仁贵没听出是谁，但还是答应了一声。柳迎春一听就知道来人是薛仁贵的堂叔薛坤。

薛坤家很富裕，柳迎春曾找他借过钱，他不但不借，还向乡里散布，说柳迎春自作自受，不该可怜。他的女儿玉香心地挺善良，逢年过节总是偷偷托人捎给柳迎春一些钱。

薛坤没有进屋，仍放开嗓门在外喊着：“仁贵，你还记着你投军时借我两吊钱吧，如今已十二年了，该还啦！”

薛仁贵跨出门施礼，说：“叔父，您先别急，我会加倍偿还。”

“虽说是两吊钱不算多，可十二年了，连本带利也不少呀！”

“叔父，连本带利多少钱？侄儿这就给您。”

“我看你就别还钱了，这马是你的吧！就拿它抵债吧，我牵走啦！”没完，他也不管薛仁贵同意不同意，牵着玉顶千里驹就走了。

柳迎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愣怔怔地看着薛仁贵；薛仁贵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金莲刚才听父亲说那马够全家人吃一辈子的，如今眼看着让人家牵走了，急得哭喊着要马。

薛仁贵慢声慢语地安慰女儿：“别哭了，他不敢要咱家的马，只不过牵去给遛遛，喂喂。过一会儿，他就得送回来。咱就是真把马送给他，他也不敢要。”

薛仁贵刚把金莲哄进屋里，外边又传来一阵喊声：“仁贵回来啦？”

金莲没听出来人是谁，说：“爹爹，您不回来，咱家可清静了；您这一回来，债主全找上门来啦！马叫人家拉走了，这又来一个，该拿咱褥套抵债啦！”

柳迎春忙说：“莫要胡说，你王伯父来啦！”

王茂生是给她们娘儿几个送钱来的，半路上碰见薛坤牵着马，知道薛仁贵已经回来，所以没进门就喊上了，他是个直性人，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嚷着：“仁贵，这十二年她们娘儿几个可太苦啦！你好不容易挣回来一匹马，怎么能叫他牵走呢？”

薛仁贵迎上前来，施礼拜见王茂生，说：“多谢大哥，十二年来周济我一家……”

“别提这些了，我不知道你回来。这不，给她们送来五百钱，叫她儿几个凑合着花。”

我说仁贵呀，你欠薛坤多少钱，就叫他把马牵走了？我替你还，咱们把马要回来。”

“大哥，那匹马他不敢要，过一会儿，他就得送回来。”

正在这时候，忽听有人喊：“不好了，官兵进庄啦！”

王茂生闻听，吓了一跳；金莲也不抹眼泪了；柳迎春和顾妈妈面面相觑。王茂生说：“仁贵，这话我不应当问你，可是又不能不说，是不是你临阵逃脱，人家追你来啦？”

一句话把娘儿几个全吓直了眼，金莲说：“爹爹，你是逃回来的吗？”

“女儿，为父不是那种人。”薛仁贵知道这是十家总兵到了，心里说：应快些拦住他们，不然，就会使全村百姓惊慌。立即从褥套里拿出一支金钹大令递给王茂生，说：“大哥，你拿着它到外边去。他们看见它，就老实了。”

王茂生接过大令，出了窑门，没走多远，十家总兵来了。他们看见大令，一个个从马上跳下来，连忙冲着王茂生施礼。这一来，可把王茂生吓坏了。他把大令一扔，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各位军爷，我担不起，我给各位军爷叩头啦！”说着叩了几个响头。

众位总兵立时愣住了。周青一瞧，这不是老哥哥王茂生吗？连忙过来双手相搀：“大哥快起来！你手持金钹大令，大家本该拜见你。你可倒好，扔下大令给我们叩起头来啦！”说着，拾起大令交给王茂生。

王茂生仔细一端详，认出周青来了：“哎呀，是周青呀，你做官啦？”

“哦，当了总兵。”

“那你大哥仁贵呢？”

“他是大元帅。”

王茂生一听，手拿大令转身就跑，跨进寒窑，把大令扔给薛仁贵，说：“仁贵，你可对不起我呀！做了这么大的官，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当不当官，当多大的官，你也是我的老哥哥呀！”薛仁贵哈哈大笑，“大哥，你说对不对？”

此时，周青、李庆洪等人都来了。因为窑洞小，都进去容纳不了。这样就有的进屋，有的在门外，十位总兵参见了元帅，又拜见了顾妈妈。周青又给众人引见了柳迎春。周青说：“嫂子，我以为你不能等我大哥了。嘿嘿，没想到你倒等着啦！我大哥如今当了大元帅，嫂嫂你就是大元帅夫人了。”

柳迎春含羞带笑地低下头，向丈夫报以埋怨的目光，那意思是：你当了大官，怎么连我也不告诉！她叫金莲拜见了众位叔父。

周青说：“大哥，兵将全在外边等着呢，得先找个地方住下埋锅造饭呀！”

薛仁贵说：“贤弟，我的战马‘乌龙靠雪山’让人家牵走了。你看马在谁家，就在谁家住下。”

周青一愣：这大王庄还真有胆大的人，竟敢牵走了大元帅的宝马！忙问：“是谁？”

王茂生插嘴说：“薛坤。”接着就讲起十二年来薛坤和他姑娘玉香截然不同地对待柳迎春的一些事情来……

薛坤把马牵到家中，忙叫家人备料喂马。家人问：“员外爷，这马真好呀！是从哪儿买来的？”

“哦，是折帐折来的。”

薛坤正得意洋洋地欣赏这匹马呢，周青、李庆洪闯进来了。薛坤一看来者气势汹汹，他脸上的得意神情骤然消失：

“众位军爷，有何贵干？”

周青喝问：“这马是哪儿来的？”

“我的一个堂侄薛仁贵十二年前借了我两吊钱，今天我去讨债，他没钱还我，我就把马拉来抵帐了。”

周青听罢，气冲牛斗，啪！给薛坤一个嘴巴。

“我犯了何罪？”

“这马御封‘乌龙靠雪山’，吃半个王子的俸禄。欠了你两吊钱，你就拉马抵债，你胆子也太大了！如不是看在你和大元帅沾亲的面子上和你女儿玉香的面子上，我打不出你稀屎来才怪！”

“薛仁贵是大元帅？”薛坤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急问了一句。

“你以为我大哥当不了大元帅？哼！”周青随手甩出一块银子，“欠你的钱给你。”

薛坤惊呆了，但还是本能地接住了银子，哆哆嗦嗦地在手里掂了掂，估摸有四两多重，心想：挨一巴掌得四两多银子，值得，值得。龇牙咧嘴地笑着说：“这哪可以呢？仁贵当了大元帅，我得向他贺喜呀！”话是这么说，可已把银子揣起来了。

“薛坤，大元帅和我们还没有下榻之处，你把前院的房子腾出来，作为临时馆驿，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

薛坤一听到“钱”字，眼睛立时闪射出一种格外喜悦的光彩，连忙说：“好，好，我这就吩咐家人腾房子，收拾屋子。”

“等一等。往后你别见钱眼开、见利忘义，你跟你女儿学着点儿。”

“啊，是，是。我定向我女儿学。”

其实，他并不知道女儿做了什么事，也不敢问周青。自然，也就不知道该向女儿学什么。他最关心的还是赶快腾房子，因为这可以进一笔钱。

周青选吉地扎下营，一看薛坤的前院房子也收拾好了，忙请薛仁贵一家进来。

顾妈妈、柳迎春和金莲沐浴后，都换上了薛仁贵买回的衣物。用膳之后，薛仁贵夫妻二人到后院去拜见堂叔婶，看望堂妹玉香。薛仁贵连连向玉香致谢，柳迎春赠给玉香一些金银首饰。二人告辞之后，薛坤才问玉香是怎么回事，玉香说出如何暗中周济过柳迎春一家老小。薛坤才如梦初醒，忙说：“以后你嫂子再来借什么，你随便给她，为父不管。”

玉香哼了一声：“早该如此。人家往后也不会再找我们借了。如今我嫂子已是大元帅夫人了。”

临时馆驿立时热闹起来，真是宾客盈门络绎不绝呀！有些人八竿子搭不上，也来攀亲；有些人多年不来往，也来叙旧。当然，薛仁贵和柳迎春都热情地一一应酬，但心中有数。常言道：亲不亲，故乡人。薛仁贵心想：只要乡亲有为难之事找到我头上，我一定帮他们分忧解难。他传下一道令：军兵不得打扰百姓，不许胡作非为，违令者定斩不饶。

应酬闲暇之时，薛仁贵和周青说：“这次回来还没看见梁好友和张剑山呢。”

柳迎春一听薛仁贵提起这些人，忙插言道：“提起梁好友，真是个好人。一见到别人有困难，就解囊相助。今天他家中只剩一捧多米，全给了我……”

周青说：“那是个大好人呀！张剑山跟他可没法比。别看张剑山跟我们磕过头，要不是大哥从中调解，投军之前我就跟他划地绝交了。狗改不了吃屎，他还是那个味儿！”

柳迎春从心里烦恶张剑山，她避开谈论他的话题，又谈起梁好友来了。薛仁贵原本就对梁好友夫妻怀有好感，如今又听妻子说起他们的恩德，更想早些见到这对夫妻了。

于是对周青说：“你去把他夫妻一同请来。”

周青刚要走，有人来报，说外边有一披头散发的妇女哭喊着要见大元帅。

“好，叫她进来。”

工夫不大，进来一位妇女。柳迎春一看，来人正是梁好友之妻王氏，不禁大吃一惊：“弟妹，你这是怎么了？谁打了你？我那兄弟梁好友呢？”

王氏一头扎进柳迎春怀里，哭着说：“别提了，他被抓走了！”

薛仁贵一听，二目圆睁：“被谁抓走了？”

“张剑山。”王氏说完，又问柳迎春，“嫂子，张剑山的事你跟大哥说了吗？”

柳迎春摇摇头：“我怕你大哥生气，还没说呢。”

薛仁贵追问：“张剑山怎么回事儿？他为何抓好友？”

柳迎春满腹委屈，张不开口，泪水溢出眼眶，嘴唇翕动了几下，对王氏说：“妹子，你说吧！”

王氏把柳迎春去求借张剑山之事说完，又接着说：“我和好友送走嫂子之后，好友要去找张剑山评理，我怎么拦也没拦住。他到了小张庄，张剑山人多势众，把你兄弟打了，还五花大绑送往龙门县。龙门县县令是张剑山的哥哥，你想好友还有好吗？张剑山的一个家人偷着给我送信儿，叫我快躲一躲。正在这时候，听说庄上来了大元帅薛仁贵，我这才跑到这儿见大哥……”

薛仁贵气得浑身发抖，心中暗骂张剑山。他竭力按捺住胸中的怒火，对王氏说：“弟妹放心，你去净面更衣，吃点儿东西，歇息歇息，我一定搭救好友！”

柳迎春陪着王氏走出房门之后，薛仁贵马上传令，命周青带五百军兵到小张庄捉拿张剑山，李庆洪带五百军兵去龙门县救梁好友，又说：“如县令不问青红皂白给梁好友过堂动刑，就把县官押来见我！”

周青带兵到了小张庄，命人上前叫门。他听院内响起啪啪啪的鞭子声，又听有人喊：“张员外，饶了我吧，我错了，我家中还有老有小呀！”

周青立时明白了，里边正打人呢。他命军兵把门踹开，带兵一拥而入。果然，院内绑着一个人，光着膀子，四个家人抡鞭抽打。张剑山一见涌来了一群军兵，忙问道：“众位军爷，你们怎么私闯民宅？”

周青强压心中怒火，冷笑一声：“张剑山，你不认识我啦？”

张剑山睁大两只小眼，认出是周青，先是吃惊，接着是害怕，而后镇定一下，装出一副惊喜的样子：“哎呀，是周青兄弟呀！”

“对，我来给你送个信儿。”

“送什么信儿？”

“我大哥薛仁贵阵亡了，我来为媒，把大嫂给你！”

这小子听出话外之音，知道要坏，忙赔笑说：“兄弟，开什么玩笑哇。那是我酒后无德说了从勾醉话，兄弟，来，进屋坐坐！”

周青脸色一变：“呸！我算瞎了眼，交了你这个朋友！”说着，刷！抽出宝剑，在地上一划，“今天我跟你划地绝交！”接着，把宝剑插入匣中，命人把张剑山抓起来。

周青又问被绑的那人：“你犯了何罪？”

那人上牙直打下牙，哆哆嗦嗦地说：“我也没犯什么罪呀！”

周青一看他冻得十分可怜，叫人把张剑山的衣服扒下来给他穿上。有人过来给他松了绑，可他不敢穿。周青说：“你穿吧！我给你做主。说说你为何被绑挨打？”

那人穿上衣服，说：“我是本府归院的，叫刘同。薛仁贵之妻柳氏来找张剑山求借，他什么也不借，反而调戏人家。梁好友来找他说理，被他抓起来打了一顿，又送往龙门县衙门问罪。我气愤不过，就偷偷给梁好友的家里送信儿。结果，他抓梁好友的妻子没抓着。有人告诉他说是我给送的信，因

此挨打。”

“这事你做得对，我替你报冤。”周青说完，叫几个军兵把张剑山绑起来，自己举起皮鞭便抽，抽得张剑山叫爹喊娘，鬼哭狼嚎。

张剑山一嚎叫，引来不少乡亲看热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这小子头上长疮脚下流脓，肚子里净坏水。”

“他倚仗着他哥哥当县太爷。把姜老蔫打入监牢，把姜老蔫的闺女给祸害了。他真是禽兽呀！这回可给大伙出气了。”

“他的缺德事儿多了，干脆打死他得啦！”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回八成要到酆都城报号去了。”

这些议论虽然声音不大，但却钻进周青的耳朵里，涌进周青的心里。它好比火上浇油，使周青心中的怒火烧得更旺了。他想：张剑山这小子太坏了，我得为好人出气。有些事一定得先办，不然张剑山能说会道，见了薛大哥一说软乎话，大哥若是心一软，有些事就办不成了，这口气也就出不了啦！

周青拿定主意，让刘同领着，把张剑山家的财物全搬出来，招呼乡亲们来分财物、分粮食。大伙不敢要。周青说：“放心吧，我把这小子带走，他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啦！就是真有事，有大元帅薛仁贵给你们做主！有什么冤仇，你们到大元帅那去告。”

嘎，这话一说出来，大伙心里都有底儿了。不多时，就把张剑山家的财物、粮食全分光了。张家的家人、仆妇也都分了一份。周青让他们各自回家，便命人把张剑山和家属全都押往大王庄。

回来的路上，周青边走边骂：“张剑山，你小子太缺德了，这就是你欺压良善的报应！”

到了大王庄，周青见到薛仁贵交令。薛仁贵吩咐升堂，把张剑山押上来。众总兵全身披挂站在两旁，军兵各举刀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薛仁贵一看张剑山上身没穿衣服，尽是伤痕，不解其意，下意识地瞅了周青一眼。周青上前说：“这小子罪大恶极，告他的人太多了，都在门外呢。”

张剑山一看堂上坐着薛仁贵，吓得魂飞天外，一咧大嘴，连哭带叫：“大哥啊，千不看，万不看，只看你我兄弟结拜的面上，饶兄弟一命吧！常言道：人无错成仙，马无错成龙。知错改错就算无错。望大哥饶小弟一命，权当买鸟放生了。”

周青暗想：今天就是大哥放了你，我也叫你插翅难逃！

这时，有人送上来一大摞状子。薛仁贵没往下问，先看了几份状子，顿时火撞顶梁，吩咐把张剑山押下去。周青说：

“这种人哪能留着？”

薛仁贵说：“等李庆洪从龙门县回来，再给张剑山定罪。”

两天过后，李庆洪带兵抬着梁好友回来了。薛仁贵一看梁好友遍体鳞伤，急忙叫人抬进房中，找来军医医治，让王氏精心伺候。然后问起事情经过。李庆洪说：“我到龙门县晚了一步。县令张剑平在给梁好友过大堂，硬逼梁好友承认带人抢劫张剑山家，并要他说出同伙藏在何处，想要屈打成招，只打得梁好友全身是伤，只剩一口气。我就带人把他抬了回来。”

“那县令押来了吗？”

“我一上公堂，见好友正受重刑，我一怒之下，抓住狗官张剑平，拿出金钹大令，亮出宝剑。那狗官一看势头不对，就全招了。我让他写下了供词。”

这狗官作恶多端，我把宝剑压在他脖子上，想吓唬吓唬他。谁知他的狗头那么不结实，噗的一下就掉下来了……

没等他说完，薛仁贵一拍桌案，把李庆洪吓了一跳：“李庆洪，你杀得痛快！”又马上吩咐把张剑山押上十字街头，开刀问斩。

消息一传开，小张庄的人纷纷而至，大王庄的男女老少也都来看热闹，真是大快人心。

张剑山的脑袋耷拉了，也没有人样了。他的家眷也被拉去陪绑。薛仁贵亲自带领十家总兵和军兵镇守法场。人群里，议论纷纷。小张庄的张大伯，六十多岁了，有点耳背，说话大嗓门：“这小子把咱们欺负苦了，就这么一刀宰了他，太便宜他了！”

大伙也随声附和：“一刀一刀刚了他！”

十家总兵把目光都投在薛仁贵的脸上，意思是：怎么办？

是杀还是刚？

薛仁贵沉默了片刻，一挥手说：“还是给他一刀吧！”

周青亮开大嗓门高喊：“开刀——”

刀斧手举起鬼头大刀刚要斩，就听有人高喊道：“刀下留人！”

第三回 大元帅喜逗卢国公 狠心父怒斥亲生女

薛仁贵听到有人喊“刀下留人”，不由一怔，顺着声音看去，见是卢国公程咬金骑马跑来，后面跟着四个随从，忙下令暂时停止行刑，急忙带众总兵迎上前去。

程咬金刚一进庄，就听说薛仁贵要杀人。他想：仁贵怎么回乡就杀人，这对他的名声可不好呀！我得拦住问一问。因此，高喊：“刀下留人！”

薛仁贵见过老国公，说：“卢国公迎风冒雪，到大王庄有何贵干？”

“仁贵要杀何人，这么热闹？”

薛仁贵说出事情的原委，程咬金斩钉截铁地说：“哦。该杀！龙门县县令之死，也是罪有应得，待我回朝奏明圣上，另派新官上任就是了。”

薛仁贵二次下令，刀斧手将张剑山斩讫。薛仁贵又命令将张剑山家眷松绑，把他们放走。

然后，薛仁贵请程咬金进临时馆驿，叫出柳迎春和金莲拜见了老国公，又说出儿子被自己误伤，让虎叼走之事。程咬金不胜感叹，劝道：“别难过了，难过也没有用。若是真死了，难过也活不了；还兴许没有死呢！”

薛仁贵忙摆下酒宴，为程咬金接风。程咬金说：“府邸已经修好，你们赶快搬进去吧。”

薛仁贵说：“我有一朋友叫梁好友，如今伤势很重，我想等他好了再去绛州。”

“也好，那我就在大王庄跟你们多住几日，等你们搬了家安排好，我再回朝。往后年纪越来越大，就哪儿也不去啦！”

程咬金性情开朗，说话直爽，口若悬河，无拘无束。薛金莲在一旁插嘴说：“我最爱听老爷爷说话啦！”

“金莲哪，我还没有敞开嗓门儿呢，要是敞开嗓门儿，就光听老爷爷的

啦！现在爷爷老了，年轻时好说好笑，好玩好闹，一出世卖过私盐，砸过盐店，坐过大牢，卖过竹箬，劫过皇纲，闹登州，反山东，走马取金堤，三斧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十八国的总盟主……”

薛仁贵和十家总兵听这话不知听多少遍了，可又不能不听。程咬金从他们的神态上觉察到了这一点，于是话锋一转，说：“金莲哪，为何老爷爷跟你说得这么细呢？为的是叫你跟老爷爷多亲近亲近。”

“老爷爷，您放心吧，我待您会像亲爷爷一样！”

程咬金哈哈大笑：“行，就这么办吧，我拿你就当干孙女了。”

程咬金也不管人家薛仁贵夫妇愿不愿意，就认金莲为干孙女了，“干孙女，让你爹教你练武，将来跟你爹一样，报效国家。”

“爷爷，我可爱练武啦！一定听您的话，好好练武。”

程咬金在大王庄住了十来天，梁好友的伤已基本痊愈，薛仁贵准备动身前往绛州，叫梁好友和王茂生带全家跟着一起走。王茂生、梁好友让薛仁贵先走，说他们安排安排随后就去。薛仁贵也不勉强，带着家眷、兵将与程咬金离开大王庄。众乡亲难舍难离，送出庄外。程咬金在马上哈哈大笑：“大元帅的人缘还真不错！众乡亲，大元帅搬到绛州，三天之后，大家可以去庆贺。不过，我给大家提个醒，去的时候可别空着手，带多带少都没关系，大元帅绝不会叫你们吃亏。”

薛仁贵一听这番话语，很不高兴：“卢国公，你说这话干什么呀！我的亲友全很穷，你这不是叫他们为难吗？”

“好！乡亲们，方才我说的那些话，大元帅听了很不高兴，全当我没说！你们去的时候就空着手去，什么难看不难看的，反正都是自己人！”

薛仁贵压低声音央求程咬金：“卢国公，你少说两句吧，越描越黑啦！”

薛仁贵来到绛州府邸，程咬金领着转了一圈儿，众人一看，太阔啦！

薛金莲生在寒窑，长在寒窑，十二年没离开一个“穷”字。今天到了府邸，犹如从地狱升上天堂。她看什么都觉得新奇、美好，她看什么都要问一问，程咬金就耐心地一一讲述。

看过薛仁贵的府邸，程咬金又带众总兵看了总兵府邸。薛仁贵和众总兵非常感谢卢国公程咬金。

到了第三天，薛仁贵的府邸格外热闹，里里外外扎彩贴对儿挂红灯，鞭炮齐鸣。来了女客，由柳迎春在后宅接待；来了男客，由薛仁贵在前厅接待。薛仁贵下令，凡是大王庄来的人，要报告他，他要亲自出大门迎接。

薛仁贵正在接待宾客，有人来报，说有大元帅的叔叔薛雄前来送礼贺府。薛仁贵听到禀报，像被蝎子蜇了一下似的，下意识地皱了皱眉。想当初，父母双亡后，自己为广交朋友，耗尽家资，无奈投奔叔叔薛雄，万没想到，却被赶出门来。自己无路可走，来到松林中上吊，多亏王茂生相救，把自己引荐到柳家庄柳员外家当小工，为了餬口，受尽凌辱……这些往事，历历在目，令人伤心。过去的怨恨就让它过去吧，何必耿耿于怀呢！他带领众兄弟出门迎接。

薛雄带两个家人抬着四色礼物，正在等候，一见薛仁贵头戴帅盔，身穿蟒袍，足蹬朝靴，威风八面，精神百倍，正笑嘻嘻地迎上前来，他的脸腾一下就红了：“侄儿，我实在对不起你呀！”

“叔父，已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请进府吧。”

周青了解其中的情由，心想：若是我的叔父如此，我非把他赶走不可！

如今大哥往里让，我也不好拦阻了。他带着一种情绪明知故问地叫喊：“大哥，这就是赶你出门、逼使你上吊的那个叔父吗？”

薛雄一听这话，恨不得找个地缝儿一头钻进去，怎么迈步进府门呢？赶快说：“仁贵呀，叔父特地来看看你，今天我还有点要事，就不进去了，改日再来吧！”

薛仁贵怎么也留不住，说：“过几天我去接叔父吧！”

薛雄留下礼物就走了。薛仁贵埋怨周青：“贤弟，你为何要提过去那段事儿呢？”

“大哥，你不记前仇，可我一见他就别扭！”

事已如此，埋怨也没有用了。薛仁贵与众人回到待客厅刚坐下，有人禀报：“王茂生、梁好友前来送贺礼。”

薛仁贵马上又带众人出府迎接，见二人抬着两个大坛子，坛口扎着红绸子，坛子上贴着红纸，上写“酒”字。薛仁贵很是过意不去，急忙上前见礼，说：“大哥、贤弟，咱们是什么关系，怎么还送礼呢？你二人买这两坛酒要破费多少钱呢！”

程咬金走过来说：“王掌柜和好友来啦！”

“卢国公，我们能不来吗？”

“是啊，来就来呗，为何还要买两坛酒呢？”

薛仁贵心想：离开大王庄时，你若不说那番话，他们能买酒吗？

程咬金自言自语地说：“买了就买了吧，反正薛元帅不会亏待你们！这两坛酒准错不了，一会儿我尝尝。”

薛仁贵问二人：“嫂子和弟妹怎么没来？”

“她俩随后就到。”

薛仁贵把二人让到待客厅落座，桌上摆着茶水、点心、果品。程咬金谈笑风生，再加上周青、李庆洪好开玩笑，这一来可就热闹啦！

说笑一阵之后，程咬金叫道：“仁贵呀，差不多了，开席吧！说实话，今天早上我就没怎么吃，就等吃这顿喜酒呢！”

这话一出口，就把大家逗乐了，薛仁贵心想：卢国公真是无话不说呀，也不怕失了身份！他忙吩咐摆筵开席。程咬金说：“快把茂生、好友那两坛酒抬来打开，我得先尝尝。”

王茂生、梁好友穷得买不起两坛酒，程咬金说贺府时别空手，俩人十分为难，想来想去，只好“以水代酒”。如今，程咬金要尝，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王茂生急忙对薛仁贵说：“兄弟，这酒……”

薛仁贵见王茂生面带惊慌，梁好友面红耳赤，一下子猜出这里面定有隐情，连忙接过话茬儿说：“这酒我先看看。”

他心想：莫非是空罐子？这时候，有人把酒抬过来了。薛仁贵走上前，用手一推坛子，不是空的。心想：莫非坛子里不是酒？眼珠一转，说：“卢国公，您想喝这两坛酒吗？”

薛仁贵的意思是让程咬金说“我想喝”，然后再说：“那这两坛酒今天就别喝了，等哪一天咱俩好好喝喝。”可是，程咬金没那么回答，他说：“不光我想喝，大家都想尝尝。”

薛仁贵随机应变说道：“那我得先尝。”

有人打开坛口，王茂生和梁好友心说：这回可要丢人了！

薛仁贵倒出来少半碗。这时谁也没闻到酒味儿。那是水，怎么能出酒味儿呢？薛仁贵端碗一喝，尝出是水，但他神态自若，把这口水咽下去了，还把吧嗒吧嗒嘴，微微一笑：“好酒！”

王茂生心想：嘻，兄弟呀，你就别夸啦！这一夸，程咬金非喝不可，那不就全露馅儿了吗？

薛仁贵接着说：“我可对不起大家了，这两坛酒正合我的口味儿，你们不必尝了，把它抬到后宅，留着我自己喝。”

王茂生、梁好友心中感激薛仁贵，好一位聪明的大元帅呀！

家人刚要把酒抬走，程咬金说：“且慢！仁贵，你这样做可不对，你的好朋友送来两坛美酒，你尝完了也不让我尝尝，就想留起来自己喝，你也太小气了，你就是不叫别人喝，也得让我尝尝呀！”

这也就是程咬金，别人谁能这么说。薛仁贵心想：不叫他喝，肯定得罪他。说道：“卢国公，您别急。这酒呀，我喝着好，不见得对您的口味。”

“你爱喝我就爱喝。”

“卢国公，我是这样想的，这两位朋友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不论他们送的酒如何，我喝着心里总是香的。”

“别说了，快快把酒给我！”程咬金说着上前抢过薛仁贵手中的酒碗，张口一仰脖，咕咚！下去了。哎哟，敢情不是酒，是水！程咬金把碗放在桌上，眯起俩眼，想道：哦，原来是怕王茂生、梁好友难堪，才要把这假酒留起来，薛仁贵真够朋友意思呀！

薛仁贵怕程咬金说出真情，来了个先发制人，狡黠地冲程咬金笑了笑：“卢国公，这酒不错吧！”

程咬金装模作样地吧嗒吧嗒嘴：“不错，不错。”

“既然不错，您就把剩下这点儿都喝下吧。”薛仁贵说着，双手端起酒碗送到程咬金面前。

程咬金心想：薛仁贵呀薛仁贵，你可真行，你想让我跑肚拉稀呀！可又一想：嘻，这事儿也怪我，谁让我抢着要喝这“酒”来的？嘻，帮人帮到底吧！于是接过酒碗，咕咚咕咚，把碗里的水一口气儿全喝下去了。

这工夫，周青、李庆洪等人也吵吵着要尝尝这酒。程咬金急忙拦阻：“你们乱嚷嚷什么，一点儿道理都不懂，那酒是送给大元帅的。我是当长辈的，说要尝尝，大元帅不好驳我的面子。我尝尝就得了，你们起什么哄？说实在的，这酒本算不上什么好酒。王茂生和梁好友也都挺穷，就是想买好酒也没钱哪！可是，要知道王茂生曾救过仁贵，他和梁好友又都周济过仁贵一家，不用说送酒，就是送凉水，仁贵喝着心里也美。我刚才喝了那酒，如今都有点后悔了，这叫夺人之美呀！这酒应当留着让仁贵慢慢喝，细细品味其中的那番情意。来吧，咱们还是喝仁贵的酒吧！”

薛仁贵不慌不忙把话茬儿接过来：“卢国公所言极是，把那两坛酒抬到后宅，留着我喝。来来来，请大家落座。”

王茂生、梁好友听到这儿，悬着的心才落下来，暗自感谢薛仁贵与程咬金，佩服这两位随机应变的本领。

刚开席不多时，有人来报：毛氏、王氏来到。薛仁贵吩咐人到后宅去请柳迎春，打算夫妻二人一同出去迎接。工夫不大，有人附耳告诉薛仁贵：夫人不见了。薛仁贵表面没动声色，心里一怔，他让众人先喝着，自己出了待客厅跑到后院，果然不见柳迎春，只见女儿金莲泪流满面。忙问：“金莲，

你母亲哪里去了？”

“母亲说要去我姥姥家。”

“坐轿没坐？”

“坐了。可是，她一个丫环也没带，还换上在寒窑时穿的那一身破衣服，从后花园角门走了，女儿怎么拦也拦不住。我说要禀告父亲，母亲就要撞头，因此女儿没敢给您送信儿。”

这不糟了吗？她十二年没回过娘家，如今还穿那身破衣服，也不带人，其中必有因由。

薛仁贵想：此事不可张扬，若一张扬，大伙连酒都喝不好，那多扫兴！我家的这些事儿，周青都知道，我让他去处理吧！于是派人把周青找来了。周青一进门就问：“大哥找小弟有何事？”

“你嫂子一个人穿着在寒窑的那身破烂衣服去柳家庄了，我怕出什么差错，你带几个人马上把她追回来，千万别让她惹是生非！”

“好，大哥放心吧。”

薛仁贵吩咐完后，带金莲把毛氏和王氏接进后宅。安排好之后，他回到待客厅陪大家喝酒。

周青领命之后，心说：我就是追上嫂子，也不叫她回来！嫂子的事儿我全清楚，这下该出气啦！我得多带些人去。于是，带领二百军兵奔往柳家庄。

柳迎春为何要换上在寒窑时穿的破烂衣裳去柳家庄呢？

灯不拨不亮，话不说不透——

当年，薛仁贵走投无路到松林上吊，王茂生救了他。薛仁贵的饭量特别大，王茂生养不起他，才引荐他到柳家庄柳刚柳员外家干活。柳刚曾当过一任县令，他贪赃枉法，捞足了钱，辞官回到柳家庄，买地盖房子，雇了不少长工、短工。薛仁贵来到柳家扛活，柳刚又心疼又高兴。他心疼粮食，薛仁贵太能吃了，一个人能顶十来个人。柳刚一看见薛仁贵吃饭，就象剜心一样疼痛。可是，柳刚一看见薛仁贵干活，心里就特别高兴，因为薛仁贵一个人能顶二三十人，十二个人抬着一根圆木慢慢腾腾地走，而薛仁贵两臂各夹一根大步流星地跑，活干得又多又快又利索。柳刚细一盘算，还是自己占便宜，所以就把薛仁贵留下了。

薛仁贵白天干活，晚上在后院的马棚里睡觉，秋天凉点儿还能将就；冬天冷，少穿缺戴，少铺没盖，实在难熬。一天夜晚，风雪交加，冻得他手脚发木，浑身打颤。他想起去世的二老双亲，不由一阵心酸，哭了。哭声虽然不大，却被离马棚不远的绣楼上的小姐柳银环听到了。

时值深夜，柳银环为什么还没睡呢？今天下午，柳刚把她叫到前厅，说：“我已把你许配给龙门县的县令，这人五十来岁，有财有势。你嫁给他，可享荣华富贵。咱们家也有了靠山。”

说了半天，最后一句话才是关键。柳银环不傻不瞎，自然明白这一点。她不愿意付出自己终身这样巨大的代价去做这笔庸俗的交易，因此，说什么也不肯同意。柳刚火了：“告诉你，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我叫你嫁给谁，你就得嫁给谁，你不答应也得答应！”

柳银环的母亲李氏和哥哥柳大洪为银环说情，但无济于事。柳银环回到绣楼里放声痛哭。柳家的仆妇之中有位顾妈妈，当过她的奶妈。这人正直、老实、能干，一直伺候柳小姐。她不住地劝慰小姐，刚把小姐劝得止住了哭

声，又听到楼下传来了哭声。柳小姐问：“楼下何人啼哭？”

顾妈妈叹了一口气，说：“嗐，八成是那个薛仁贵。他父母双亡，独身一人，除了穷以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他心眼儿好，老实厚道，干起活来一人能顶二三十人，府里的人没有一个不夸他的，就连你那没心肝的爹爹也说不出他个‘不’字来。他准是想到自己不幸，当长工住在马棚里，无用武之地，又无出头之日，伤心了。嗐，小姐还是快歇息吧。”

顾妈妈给柳小姐铺好被褥，放好了枕头，回自己房中睡觉去了。柳银环关好房门，吹灭了灯，和衣而卧。她心事重重，根本没有睡意。

从前，柳银环也常听顾妈妈与丫环闲谈时夸赞薛仁贵，也曾见过他，觉得他是一个品貌端正的男子汉，但没往心里去。如今，不知怎么的，竟然把自己同他联系起来：即使嫁给他，也比嫁给那个老县令强得多呀！

薛仁贵哭了一会儿，止住悲声。哭有什么用呢？他站起身来，走出马棚，一阵冷风吹来，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叫了一声：“好冷呀！”接着练开了拳脚，他想借此暖和暖和身子。

柳银环正在想心事，猛听薛仁贵叫了一声“好冷呀”，接着又听到扑通扑通一阵响声，心想：天又冷，马棚中又没有炉火，他身上的衣服还不能御寒，非冻坏不可。我怎能帮一帮他呢？给他件衣服，可我的衣服他也穿不进去呀！哎，前些日子，爹爹给我和嫂子买来一块火鸡缎做夹袄，由于量错尺寸，做得又肥又大，想改还没改，何不拿出来送给他御寒？她点上灯，打开箱子，取出夹袄，然后把灯吹灭，轻轻推开窗，一看薛仁贵还在练武呢，嗖，把夹袄扔了出去，连忙关上窗。

薛仁贵练完拳脚，刚收住架式，忽听前边不远处呼的一声响，见一物自天而落，上前拾起一摸，是件夹袄。他抬头环视了一下，四周黑乎乎的，什么也没发现。那个时代，人都迷信。薛仁贵心想：天无绝人之路，此乃是天赐宝衣呀！他兴高采烈地回到马棚里，把自己的衣服脱下，费了半天劲儿才把这件夹袄穿上，还系不上扣儿，又把自己的破衣服套在外面，把扣儿扣好，顿时觉得暖和了许多，躺下睡了一觉。天亮了，他起来一看，院里铺了一层雪，拿起扫帚就扫起来了。

扫完院子，又扫猪圈。

恰在此时，柳刚出来散步。这家伙眼睛也尖，一搭眼儿就看见薛仁贵领口处露出的火鸡缎夹袄领子了。这火鸡缎是红色的，特别显眼，昨晚黑乎乎的，薛仁贵也没看出是什么颜色，今早起来也没在意。柳刚走过来审问薛仁贵：“你这火鸡缎夹袄是哪儿来的？”

薛仁贵低头一看，哦，这夹袄竟是红色的。他下意识地吧套在夹袄外面的破衣服领子拽了拽，遮住里面的红袄领子，十分坦然地说：“这是上天所赐。”

“呸，这衣服是我给女儿和儿媳妇买的，怎么到你身上啦？”

“快快从实招来，你是怎么偷的？”

谁受诬蔑不恼火？薛仁贵理直气壮地说：“我行得端，走得正，人穷志不短，休要血口喷人！”

“好小子，你敢顶撞老夫！”柳刚忙把家人叫来，“给我把薛仁贵绑上，送交官府！”

家人也不知怎么回事儿，可是，主人发话了，就得按主人的吩咐办，呼啦一下冲向薛仁贵。薛仁贵气冲牛斗，一个扫蹉腿把几个家人打倒在地。

柳刚大怒：“好小子，你还敢打我的家人！”

薛仁贵满腔怒火，心想：你这老东西平时欺压穷人，非打即骂，今天又要把我送交官府，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宁可饿死，也不受这冤枉气啦！他跃身上前，左手抓住柳刚的袄领子，右手抓住他的裤腰，呼的一下子就把柳刚给举起来了，扑通！扔出去一丈多远。薛仁贵心想：他家有钱有势，我怎么也斗不过他，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撒腿跑了。

家人们见薛仁贵已走，都爬了起来，瞪眼四下琢磨，奇怪呀，柳员外哪儿去啦？找了半天，听到猪圈里有呻吟声，几个家人一齐拥进猪圈。柳刚趴在猪身上，与猪一同呻吟呢。家人们也分不出哪一声是猪的，哪一声是柳刚的，忙上前把柳刚架出猪圈。柳刚说：“可别叫薛仁贵跑喽！”

家人说：“他早就跑没影了。”他们把柳刚架到前厅。柳刚知道追薛仁贵是追不回来了，可胸中的怒气又难平，更衣之后吩咐家人：“去把小姐和少奶奶叫来！”

工夫不大，柳银环和柳大洪的妻子复氏来到前厅，见柳刚面沉似水，忙问：“爹爹唤我们何事？”

“我给你们姑嫂二人做的那火鸡缎夹袄在何处，拿来我看看。”

柳银环没有犹豫，没有遮掩，直截了当地说：“爹爹，昨晚我听薛仁贵冻得直哭，心想：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于是打开箱子，取出夹袄从窗户扔下楼去。孩儿并无别意，请爹爹恕罪。”

柳刚气呼呼地一跺脚：“呸，好你个无耻的贱人，怪不得你不答应嫁给龙门县的县太爷，原来你看上扛活的薛仁贵啦！那个薛仁贵还想唬弄我，说什么‘上天所赐’，分明是你二人做出苟且之事，败坏柳家的门风！”说罢摘下墙上的宝剑，要杀柳银环，夏氏急忙上前拦阻。

刚才，顾妈妈跟着小姐来了，她在门外等候，如今听到柳刚喊叫，知道不妙，就去请老夫人。

李氏和柳大洪慌忙来到前厅，为银环求情。柳刚不依不饶。李氏急了，说：“你要杀银环，我就撞头！”

柳刚气得呼哧呼哧直喘，啪！把宝剑往地上一摔，冲着柳银环说：“我这就去找县太爷，让他明天来，把你娶走。”说完，跑了出去，骑马直奔龙门县城而去。

柳银环这时放声痛哭，要死要活的。兄嫂在一旁相劝，李氏搂住女儿说：“你要是死了，为娘也不活了。”

银环说：“我爹把我许配给一个老头子，这不是明摆着要把女儿推入火坑吗？我如果不答应，爹爹肯定不饶我，我看还不如死了呢！”

柳大洪说：“我看妹妹还是逃命去吧！”

“我一个女儿家，往哪儿跑哇？”

顾妈妈推门而入：“姑娘要走，我陪你走。怎么也不能在这儿等死呀！”

李氏一听这话，心里也亮堂了：“女儿，事到如今，只有这一条道了。顾妈妈从你生下来就一直伺候你，如同你生身母亲。离家后，你们就以母女相称吧。到了外边，如有安身之地，一定想法给我捎个信儿，我也就放心了。”

事到如今，只能如此。李氏回房取些财物首饰包好，交给顾妈妈说：“以后你就拿她当亲闺女吧！”

银环问母亲、兄嫂：“爹爹回来，你们怎么讲？”

柳大洪说：“妹妹放心，我自有主张，你快点儿逃吧！”

柳刚从龙门县城回来，一进家门就听说女儿投井死了，他急忙跑到后花园，看见妻子、儿子、儿媳妇趴在浇花井的井沿儿上，听见他们凄楚的哭声，怒冲冲地问：“怎么回事？”

柳大洪说：“妹妹跳井啦！”

柳刚喘着粗气，咬牙切齿地说：“死就死吧！”忙命人把井填死，又派家人到龙门去送信，说自己女儿已死，不要来娶亲了。

柳银环和顾妈妈离开柳家庄，只怕有人追，不敢走大路，专找小道走。走到天黑，累得腰酸腿疼，见前边有座破庙，娘儿俩就进去了。破庙里的神像全没了，荒凉寂静。

两个人一天没吃没喝，又饿又渴又累，找了个角落坐下歇息。柳银环从没受过这样的苦，不由哭了起来。顾妈妈说：“你可别哭，外边路静人稀，一哭引来歹人就糟啦！”

这一哭，歹人倒没引来，却把在供桌后边茅草上睡觉的一个人给哭醒了。谁呀？薛仁贵。他由柳家逃出来之后，无处投奔，三转两转，转到天黑的时候，就进了这座破庙。

他实在太乏了，见供桌后面有堆草，往上一躺就睡着了。柳银环这一哭，把他惊醒。他不知是谁在哭，也不敢贸然搭话，怕吓着人家，只是起身坐着侧耳倾听。

顾妈妈说：“你爹心肠太狠了，要不是你有主意，若嫁给那个老头子，真得窝囊一辈子……”薛仁贵是个好人哪，相貌、品德样样都好。哎，银环，我问你，薛仁贵穿的那件夹袄，你是怎么给他的？”

“顾妈妈，那天你走了之后，我睡不着，听他喊了一声‘好冷呀’，我就把夹袄找出来从窗户扔了出去。他也不知道是我扔的，还以为是天赐的呢！我爹爹发现他穿的那件夹袄，硬说我二人有苟且之事。我真冤枉，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呀！”

说着又抽抽搭搭地哭泣起来。

这时，薛仁贵听出说话的人是谁了，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顾妈妈又说：“别哭了。不知你对这事有何打算，要叫我呀，不是你爹那么说了吗，就给他来个那么做，就嫁给薛仁贵。薛仁贵不就是眼下穷吗？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谁穷也不能穷到底，谁富也不能扎住根！你若是对薛仁贵有意，明天我领你到大王庄找他，干脆就嫁给他，怎么样？”柳银环说：“娘啊，事情已到这个地步，你就看着办吧。”

顾妈妈听姑娘答应了，一下子站起身来走到桌案前，也不管有没有神像，跪下就叩头，说：“愿娘娘保佑我们娘儿俩，明天找到薛仁贵，成全他二人结为夫妻，以后等薛仁贵得志的时候，一定为您再塑金身。”

薛仁贵再也坐不住了，忙站起身，从供桌后走出来。顾妈妈和柳银环吓得惊叫了一声。薛仁贵说：“顾妈妈，你们休要害怕，我就是薛仁贵。”

顾妈妈一见，转惊为喜，说：“太巧啦！”

薛仁贵说：“你们俩就在此庙住吧，我告辞啦！”

顾妈妈上前，一把抓住薛仁贵：“你往哪儿走？银环若不是为你，能被逼离家跑出来受这个罪吗？我们俩不投靠你，到哪儿去呀？……”

薛仁贵内疚地说：“顾妈妈，方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既然你全听见了，你打算怎么办？”

“顾妈妈，我实在对不起小姐，也对不起你老人家。我是大王庄人不假，

可我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又没有钱，若和小姐成亲，岂不害了小姐！”

“我们要嫌你穷就不找你了，只要你有志气，就挨不了饿；只要过门后对我家银环好，受穷我们也认了。本想明天去找你，可今天在此相见，真是太巧了，这真是有缘呀！”

你二人在桌前叩三个头，就算拜天地了。我讨个大说，仁贵你可别不爱听。银环是我女儿，你是我的姑爷；你是我儿子，她就是我儿媳妇儿。今后，咱娘儿仨就一起过日子了。”说完，一手拉仁贵，一手拉银环，叫二人拜了天地。

两个人又给顾妈妈叩了三个头。柳银环对薛仁贵说：“我母女二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了你，我们母女俩也就放心了。”

三人来到大王庄，薛仁贵先找到王茂生，说明一切。王茂生帮着找了一间寒窑，三口人就住下了。柳银环改名柳迎春。她拿出首饰，让薛仁贵去卖。首饰买的时候贵，卖的时候就贱了。东西越卖越少，薛仁贵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就自己做了竹弓、竹箭，出去射雁，后来结识了周青，两个人一起去投军，家中只剩娘儿俩。柳氏又生了一双儿女，少吃缺穿，苦熬了十二年，也没到娘家去求借。

如今，薛仁贵已做高官，搬入府邸。柳迎春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心里自然万分高兴。

高兴时，不由想起往事；想起往事，就想要拜见母亲兄嫂，想见一见那狠心的爹爹，萌生了想试探爹爹的心肠是否有改变的念头。于是，她换上那套破烂衣服回娘家。

一路上，她紧催轿夫快走。来到柳家庄外，她让轿夫在庄外等她，她独自一人进庄，直奔家门而去。来到家门口，正要叫门，正好从门房中出来一个家人。这个家人到此不久，名叫孙九。孙九由上至下打量一下柳迎春，说：“要饭到别处要去，我家员外从不施舍。”

柳迎春听了暗想：真是狗仗人势！便说：“我不是要饭的，是这家的小姐。”

孙九先是一愣，接着发出一阵奸笑：“哈哈哈哈哈，你穷疯了吧！我虽来此不久，可也从没听说过员外还有个女儿，你想攀高枝认爹娘？走错门了！”

这真是奴随主性。柳迎春气得浑身乱抖，两眼直瞪着对方。孙九嘿嘿一笑：“你看什么，不认识吧！少给我相面，快滚！如不看你是个妇道，早把你打走了。”

柳迎春强压怒火，严正地说：“我确实是这家的小姐，何须冒认！”

这时，一位老家人走出来，问：“什么事儿？”

孙九说：“咱们员外有女儿吗？”

“有，不过我没见过。听原来的家人说，那小姐很刚强，不知父女为了何事争吵起来，小姐跳井死啦！”

“哦，死了。你看见这个贫妇了没有？她说她是员外的小姐，要进府。”

“那好办，给她通报一声不就得了。”老家人说完，又问柳迎春，“请问尊姓高名？”

“柳迎春，又名柳银环。”

柳刚正在前厅闭目盘算着能打多少粮、雇多少工、花多少钱呢，忽听老家人报：“员外，我家小姐回来啦！”

“什么？谁？”

“门外来一女子，自称员外的小姐，说叫柳迎春，又名银环。”

“别胡扯了。银环已经死去十几年啦！去去去，让她滚！”老家人出来把这话一学，孙九比比划划地说：“听见没有？我家员外说他女儿已经死了十几年了，快走吧。还想冒认爹娘，真是穷疯啦！”

柳迎春不搭理孙九，对老家人说：“好心的家人，请再传报一声，就说我没死，当初是我娘和兄嫂救了我。”

老家人二次进去传报，柳刚闻听，吩咐找来柳大洪。一问，柳大洪跪下说：“请爹爹恕罪，确有此事。我母近来贵体欠佳，就是想念银环所致。爹爹，快叫银环进来吧！”

柳刚气得呼呼直喘：“叫她进来！”

老家人来到门外，说：“小姐，员外叫你进去。员外如今很不高兴，你要小心了。”

柳迎春谢过老家人，进了前厅，跪倒拜见爹爹。柳刚见柳迎春衣衫褴褛，啪！一拍桌案，喝问：“你不是跳井死了吗？”

柳大洪见势不好，乘妹妹讲述经过之机，悄悄起身溜走了。

“那你这十几年和顾老婆子在哪里安身？”柳刚追问柳迎春。

“那天在一破庙里遇见仁贵，顾妈妈做主，让我二人成亲。到了大王庄，住在一间寒窑里，少吃没穿。仁贵从军十二年，音信皆无。两个孩子饿得直哭，女儿只好到处求借。出于无奈，如今来求爹爹，或米、或面、或钱，先借给女儿，等您的姑爷回来，一定加倍奉还。”

柳刚越听越气，又拍桌案又跺脚：“呀呸！好个无耻的东西，出家逃跑，竟然与小工薛仁贵成亲，败坏了我柳家的门风，还有脸来见我！”接着，吩咐家人，“把她绑了起来，乱棍打死！”

几个家人刚把柳迎春绑好，柳大洪夫妻搀着老太太进来了。老太太见女儿被绑，扑上前去，抱住女儿痛哭：“银环，你出去十几年，连个信儿也没有，为娘想你想得肝肠欲断。你今日回来，为何不去找为娘，反来见他，你不知道你爹嫌贫爱富吗？你这不是自找其祸吗？”

柳迎春见母亲哭得十分伤心，想说实话，一咬牙又忍住了。柳刚气得小眼通红，老脸煞白，指着妻子大骂：“你看看吧，这就是你养的贱货！私订终身，嫁给了薛仁贵。”

薛仁贵从军走了，她四处求借，给柳家丢尽了脸，若不打死她，解不了我心头之恨！”

老太太也不示弱，指着丈夫说：“虎毒还不吃子呢，你竟想打死亲生闺女？仁贵回来找不着银环，知道是你打死了她，岂肯甘休？到时候，你后悔晚矣！”

“我不管那么多。薛仁贵有什么本领，早死在战场上了。回来？那是痴心妄想！我连女儿都不认，哪儿来的姑爷？少啰嗦，快退下去。”

“这么说，你一定要打死我女儿？”

“对，一定打死这个贱货！”

“我也不活啦！”老太太说着，一头向柳刚撞去。

柳刚慌忙闪躲：“你敢跟我玩儿命？大洪，把你母亲拉走！”

柳大洪说：“我也不活啦！”

柳刚暴跳如雷：“你们反啦！”又指着柳迎春喊道，“来人哪，给我把她拖出去乱棍打死！”

孙九一马当先，应声而上，抓住柳迎春就往外拖。这时，猛听有人大喝一声：“住手！”

第四回 薛仁贵身卧翠花宫 程咬金头撞九龙柱

喊“住手”的不是别人，正是周青。周青带兵闯进前厅，急忙上前给柳迎春松绑，说：“嫂嫂受惊了。”随即下令将孙九捆绑起来，推出前厅。

柳刚见官兵到来，异常惊诧。周青怒目而视，一把抓住柳刚，猛地往前一拽又往后一推，扑通！把柳刚摔出四五尺远，老家伙疼得直“哎哟”。周青一挥手，军兵过去把他五花大绑给捆上了。柳刚眨巴着两只小眼睛，叫道：“军爷，我身犯何罪？为何绑我？”

“你要乱棍打死谁？”

“我女儿柳银环。”

“呸！她乃是大元帅的夫人，你长了几个脑袋敢把她打死？”

柳刚一听，吓得魂飞天外。周青一声令下：“来人哪，把他推出去，稍过片刻，本官就去砍下他的脑袋。”

全军兵把柳刚推出前厅。老太太和柳大洪也都吓傻了。柳迎春扑上前去抱住了母亲，只是哭，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老太太也紧紧地搂着自己的女儿，喃喃地说：“儿呀，真想煞为娘了！这不是梦吧？我姑爷真做大官啦？”

“娘，都是真的。仁贵如不做官，女儿也没有脸面回来呀。”

柳迎春说完，忙过去参见兄嫂。

周青也来见过老太太和柳大洪夫妻。众人落座。柳迎春伤心地说：“爹爹毫无父女之情，竟要伤女儿性命，太让人伤心了！”

周青起身搭言道：“他既无情，莫怪咱们不义。待小弟杀了他，替嫂子出气！”

老太太一听，可吓坏了：“女儿，饶他一死吧，千不看，万不看，就看在为娘的面上。”

柳大洪也忙着向妹妹求情。柳迎春转身对周青说：“贤弟不可鲁莽，莫要吓着母亲和兄长。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亲生父亲，快些把他放了回来。”

周青搓着双手笑嘻嘻地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替嫂子出出恶气。既然嫂子有令，我遵命就是。”说到这儿，凑近前低声说：“嫂子，我再吓唬吓唬他，保证伤不着他，行不行？”

柳迎春听他那语气，看他那像个小孩子似的调皮的样子，憋不住噗哧一声笑了，点了点头。

周青乐颠颠地跑出前厅，来到柳刚、孙九面前，板起面孔，刷！把刀抽了出来。柳刚、孙九以为要杀他们呢，吓得不住地哆嗦。周青大叫一声：“柳刚！”把大刀一晃，“若不是看在大元帅的面上，若不是大元帅夫人、老太太和你儿子、儿媳妇给你求情，你就到酆都城见阎王去啦！”说罢，又把刀在孙九面前晃了几下，“还有你这个狗仗人势的小子！”

孙九哭叽叽地央求：“军爷饶我一条狗命！”

“我杀了你——”周青一举刀，“怕你黯了我的刀！”

周青把刀送入鞘内，吩咐军兵给柳刚、孙九松绑，喝道：

“你们两个还不赶快到前厅谢罪！”

柳刚、孙九站了起来，地上湿了一片。原来两个人刚才吓得尿了裤子。周青见此情节，觉得十分惬意，抿着嘴直笑，说：“你们主仆俩一个味儿，心肠坏尿的尿也格外臊！”

你们俩听着，一进前厅门就跪下磕头谢罪，头磕得要响，若是没人叫你们起来，你们谁也不许起来！不然，本官可饶不了你们！”

他们两个也真听话，一进前厅就磕头谢罪，头磕在地上砰砰响。柳迎春和老太太都侧身坐着，也不开口。柳刚满面羞愧，一面磕头谢罪，一面给儿子使眼色。柳大洪坐不住了，上前把柳刚搀扶起来。孙九还在不停地磕头谢罪，也没有人理他。过了片刻，周青喊了一嗓子：“行了，快滚出去吧！”

顿时，前厅静了下来，柳刚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想要开口，又不知说什么好。周青打破了沉闷，说：“嫂子，府上的亲友都在等您。大元帅要我来接您，咱们走吧！”

柳迎春答应了一声，起身告辞：“娘，我走了，过几天再来接娘和兄嫂到府上去住。”

柳刚搭讪着说：“女儿别走，在咱家住些日子吧。”

周青狠狠瞪他一眼，吐了一口唾沫：“呸，在这儿住还怕你用乱棍给打死呢！”

柳刚的脸腾一下红起来，紧接着嘻嘻一笑，便跟在妻子、儿子、儿媳身后，送柳迎春出门。

大门外，聚集不少乡亲，正纷纷议论，指责柳刚嫌贫爱富，无情无义。柳刚假装没有听见，老太太斜瞅他一眼，故意问：“他们这是说谁呢？”

柳刚哑口无言，嘿嘿一笑。

柳迎春命人叫来轿夫，周青一声令下，带军兵护送柳迎春离开了柳家庄。

柳迎春回到府中，亲友宾朋该走的都已经走了。薛仁贵问过周青原委，心里才踏实下来。随后，他让王茂生担任外总管，梁好友担任内总管，在府内给这两对夫妻安排了住处。

十家总兵各自回府。程咬金告辞还朝。

此后，薛仁贵每日与女儿金莲习文练武。日月如梭，一晃将近三年。

一天，京城奉旨钦差来到府门外传下圣旨。什么事情呢？

原来天子李世民病重，想见一见薛仁贵，叫他速速进京。

薛仁贵接旨之后，做了一番安排，单人匹马随钦差奔京城而去。

正当他们起程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驾崩，太子李治即皇帝位，历史上称他为唐高宗。

这一日，时近中午。薛仁贵等人进了京城长安。行进间，忽见一队人马迎面而来。

队伍中突然窜出一匹马，坐在马上的乃是李道宗。

李道宗是唐高祖李渊的堂侄，因屡建战功，被封为任城王。太宗时，封他为江夏王。

李道宗为了达到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精心策划了一条毒计。他派人探知薛仁贵此时进京，于是带领人马出府。他看见薛仁贵，装出偶然相遇的样子，主动招呼“那不是大元帅吗？”

薛仁贵看见李道宗就勒住马了，甩镫离鞍下马，上前施礼：“亲王可

好？”

李道宗显得热情异常，竟然也下了马：“大元帅这是从哪儿来呀？”

这时，钦差带领随从离去了。

薛仁贵说明原委，李道宗说唐太宗驾崩新皇即位之事，说道：“如今已到中午，今天也不能见驾了，走，到我那儿去坐坐吧。”

薛仁贵不愿意去，连连推辞。李道宗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本王再三请你到府上去坐坐，你若不去，让本王这老脸往哪儿搁呀？今天不管说什么，你也得去坐一会儿！”说着就给薛仁贵拉马。

薛仁贵知道不好再推辞了，只好跟他去王府。

二人来到王府进了待客厅，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李道宗东拉西扯，没话找话。薛仁贵本来跟他无话可说，所以，只是在他问到自己时，才简单地回答两句。李道宗一见唠不起来，就大谈起当初跟随唐高祖李渊征战的那些事儿来了。

对方跟你侃侃而谈时，起身告辞是不礼貌的。薛仁贵只好硬坐在那儿听。李道宗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说了一个多时辰才停下来，紧接着吩咐：“来人，摆上酒宴！”

薛仁贵忙起身告辞：“亲王，不打扰了。”

李道宗上前拦阻：“酒席都准备好了，马上就开席，你若走了，不是卷我的面子吗？你说啥也不能走！哪管喝上两口酒，吃上两口菜，你若再走，我不拦你！”

话说到这个份上，确实不好推辞，薛仁贵只好在席前落座。说“马上开席”，其实过了将近半个时辰才上酒菜。酒壶端上来了，这是一对鸳鸯壶，两个仆人各端一把，为李道宗、薛仁贵斟酒。薛仁贵打算喝几杯之后再告辞，可是，两杯酒刚下肚，就觉得有些晕眩，说：“亲王，我不能再喝了。”他觉得头昏脑涨，不由自主地趴在桌子上，再也动不了啦……

李道宗的嘴角、眼角露出几丝奸笑，他对身旁的仆人一摆手：“你下去吧，这儿有张发一个人就行了。”

那仆人前脚刚出门，李道宗就站起身来，对站在薛仁贵身旁的仆人张发说：“他已昏迷过去了，待我再去说服女儿。”

“您去吧，我看着他！”

李道宗迈步走出客厅，直奔翠花宫。这翠花宫里住着前房王妃留下的女儿翠花公主。

翠花公主见父亲急匆匆来到宫中，便问：“爹爹，出了何事？”

“女儿，为父今日要托你办一件别人办不了的事儿。”

“不知要办何事？”

“女儿啊，你还记得你外祖父全家满门被抄斩之事吧！”

“我外祖父何时被满门抄斩？”

“嘻，为父说的是张士贵。”

“哦，他那事儿我知道。他在东征时当先锋官，谋害薛仁贵，还谋害万岁和皇兄李治，多亏薛仁贵救驾，才保住大唐江山。后来万岁识破他的阴谋，便传旨抄斩了他一家，真是大快人心哪！”

翠花公主说得兴致勃勃，李道宗急得抓耳挠腮：“嘻，为父是说薛仁贵害了你外祖父张士贵……”

翠花公主感到迷惑不解：“爹爹，本是张士贵要害薛仁贵，怎么成了薛

仁贵害张士贵呢？”

“哎哟，我的女儿，你想想，若没有薛仁贵，你外祖父一家能死吗？你外祖父一家被斩之后，你小娘张美人天天啼哭，非要报仇不可。近几年来哭得为父心肝疼痛，坐卧不安，无奈才和你小娘、张发谋划一计，趁薛仁贵进京之时，为父在大街上迎住他，把他诓进府中，用蒙汗药酒将他灌醉。如今他已昏迷过去，为父才来找你商量大事。”

“什么大事？”翠花公主一怔。

“为父打算把薛仁贵抬进翠花宫，等天亮之时，让你上殿面君，告薛仁贵酒后无德，闯入翠花宫，意欲对你强行非礼。这样一来，你皇兄必定斩杀薛仁贵，这不就为你外祖父一家报仇了吗？”

翠花公主目瞪口呆，半晌无言。李道宗又说：“女儿，事到如今，只可如此了。”

翠花公主断然说道：“爹爹，此事女儿不能从命。张士贵一家被抄斩乃是罪有应得，与薛仁贵何干？您为何要谋害贤臣呢？”

“要是没有薛仁贵，张士贵不是也就死不了吗！”

“爹爹休要听我小娘张美人之言。如若没有薛仁贵，大唐江山恐怕也难保。虽然您不是君王，可李氏江山也有您一份啊。薛仁贵功高盖世，咱们应当报恩才是，为何要恩将仇报呢？当初，张美人如果不是父王的偏妃，肯定成为刀下之鬼。她不但想荣华富贵是谁挣来的，也不想她父兄犯下的滔天罪行，却无事生非，意欲谋害忠臣，岂能令人容忍？父王不但不加劝阻，反而助纣为虐，这样丧尽天良的事做不得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旦此事暴露，父王有何脸面立于人世？爹爹，依女儿之见，快快救醒薛仁贵，以实相告，那薛仁贵乃是大仁大义、屈己从人之人，定不会计较此事……”

李道宗恼羞成怒：“住口！你按我说的去做。”

“爹爹执迷不悟，如果非让女儿上殿不可，到那时，女儿可要状告父王和张美人定计谋害忠良……”

李道宗怒不可遏：“好一个大胆的丫头，你一口一个张美人，难道这张美人也是你叫的不成？不管怎么说，如今天下太平，用不着薛仁贵了，除掉他又有何妨？再说，我已将他诓到府中灌醉，难道还能把他放了吗？俗话说，是亲三分向。张美人虽不是你的亲生母，可是，只要她跟我过一天，就算是你娘。她为报仇之事，日日啼哭，我不心疼吗？你说痛快点儿，这事你答应不答应吧？”

“女儿不答应。”翠花公主说着，迈步要出房门。

李道宗喝道：“你要到哪里去？”

“我要进皇宫把此事告与皇兄。”

“大胆！”李道宗噌噌两步蹿上去，伸手抓住翠花公主的肩膀，“你给我回来！”

“放开我！”翠花公主奋力抗争。

李道宗死死抓住不放，就象一个被抛入大海的人抓住一块决定自己命运的木板一样。

“你这贱丫头，竟敢违抗父王之命，还想状告父王，我岂能容你！”他一边咬牙切齿地说着，一边抓住翠花公主连推带搽。

“我就是要去告诉皇兄！”翠花公主像要摆脱恶魔似的拼命往前挣。

俗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翠花公主不要

命地挣脱，说不定哪一次就会成功。若是一旦挣脱出去，就会像一头脱缰的野马难以捕捉了。她去皇宫说出此事，李道宗不但阴谋败露，而且还会招来灾祸。李道宗已经意识到这一切，所以，他也拼命地抓住翠花公主不放。双方相持不下，李道宗渐渐地有些支持不住了。突然，一个歹毒的念头在他脑海里一闪，他一咬牙，就在翠花公主往前挣脱的同时，他双手猛地往前用力一推，翠花公主完全失去自控能力，砰！一头撞在门框上，扑通，跌倒在地，血水顺着脸颊、脖颈流了下来。她死了。

李道宗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该死！”

这时，门开了，同时声音也随之而来：“王爷，您这手干得太好啦！”随着话音，张发进来了。

李道宗一愣：“你不在待客厅看着薛仁贵，怎么到这儿来啦？”

张发点头哈腰地说：“王爷，那儿没事儿，您只管放心。小人在前边等了半天，没见您回来，就知道八成出了差头儿，想帮您一把儿，所以安排一下就来了。”接着话锋一转，“不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公主这一死太好啦！”

李道宗眨巴眨巴眼，狡黠地问：“此话怎讲？”

“咱们可以把薛仁贵抬进这翠花宫，把他的上衣都扒下来扔在公主床上，把他放在尸体附近。天一亮，您就上殿面君，状告薛仁贵酒后无德，闯进翠花宫对公主强行非礼；公主不允，拼力反抗，薛仁贵置公主于死地。就这一条，薛仁贵功劳再大，也得被处死。

公主已死，无法对供。万岁派人一验尸，薛仁贵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定死无疑！”

其实，李道宗已有此意，但却装出顿开茅塞似的：“好办法，事成之后，定有重赏。”

李道宗把一切安排好，只等到时见驾。

李治驾坐八宝金殿，众官山呼万岁之后，归班站立。李治说：“有本早奏，无本散朝。”

黄门官报：江夏王在殿外喊冤。李治不知出了什么事：

“请皇叔上殿。”

李道宗大摇大摆走上金殿，亮出一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势压百官的架势。想当初，唐高祖封他时说：没有杀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没有捆他的绳，不准在亲王府抓差办案，上殿不参君，下殿不别王。所以，他上金殿，李治当然另眼相看了。说道：“皇叔有何冤枉，请当面讲来。”

“启奏万岁，薛仁贵进京，本王正碰上他。见他一路风尘，念他是有功之臣，便请他到府中，摆酒款待。哪知他酒后无德，半夜闯入翠花宫，对翠花公主强行非礼，翠花公主不应允，薛仁贵便将公主置于死地。”

李治问：“薛仁贵现在何处？”

“醉卧翠花宫。”

李治双眉紧皱，面沉如水，似在沉思。文武百官大吃一惊，面面相觑。越国公罗成之子罗通曾被唐太宗封为御儿干殿下，他同薛仁贵很要好，他认为薛仁贵不是酒色之徒，做不出这种事来，于是，出班见驾：“万岁，微臣以为，薛仁贵不会做出这种事来，请万岁明察。”

李治沉思片刻：“罗爱卿，朕给你一道旨，你带人与皇叔一同去翠花宫验尸。验尸之后，把薛仁贵带上金殿。”

罗通领旨与李道宗一同下殿，奔往江夏王府。

府外早就有人在巡风瞭哨，一看李道宗带人来了，急忙进府传报。张发闻讯，急忙把准备好的醒酒汤给薛仁贵灌了下去。

李道宗带人进了翠花宫。罗通一看：公主倒在血泊之中，不远处薛仁贵赤臂光膀如一摊烂泥，睡卧在地上；再一查看，薛仁贵的上身衣服在公主的床上。罗通气得浑身直抖，恼恨薛仁贵做出这种下贱事来。李道宗对罗通说：“怎么样？你都看清楚了吧？”

罗通吩咐抬薛仁贵上殿。有人上前把薛仁贵抬起来放在一床被上，把衣服盖在他身上，抬着出了王府。

一路上，罗通竭力冷静下来，仔细思考，他不相信薛仁贵能做出这种事来，然而现场却是如此，这里是不是另有文章呢？现在还说不准。他不禁为薛仁贵的性命担忧起来。

来到午朝门外时，他吩咐马童急速去给程咬金送信儿。

罗通上殿交旨，奏明所见情景，李治吩咐：“把薛仁贵带上金殿。”

有人把薛仁贵抬了上来。自从灌了醒酒汤之后，路上风一吹，加上抬着一颠达，薛仁贵苏醒过来了。李治一拍龙书案：“大胆的薛仁贵，你可知罪？”

薛仁贵猛听有人喊他的名，一激灵，睁眼一看，才知道自己在金殿上，看到李治坐在宝座上，面带怒色，不知出了何事，忙跪倒叩头：“微臣见驾。”

“薛仁贵，你好大胆哪！江夏王为你好意设摆酒宴，可你酒后无德，对朕的御妹翠花公主强行非礼，置她于死地。江夏王上殿鸣冤告状，罗爱卿验过尸后，才把你抬上金殿，你可知罪？”

薛仁贵一听这话，犹如重棒击头，立时昏了过去。有人扶他起来，又是捶打，又是摩挲。不多时，薛仁贵醒过来了。这时，他才发觉自己赤胸裸臂，十分狼狈。他下意识地穿上了衣服。如今，他明白了：自己中计啦！

“万岁，微臣冤枉，请我主明察。”

未等天子李治答话，李道宗抢先说道：“万岁，薛仁贵酒后无德，半夜闯入翠花宫，对我女强行非礼，置我女于死地。方才，万岁命罗通前去验尸，罗通已将所见情景禀明万岁。如今，铁证如山，岂能再容薛仁贵狡辩。臣请万岁做主。”

“皇叔言之有理。来人哪，将薛仁贵推出去斩首！”

“遵旨。”御林军上前抓住薛仁贵，抹肩头，拢二臂，将薛仁贵推下金殿。

罗通急忙出班奏道：“万岁，薛仁贵功高盖世，方才口喊冤枉，微臣请求万岁明察。”

“罗爱卿，江夏王状告薛仁贵，朕为防其中不实，才派你去验尸，你亲眼察过，朕以为铁证如山，不必再审。按他的罪行本当满门抄斩，念他往日功大，才定下只斩他一人，你就不必为他求情了。朕定要杀他，以正国法。”

天子已把话说死，再求情也无济于事了。罗通叹了一口气：“万岁，微臣请求去祭法场。”

“可以，但不可误了时辰。”

紧接着，胡国公秦琼之子、太宗皇帝的驸马、当今天子的御妹丈秦怀玉等人也为薛仁贵保本求情，李治依然不准本，只许他们去法场祭奠。

罗通、秦怀玉等人下殿。秦怀玉把罗通拉到一边，问：

“你到亲王府是怎么验的尸？”

罗通说明经过之后，问道：“你对此事有什么想法吗？”

“我认为薛仁贵乃是正大光明、屈己从人的大好人，不会干出那种事来。再说，他虽然好喝酒，酒量大，可是从来没醉过呀！为何却在亲王府醉得人事不知呢？实在令人不解，这里面恐怕另有文章！”

“对，言之有理。在验尸回来的路上，我怎么琢磨也琢磨不透，总觉得这事儿蹊跷，便暗中派马童去卢国公府报信儿。我想卢国公经得多，见得广，有心计，准有办法弄明真相！”

“好！咱们再好好去劝劝仁贵，如果他说出确无此事，咱二人与文武群臣可联名保本，请万岁明察。”

二人把这一想法告诉前来祭奠法场的文武群臣，众人齐声赞同。他们来到薛仁贵面前，罗通说道：“仁贵兄，我们看你来了。”

薛仁贵抬起头观看，见几十人站在自己面前，不觉泪水溢出眼眶，声音也颤抖了：“谢谢诸位，我死前还能和大家见上一面，也算我有造化……”

秦怀玉用袍袖为薛仁贵揩了揩泪水：“仁贵兄，我等想问一句，江夏王所告之事是真是假？”

薛仁贵脸上现出一丝苦笑：“我怎么说呢？……嗐，我心屈命不屈呀！”说完，低下头去。

从这深沉、痛苦的声音中，众人意识到其中必有隐情，他冤枉呀！秦怀玉恳切地说：“仁贵兄，你有冤枉为何不说？你说出来，我等便上殿面君，联名保本，请万岁明察。”薛仁贵摇摇头说：“不必了。”他知道自己也说不清此事，至少说不清翠花公主是怎么死的。在金殿上，他不就是要诉冤吗？可是，天子不容他说。天子乃金口玉言，说啥是啥。难道还会更改吗？

秦怀玉也意识到了薛仁贵并不相信联名保本会改变天子的旨意。怎么办？谁能搭救薛仁贵呢？英国公徐懋功足智多谋，明察秋毫，他或许有办法可保薛仁贵性命，可他在叠州；薛仁贵的义父鄂国公尉迟恭有“打王鞭”，他可以保薛仁贵的性命，可他在监修大佛寺。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卢国公在京城，罗通的马童送信儿早已回来了，可卢国公怎么还没有来呢？罗通、秦怀玉焦急地等待着，把希望全都寄托在这位卢国公程咬金身上了。

卢国公终于来了，骑着那匹“大肚子蝥蛄红”奔来了。他年事已高，无事不上朝。

罗通的马童送信儿之后，他知道事情不妙，情况紧急，但没有立即上朝。他在冷静地琢磨对策，从最坏处打算，想出一计。于是，吩咐儿子程铁牛立即去准备东西。程铁牛把东西交给他，他放置好了，就带儿子火速奔往午门。

程咬金和程铁牛下了马，众人拜见程咬金，罗通把事情经过简要叙说一遍，最后说：“四伯父，这事全靠您啦！”

程咬金一听到赞扬他的话语就飘飘然，随口说道：“不要紧，我这一来就算没事儿啦！”

秦怀玉知道奉承与激将对程咬金同样有效，便说：“四叔，您先别夸口。这事非同一般，翠花公主可是死了！”

程咬金哼了一声，说：“死了就死了呗，死个公主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秦怀玉继续激将：“四叔，我们众人可全没保下本来呀！”

“你们能跟我老程比吗？闪开，我先见见仁贵。”程咬金来到薛仁贵面前，“仁贵，仁贵！抬起头来，我老程来啦！”

薛仁贵抬起头来，眼含热泪：“卢国公，您老偌大年纪还来看我……”

“仁贵，我不是来看你，是救你来了。事情急迫，不容多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对翠花公主做没做非礼之事？”

“没有，我连翠花公主的面都没见过……”

“好了，我就要你这一句话。”程咬金转身对儿子说道，“铁牛，你保护法场。如有人敢动薛元帅一根毫毛，你就亮斧子剁了他。”

程铁牛答应一声：“遵父命。”

程咬金对秦怀玉、罗通说：“你们俩跟我上殿，看看我是如何搭救仁贵的，你们好好学学！”

前来祭奠法场的群臣也都想长长见识，于是，与罗通、秦怀玉一同回金殿。

黄门官传报卢国公在金殿外等候见驾。李道宗忙对李治说：“万岁呀，程咬金十有八九是为薛仁贵保本而来。如果万岁准了他的本，你的御妹可就白白地丧命了。”

“皇叔只管放心，不论谁来保本，朕意已定，定斩不饶。”

李道宗心中大喜，说：“谢万岁！”

李治命黄门官传程咬金上殿。程咬金迈步走上金殿，后边跟着罗通和秦怀玉等人。

李治问：“卢国公来到金殿何事？”

程咬金暗想：真有自己的呀！你明明知道我是干什么来的，还明知故问。好，看我怎么对付你！说道：“万岁呀，微臣在府中正看兵书……”

这句话一出口，文武群臣都觉得可笑，为啥呢？谁不知道程咬金不识字呀？他还愣跟天子说在府中看兵书呢。

程咬金接着说：“府中出去买东西的家人回来告诉我，说午门设法场要杀人。微臣不知谁犯了死罪，这才上殿面君，问问万岁要杀谁。”

李治心想：嘿，你真能装相！便说：“老爱卿，你是明知故问吧！”

“微臣确实不知，哪能故问？”

“老爱卿，你在府中看兵书，不知道朕杀谁，这合乎情理。

可是，你路过午门，难道还不知道杀的是谁吗？”

“万岁既猜着我的来因，为何还问我上殿有何事呢？”

一句话问得李治直眨巴眼，刚张口想说什么，又合上了。

罗通心说：还得说四伯父有两下子呀！

李治咽了口唾沫，说：“朕杀的是薛仁贵。”

“万岁，他身犯何罪？”

“老爱卿，他酒后无德，私闯翠花宫，强行非礼，逼死公主。按律应抄斩满门，朕念他是功臣，才只斩杀他一人。老爱卿，你说该不该杀？”

“万岁，微臣以为此事应三思而后行。薛仁贵进京为何要进亲王府？薛仁贵从不贪杯，为何到了亲王府却烂醉如泥？若说翠花公主被薛仁贵逼死，实不可信。”

“皇叔状告薛仁贵，朕派罗通验过尸，见薛仁贵躺在公主尸体旁，他将薛仁贵抬上金殿，朕审过之后才定下要斩。”

“万岁，不知万岁想过没想过，李道宗跟薛仁贵有无冤仇？”

“他二人哪来的冤仇哇？”

“盐打哪里咸，醋从哪里酸，祸从哪里起，请听微臣说一说。常言道：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万岁听了，如认为微臣说得对，就放了薛仁贵；如认为

微臣说得不对，就当我说。”李治心说：你纵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说道：“讲。”

“万岁，想当年，张士贵奉旨到龙门县招兵，薛仁贵头一次投军时，张士贵见薛仁贵三才俱全，怕以后压倒他父子，就说仁贵的‘贵’字冲了他的‘贵’字，把薛仁贵赶走。仁贵二次投军，改名薛礼。张士贵说仁贵穿白上公堂冲了他的官运，又把仁贵赶走。

仁贵回家路过金钱山，打猛虎救了我程咬金，我给他一支金钹大令，他三次投军，张士贵无奈才收下仁贵。东征时，薛仁贵屡立战功。张士贵上欺天子，下骗仁贵。后来，张士贵一看纸里包不住火，意欲谋害贞观天子和您，仁贵又百日两救驾。真相大白后，贞观天子下旨抄斩张士贵一家。可是，别忘了张士贵还有个女儿赛天仙张美人已嫁给李道宗！她并没死，人还在。今天仁贵出了这意外之祸，微臣以为跟张美人有关。这是不是张美人与李道宗定计陷害仁贵，要为张士贵报仇，请万岁明察。”

李道宗听了这话，吓得心中乱跳，他故作镇静，上前说道：“万岁，张士贵一家之死，罪有应得，张美人从未提过报仇之事。她常讲薛仁贵功高盖世，令人敬佩。请万岁做主！”

李治说：“程爱卿，仁贵的功劳，不必提了，他如无功，能封他为大元帅吗？有功则赏，有罪当罚；王法镇乾坤，国法不认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朕意已决，定杀薛仁贵。程爱卿回府去吧。”

敢情程咬金说了半天全没用！

程咬金并未气馁，他话锋一转：“哦，微臣明白了。徐懋功、尉迟恭都不在长安，万岁才毫无顾忌地要杀薛仁贵。微臣以为，此事应往远处看。且不说徐懋功，就说尉迟恭吧。那薛仁贵是他的义子，他若得知义子被斩，能善罢甘休吗？他那打王鞭可是上打君、下打臣，代管三宫六院哪！”

这番话说得既有提醒，又有恫吓。李治品出这话的意味，恼怒了：“徐懋功回来，有朕回答他；尉迟恭虽有打王鞭，可是朕没错，他怎敢以臣欺君？这并不足惧。说得明白点，朕的江山宁可不要，也决不能饶薛仁贵。你下殿去吧！”

罗通、秦怀玉心说：他还叫我们上殿来好好学学呢，学什么？软硬招数全不顶用啦！

程咬金并没走，语气软下来了：“万岁，老臣上殿前，跟薛仁贵说一定救他的性命；并跟群臣说，万岁定能准老臣的人情，不想万岁非要杀薛仁贵不可，这叫老臣有何脸面下殿？万岁呀，千不看，万不看，念老臣保大唐江山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面子上，能不能让薛仁贵多活几天……”说着说着，程咬金咧开大嘴哭了起来。

李治一听程咬金说软乎话，怒气便消下去了；又见他哭得很伤心，不由产生一种怜悯之情：“老爱卿，不必伤心。朕来问你，你打算让薛仁贵多活几天呢？”

程咬金一听有门儿，嗯，多说点儿吧：“万岁，依臣之见，让薛仁贵再多活四十年吧！”

李治一听，这个气呀：“你真会说话呀！如今他已年近四十，再活四十年，不用杀也该死了。你这不是取笑朕吗？”

“万岁，别急，这事好商量。四十年不行，可以往下降嘛，三十年怎么样？”

“不行。”

“二十年？”

“不行。”

“十年？”

“你不是说让他多活几天吗？若论年，朕不准。”

程咬金又往下降，一直降到四十天，李治还是不准。

“万岁呀，臣从四十年降到四十天，您还不准，臣可再不降了。万岁，臣保大唐，且不说立了多少大功劳，就说御驾亲征吧，哪回臣没陪着？臣这么大年纪了，今日求万岁让薛仁贵多活四十天，万岁若不准，臣也就只有一死啦！”

李治冷笑一声：“你自保唐以来，朝中一有大事，你准上殿说情，如不应允就以死相吓，这招儿你用了多少次了。你今天又来这招儿，不灵了。别人能舍出命来，你还能舍出命？”

你要死就死吧，朕看着你死！”

“噯，不但连老底儿全揭出来了，而且还叫上号啦！”

程咬金眼泪汪汪，对群臣作了一个转圈儿揖说：“各位大人，我为薛仁贵求情，想让他多活四十天，万岁不准，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只好一死身亡。看来在朝做官好比羊伴虎，虎若发威羊必死呀！乌纱帽好比量人斗，玉带好比捆人绳；不做官不接俸，不吃俸禄不受惊，做一天官赚一天怕，吃一天俸禄担一天惊；树大招风，官大有险，一点儿不假呀！噯，当初真不如还乡为民。如今，我老程后悔晚矣！谁能想到我这当年的大德天子今天为别人死在金殿之上，各位，咱们来世再见吧！”

罗通、秦怀玉真有些害怕了，心想：他真要想死，还真得拦着点儿！

程咬金说完这话，还没有要死的举动。他跪倒在地：“我给万岁叩头，这些年我归大唐，多蒙厚待。今天就算我为国尽忠，来世再见吧。”说罢，突然跃起身，双手掀蟒袍往头上一蒙，用力向九龙柱撞去。那动作之快，竟使得别人想拦都来不及。“哎呀”一声惨叫，他倒下了，血水流了出来。群臣目瞪口呆。罗通叫四伯父，秦怀玉喊四叔：“您死得好惨哪！”

这真是出乎意外，李治心也慌了。一个刚即位的新君把一位开国的元老挤对得撞死在金殿上，无疑会失去民心。因此，必须设法掩盖这一过失。他急忙离开龙椅，来到程咬金身旁，挥起袍袖蒙在眼睛上，哭道：“老爱卿，朕以为你在吓唬朕，不想真自尽而死。朕后悔莫及。朕要将你金顶玉葬，死后追封；你活着时，朕没准你的人情，你在九泉之下放心吧，朕送你一个死人情，叫薛仁贵多活四十天……”

话音刚落，程咬金爬起来，冲着李治叩头：“谢主龙恩！”

第五回 老驸马派人送书信 小太岁出谋探监牢

程咬金在眨眼之间，竟然“死而复生”，群臣大吃一惊。李治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问道：“老爱卿，这是怎么回事？”

程咬金老谋深算，没有立时回答问题，只是说：“臣先请万岁恕罪，再以实禀告。”

“恕你无罪。”

程咬金谢恩之后站起身来：“万岁，臣惟恐救不了薛仁贵的性命，才在猪尿泡里装上猪血，放在帽子里……”

李治哭笑不得，只好传旨把薛仁贵押入监牢，等四十天再行刑斩首。程咬金与文武群臣都松了一口气，异常高兴。李道宗表面装得若无其事，内心却十分懊丧。

散朝之后，秦怀玉与罗通几个要好的大臣要为程咬金贺功。程咬金喜笑颜开：“好，待我回府换过衣服，随后就去。”

怀玉，你把吃喝准备好吧！”

秦怀玉带领罗通等人进府之后，请大家落座，吩咐上茶。他知道程咬金的脾气，一进门准嚷着要开席。于是，又吩咐立即准备酒菜。

果然，程咬金一进门就嚷上了：“怀玉，快开席吧，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咱们先吃先喝，吃喝完了再唠。”

怀玉命家人摆上酒宴。程咬金狼吞虎咽，吃得沟满壕平。饭后喝茶时，秦怀玉说：“四叔，要不是您老金殿上来个假撞头，薛元帅早就不在人世了。”

一提起假撞头之事，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程咬金问：

“你们笑什么？”

罗通说：“我们笑您怎么会想出那么个高招儿，一个猪尿泡竟救了一条人命！”

程咬金又得意起来，他手捋胡须摇头晃脑地笑着：“嘿嘿，要不怎么能叫你们学着点儿呢！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没有几样绝招儿，我敢说大话吗？常言道：挨精似精，挨愚似愚。你们常跟我在一起，就会长见识，就会精明起来。你们都瞧见了，听着了，我爬起来说一声‘谢主龙恩’，天子大吃一惊，问我是怎么回事儿。要记住，这是节骨眼，先不能回答他。我要一提猪尿泡那事儿，天子一怒，说我‘欺君犯上’，要把我宰了，那不就麻烦了吗！我来一个‘先请万岁恕罪’而后再说，结果怎么样？事儿办得利利索索，一点儿没毛病，什么叫随机应变？什么叫聪明过人？这就叫随机应变，这就叫聪明过人。光学头顶猪尿泡假撞头还不够，得学怎么用得恰到好处。这就跟做菜似的，不到火候不行，过了火候也不行……”

嘎，程咬金可有吹的啦！东拉西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直喷唾沫星子。

在座的都是程咬金的晚辈，既不好打断他的话，又不便随便插言。当他说得口干舌燥端起杯喝茶的时候，秦怀玉见缝插针，问道：“四叔，您看怎么样才能搭救薛元帅呢？”

程咬金咕咚咕咚喝了两口茶，放下杯，环视一下众人：

“你们有什么办法呀？”

众人面面相觑，罗通说：“四伯父，我们眼下还没想出什么办法。”

“既然没有办法，那就听我的。从今天开始，你们要轮流去探监送饭，要留心探听，有什么动静要立即禀报我，出了意外，我找你们算帐！还有，每逢三、六、九，咱们在这儿聚齐，通通气儿，怀玉管吃喝。好了，我回府歇着去了，你们合计怎么排号探监吧。”

就这样，每天有人给薛仁贵探监送饭，一晃过去十来天，程咬金也没说出用什么办法救薛仁贵。

这一天，众人又到秦府聚齐，向程咬金请教救薛仁贵的计策，程咬金

大发雷霆：“你们一个个也都老大不小了，在这儿左吃一顿，右吃一顿，吃了好几顿，到了用你们的时候，个个像木头疙瘩似的，什么办法也拿不出来，白吃呀？你们倒是说话呀！都哑巴啦？真是一帮酒囊饭袋！充其量不过是一勇之夫，能成什么气候！”

众人听了这话，觉得不顺耳，可他是个长辈，也不好说什么，只好忍气吞声。

程咬金一见众人全不言语，更来劲儿了，念三七，道四六，把众人连冤带损说了一顿，而后话锋一转：“你们说说徐懋功这个牛鼻子老道可恨不可恨！平时，他愣吹什么袖吞乾坤，阴阳有准，能掐会算，前算五百年，后算五百载，他是真会算呢，还是假会算？我看他是净装蒜！若是真会算，算没算出薛仁贵在京城被人陷害，遭此不幸？要真算出来了，为什么不回京城救薛仁贵？他安的什么心？”

罗通实在忍不住了，说道：“四伯父，您干吗跟我们发这么大的脾气？我徐伯父不在京城，再说就是他在朝中，也未必就能救得了薛仁贵。”

程咬金瞪大眼睛，冲罗通一挥手：“你懂个屁！他不能救谁能救？就凭他那挂弯弯肠子和两片小薄嘴唇儿，死人都能让他说活了，何况人还没死呢，他怎么救不了？你想想，我们在疆场上东挡西杀，舍生忘死，才挣了这么个官。那个牛鼻子有什么能耐，有什么功劳？可他的官职就比我们高，被封为开国军师，官拜英国公。凭什么呀？不就凭他肚子里那挂下水、鼻子下的那两片嘴吗？只要他回到京城一说情，万岁一定准本！如果在四十天期限之内他不回朝，薛仁贵要是有个好歹，我非宰了他这个牛鼻子不可，也省得让他没事总算计好人！”

大家知道，就是因为徐懋功没有在京城，程咬金才信口开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无非是想发发火而已。人老脾气大，为救薛仁贵，着急发火也是出于好心，言语粗鲁就粗鲁点儿吧！

程咬金并未到此作罢，数落完徐懋功，又冲着鄂国公尉迟恭的儿子尉迟宝林发火了：“还有你这小子的爹——尉迟恭这个大老黑，一脑瓜子糊涂，监修大佛寺，至今不归。

他要是在朝，事儿就好办了。薛仁贵是他干儿子，他能不救吗？他手中有打王鞭，上打君，下打臣，代管三宫六院。他要在金殿上一举鞭，天子敢不饶薛仁贵吗？如果他回来晚了，仁贵丧了命，决饶不了你这小子，也不会饶我老程……”

“我也希望爹爹能在朝中，可他老人家现在不在朝中，我有什么办法呀？”

程咬金气呼呼地骂了一句：“你真是个笨蛋！”

程咬金还要往下说，这时候秦怀玉站起身来：“四叔，您该歇歇了。”

“怎么，听得不耐烦啦？谁不愿听谁就滚出去！”

“四叔，这是我家，您叫我往哪儿滚呢？您听我说，您这一发火，我倒有了主意啦！”

“你有什么主意了，快说！”

“四叔，您发一通火提醒了侄儿。依侄儿愚见，应当给英国公、鄂国公写信，叫他们快些来京。”

程咬金怒容顿消，哈哈大笑，用手指着秦怀玉：“说了半天，这些人当中就数你聪明，他们都是一帮愚人。”他又用手指点众人，“你们寻思我在这

儿真发火呢？我是在点化你们，可你们像块石头似的，一点儿也不开窍。你们看人家怀玉，脑子就比你们来得快……”

程咬金这一夸赞倒使秦怀玉觉得不好意思了。他连忙插话：“四叔，我给您准备文房四宝……”

没料到一句好话又惹程咬金不高兴了：“刚夸你小子聪明，你怎么又糊涂起来啦？你不知道你四叔我不识字吗？你给我准备文房四宝，不是寒碜我吗？”

“四叔息怒，侄儿的意思是：您老人家说，侄儿我代笔。

此事非同一般，若不用您的口气，绝难办成。”

程咬金转怒为喜，大嘴一咧，嘿嘿嘿嘿，得意地笑了几声：“那当然了。这话算让你说对啦！来，文房四宝伺候。四叔我说，你小子写。”

秦怀玉命家人拿来文房四宝，按程咬金的意思写好两封信，然后派家人送往两处。

众人刚松了一口气儿，尉迟宝林的弟弟尉迟宝庆探监回来了。他慌慌张张地跑进待客厅，说：“四伯父，众位兄弟，大事不好了。我刚刚到牢门外，正碰上李道宗。他一下轿便怒冲冲问我干什么来啦，我说给薛元帅送饭。他说圣上有旨，谁也不准来探监送饭。如再有人去，定斩不饶。因为我事先不知道，所以这次不治罪。无奈，我只好回来。

看这来头儿，薛大哥凶多吉少呀！”

众人听罢，都很为难，有谁敢惹皇叔李道宗？他领旨查监，谁又敢抗旨不遵呢？大家不约而同地瞅着程咬金，指望他能拿出一个办法来，可是，程咬金也耷拉脑袋了。眨眼间，待客厅里静无声息。突然，镇殿将军尤霸叫道：“我去碰碰李道宗，不信他敢杀我！”

“不行，这样会把事情闹大！”

“不这样，咱们也不能愣挺着呀！”

正当这时，就听有人说话：“家人，近来府中可真热闹哇！几次问爹爹出了什么事，他都不告诉我。今天又来了这么多人，你们知道他们来干什么吗？”

“少公爷，我们不知道。”

“你们不知道，我自己进去问问。”

随着话音，走进来一个小孩儿，头挽日月双髻髻，红扑扑的脸蛋儿，浓眉大眼，身穿对花氅，足蹬一双抓地虎靴子，十分精神。他是秦怀玉之子秦英秦勇孝，是尤霸的徒弟。他十岁那年进皇宫去看望外祖父唐太宗，一个太监阻拦他，他蹿上去掐住那个太监的脖子，要把脑袋给揪下来，幸亏有人赶来拉开。唐太宗得知此事，无意中说了句：“你这不成了揪头小太岁了吗？”秦英马上跪下：“谢皇姥爷封孙儿为揪头小太岁。”从那之后，人们都叫他“揪头小太岁”。他今年十三岁了，学了一身好武艺。

秦英一进待客厅，秦怀玉心就悬起来了，他怕儿子掺和大人们的事，担心惹出是非来。于是，让儿子拜完在座的众人之后，忙说：“勇孝你还没吃饭吧？快去吃饭吧！”意思是赶快把儿子撵走。

哪知程咬金早就盯上秦英了。当他听到秦英的声音时，那耷拉的脑袋立时抬了起来；当他一眼认出秦英时，一下子眼睛亮了，主意也上来了。秦怀玉打算把儿子撵走，那能行吗？

程咬金连忙叫道：“勇孝过来，爷爷亲亲你。”

秦英跑了过来，程咬金亲了他一下，就搂在怀里不放了：

“勇孝，爷爷有件为难的事儿跟你说说。”

“四叔，他是个孩子，你跟他有什么用处呢？”秦怀玉连忙说。

“有用没有，我告诉他有什么关系？你少管我们爷孙俩的事儿！勇孝，你认识你伯父薛仁贵吗？”

“认识呀。”

“哎呀，他被人陷害，你舅舅要杀他。你爷爷我上殿求情，才保他多活四十天。你薛伯父坐了大牢，你爹、你叔叔、你伯父们轮流探监送饭。方才你尉迟叔叔去探监，碰上亲王李道宗奉旨查监，他说不准去探监。这一来，你薛伯父还活得了吗？我们正为难，你来了。孩子，你有什么办法没有？”程咬金说着用袍袖一捂眼睛，抽抽搭搭地哭上了，也不知有没有眼泪。

秦怀玉一听这个气呀：“四叔，我们都束手无策，他一个小毛孩子能有什么办法？勇孝，快去吃饭，吃完饭去练功。以后不该你知道的事儿，你少打听！还不快走！”

罗通等人都知道秦英是个惹祸精，便说：“勇孝，听你父亲的话，快走吧。”

程咬金叹了一口气：“看来我不该跟孩子说这事儿。我明白你们和怀玉的心思，是怕孩子们惹祸。勇孝呀，爷爷我可跟你说明白了，免得落埋怨，你可别去监牢惹祸呀！”

你要愿意去你就去，爷爷我可没让你去！”说着拍了拍秦英的脑袋，把他推开了。

这叫什么话呀，秦怀玉真生气了：“行了，四叔，别再说了！勇孝，你还不快走！”

“是，老爷爷你别说了，我走了。”秦英冲程咬金挤了挤眼，又转向秦怀玉，“爹爹放心，我决不惹祸。”

口里说得好听，心里想得却不是这样。秦英走出待客厅，来到后花园，叫花匠把他那帮相好的小兄弟全叫来。

工夫不大，段茂、殷奎、马世珍、尉迟江、尉迟松、铁彭、柴举、王庆、尤志、程通、罗章、刘林全来了，加上秦英，一共十三位，都是少国公。其中罗章最大，十五岁；程通最小，刚十岁。罗章问：“二弟，有什么急事？”

秦英把事情告诉了众位小兄弟，哥儿几个一听就急了，罗章喊“二弟”，那些位叫“二哥”，齐问秦英：“怎么办？”

秦英一见众兄弟群情激昂，就更加来了精神：“咱们的薛伯父坐了大牢，李道宗连送饭都不让，这个老家伙也太霸道了。咱们的长辈不敢惹他，我可敢碰他！”

“对，咱们碰碰他！”

“咱们得暗中去给薛伯父送饭，千万不能叫父母知道。有胆量的，跟我走；没胆量的，今天就划地绝交！你们有没有胆量？”

十二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有胆量！”

花匠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战战兢兢地说：

“少公爷，你可别去惹祸呀！”

“少废话，告诉你，我爹妈要问我上哪儿去了，你就说我和弟兄们一起练功去了。”

要是走漏风声，把你的脑袋揪下来。”

十三个小家伙从花园后门溜出来，顺大街往前行走。罗章年岁大点儿，想得更多点儿，说：“弟兄们，咱们也不能空着手去呀，得给薛伯父买点儿吃的带着。”

“对，要不是大哥想得周到，咱们差点儿把这事儿忘了。”

秦英说着领头进了一家点心铺。

掌柜的看来了一帮少国公，吓了一跳，急忙迎上前：“众位少公爷，想吃点儿什么？咱这儿要是没有，我上别处给你们弄去。”

“我们买点心。”秦英说着冲弟兄们一挥手，“咱们谁身上带钱了，全掏出来！”

大家把钱掏出来，往柜台上一放，嚯！全是白花花的银子，足有十两，掌柜的说：“众位少公爷，买这么多钱的点心，得装多少盒呀！你们怎么拿呀？”

罗章说：“干脆给我们找个大抬筐吧。”

掌柜的叫伙计找来一个抬筐、一条扁担。掌柜的和伙计一起动手，左一包，右一包，也不知包了多少包，把大筐装得满满登登。罗章说：“等我们办完事儿，再把扁担和筐送回来。”

“那东西值不了几个钱，甭送了，况且这银子还有富余呢。”

“那富余的钱就不用退了。”

“多谢少公爷，我们给送去吧。”

“不用。给抬到门外就行了。”

小筐抬到门外，小家伙们大眼儿瞪小眼儿，谁也不动手。程通走到秦英面前：“二哥，这筐点心咱们先别抬，咱们得合计合计把大事定下来。”

“什么大事儿？”

“我爷爷常说：千人走路，一人牵头。虽说咱们才十三个人，可也得有个头呀，嘿，干脆就选个元帅吧。到时候，元帅一声令下，大伙儿就一齐动手。”

罗章抢先说：“秦英当元帅吧！”

“行！”众人一阵大喊。

程通知道自己当不上元帅，可是还想当先锋。于是，他又说：“有了元帅，元帅就下令任命先锋吧！”

可是，秦英没任命程通，而是让罗章当先锋官了，众人又是一阵欢叫。掌柜的和伙计不知怎么回事，全出来观看。程通摆着手说：“快进去，看什么？我们去探监，你们要是再不进去，我们惹了祸，就说你们让我们去的！”

一句话把掌柜的和伙计全给吓回去了：“快进来关门，今天不卖了！”

元帅，先锋都定了，程通说：“段茂、殷奎、刘林、马世珍，你们四个是运粮官。”

四个人也不知道运粮官是干什么的，可一听有个“官”字，都挺高兴，齐说：“行，行。”

程通又说：“其他几个哥哥随时听元帅吩咐，我是押运粮草的，现在元帅可以传令起程了。”

程通虽然不是元帅，但却像元帅似的发号施令。秦英说：

“我这个元帅以何为证呢？”

程通一边四处捋摸，一边说：“这有什么难？保你有帅印！”

“在哪儿？”

“别急。”程通一眼发现路边有块石头，忙过去拾起来，递给秦英，“二哥，这就是帅印。你揣在怀里，遇见李道宗，要是说崩了，你就给他一帅印，准让他开瓢儿！”

秦英把那块砖头举起来晃了晃，揣在怀里，说：“我说了话，如有谁不听，我就拿帅印砸谁！现在，马上动身！”

程通说：“四位运粮官过来，抬筐！”

四人一听全咧嘴了：“程通，你干什么呀？”

“我是押粮官，专看管你们四个的。你们谁敢偷吃，我就揍你们！”

“你这差事真好呀！”

“少啰嗦，快抬吧！刚才你们四个不是答应了吗？”

四人无奈，只好抬筐。

这帮小家伙在元帅的带领下，奔监牢走去。他们心里都憋着一股火气，要碰一碰江夏王李道宗。

十三个小家伙走大街，过小巷，来到监牢门外停下。秦英一挥手：“先锋听令！”

罗章急忙上前：“在，元帅有何吩咐？”

“先锋先锋，遇事先行。你上前告诉牢头，就说揪头小太岁探监来了。”

“得令！”

牢头早已看见这十三个小家伙来了。他知道来的不是一般人，恰似十三个小老虎，特别是秦英，更不好惹。他想：前几天，秦怀玉、罗通等众位国公来，告诉我薛仁贵是含冤负屈入狱，问题迟早要弄清楚，让我给去掉脖锁、手铐、脚镣三大刑具，还说如若慢待，叫我小心脑袋。可是，今天中午，亲王李道宗来了，说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翠花公主，谁也休想救他。李道宗见薛仁贵没戴三大刑具，大发雷霆，他说他已领下圣旨，不准任何人来探望薛仁贵；并说万岁告诉他，要断薛仁贵的饮食，一天至少要查两次监。

看来薛仁贵的性命难保！如今，又来了十三只小老虎，还不知要吩咐我干什么呢！如果不叫他们进去，准会闹出事来；如果叫他们进去，李道宗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我说我这眼皮怎么总跳呢，八成要出事儿吧！

牢头心里正乱嘀咕呢，罗章已走到他面前：“牢头，我们元帅秦英带领我们来探望伯父薛仁贵来了。元帅揪头小太岁派我这个先锋官先来跟你打个招呼，是你领我们进去呢，还是叫别人领我们进去？”

牢头一听，愣了。秦英什么时候当上元帅啦？也没听说罗章是个先锋官哪！话又说回来了，揪头小太岁即使不是元帅，我也惹不起呀！看来，我得领他们进去。可是，我得先告诉他们：亲王奉旨下令不准探监，如他们硬要进去，亲王也就不能怪罪于我了。

牢头想罢，满脸赔笑：“少公爷先锋，我可以领你们进去。可是，在进去之前，你能不能把元帅请过来，我跟元帅有话要说。”

没等罗章答话，秦英冲了上来，大叫一声：“怎么，他不叫我们进去吗？先锋闪开了，待我揪下他的脑袋！”牢头吓得直哆嗦，罗章急忙拦住：“二弟，不是他不叫进，是他要求见元帅，有话要说。”

“你要说什么？快讲！”

牢头体似筛糠，浑身乱抖：“我可不敢阻挡众位少公爷，不过，有件事儿我得跟你们说明。只因江夏王李道宗奉旨查监，不准任何人探监送吃的，而且让我们给薛元帅断饮食。凭良心说，我等实不愿这样做。因为自古以来，

有该杀该剐的罪，哪有饿死的罪呀？可是，如若不这样做，那就是抗旨不遵，会引来灭门之祸。另外，这个时候八成江夏王该来了，要真是碰上众位，我又怕众位少公爷凶多吉少。我要说的就这些。少公爷如果一定要进去，若碰上江夏王，可别说是我叫你们进去的。”

秦英气得双眉倒立，虎目圆睁，胸脯子直呼扇。罗章把秦英拽到一边，说：“二弟，牢头说的那些话，看来是真的。不过，我听着这里有点儿毛病。李道宗查监，兴许万岁有这个旨意；可是，要断薛伯父的饮食，从古到今，也没有饿死的刑法呀！我估计万岁不会有这个旨意，准是李道宗在捣鬼！”

万岁既然准了程爷爷的人情，哪有再传旨断饮食之理？”

“大哥哥言之有理！”不知什么时候那十一个小家伙也围上来了。

罗章又说：“二弟，你为元帅，我为先锋。慢说探监不犯法，就是犯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李道宗来了，咱就跟他碰碰，打到金殿咱们也有说的。咱们问问皇上，为何要断薛伯父的饮食？”

秦英的小胸脯还在呼扇：“大哥，你说得对。实话说，我早就看李道宗那家伙不顺眼，一直没得机会教训他。今天他不来，算他有造化；如果来了，定要收拾收拾他，出了事儿，我一个人顶着！”说着，走向牢头，“你领我们进去，一切都由我顶着。李道宗来了，由我教训他，与你无关！”

牢头心想：今天有热闹看啦！他硬着头皮把十二个小家伙领进牢房，程通留在外边巡风放哨。牢头打开牢门，众小将进去，把那一筐点心放下，只见薛仁贵身穿罪衣，腰系罪裙，戴着脖锁、手铐、脚镣，无精打采地坐在地上。秦英一摆手，呼啦！全跪下了：“伯父在上，我们众弟兄给您叩头了。”

众小将五体投地地跪着，薛仁贵看不清这些孩子的面孔，问道：“你们是谁家的孩子？快快起来。”

众小将起身一一报过家门，罗章又说：“伯父，外面还有一个小兄弟程通在放哨，他叫我们大家代问伯父好。”

秦英说：“伯父，我们为您买来点心。您别难过，想开点儿，我们一定想办法救您。”

这番话语若出自成人之口不足为奇，可是，从十三四岁的孩子口里说出来，就具有特殊的力量了。这种特殊的力量催发薛仁贵从内心奔涌出一种特殊的感情，多么懂事的孩子呀！秦怀玉、罗通等好友来探监时，他没有掉泪，而今他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喜欢这些孩子，从心眼里喜欢这些起懂事的孩子。由此，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的儿子——丁山。如果丁山还活着，大概比这些孩子大一点儿吧，可是，他……薛仁贵不敢再往下想了，他的心像被一把钩子钩住似的，他情不自禁地恸哭起来，像个小孩儿似的恸哭起来。众小将不知不觉也跟着哭起来了。这哭声震撼着薛仁贵的心，他强忍悲痛，止住哭声，说：“你们别哭了。你们来此探监，你们的爹爹知道吗？”

罗章心眼来得快，刚要说“知道”，可是这话还没出口，秦英早已随口而出：“不知道，是我们偷着来的。”

这时，罗章的话也出口了：“知道，我爹叫来的。”

其余众小将也附和说：“我爹知道。”

秦英知道自己说错了，赶紧改口说：“我爹也知道。”

薛仁贵理解这些孩子的心情，更加觉得他们可爱了：“孩子们，你们别瞒着我了。”

李道宗奉旨查监，你们的爹爹都来不了，怎么会叫你们来呢？我听说卢国公为了给我求情，还来了一个假撞头，真难为他老人家啦！其实，事到如今，早死晚死都是死，也不差这几十天。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多活一天，多遭一天罪；少活一天，少遭一天罪，我真想立即死去！”

罗章的心一颤，担心薛仁贵寻短见，他对牢头说：“你要好好看住我的伯父，如有三长两短，我决不饶你！”

牢头久经世故，马上来了一个顺风转舵：“薛元帅，您听到了吧？您万万不可自寻短见哪！我跟您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您真要那样想不开，我可就没命啦！”

薛仁贵摇摇头：“牢头放心，我已是要死的人了，决不会连累你。”

这时，程通从外边跑了进来：“元帅，不得了啦，李道宗在牢门外骂街呢！”

第六回 秦勇孝殴打江夏王 程咬金追问唐天子

秦英知道事情急迫，忙说：“伯父，您多保重，要多吃点心。”又转身对程通说，“过来，快拜见伯父。”

程通跪下见礼。众小将拜别薛仁贵之后，一窝蜂似的拥出监牢。程通跑在最前头，来到牢门外，用手往远处一指：

“元帅你看，李道宗来啦！”

程通这小家伙虽然年岁小，但心眼儿却不少。为了能有较充裕的时间合计如何对付李道宗，明明是刚看见李道宗的影儿，他却说李道宗在牢门外骂街，把众小将诳了出来。

他拽了拽秦英的衣襟，问：“元帅，怎么办呀？”

秦英俨然像个带领千军万马的元帅似的，看也不看程通一眼：“慌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程通的小眼睛眨巴了两下，说：“二哥，别忘了怀中的帅印。”

“忘不了。”

“二哥，今天这老家伙要是好说好道，还则罢了；不然，就给他一帅印！”

这时，李道宗坐着一乘八抬大轿来了，随从前呼后拥。他头戴王冠，身穿蟒袍，腰系玉带，足蹬朝靴；大白脸，短粗眉，三角眼，翻鼻孔，大嘴岔，花白胡子。他正悠然地坐在轿中盘算着如何暗中惩罚薛仁贵呢。有人来报：有一群小孩聚集在牢门外。

轿临近牢门，随从们看见十三位将门之子立在那儿。那虎视眈眈的架势，令人望而生畏。李道宗吩咐落轿，有人撩起轿帘儿。李道宗一看，为首的是揪头小太岁秦英，不觉皱了一下眉头，心中暗想：这帮娃娃干什么来啦？难道是看望薛仁贵来啦？我先问明白了再说。随即吩咐一声：“叫秦英轿前答话。”

随从冲牢门处高喊：“秦英轿前答话！”

程通说：“元帅听见了吗？老贼谁也不叫，单叫你过去，你可要多加小心。你要害怕，我们一同跟你过去。”

秦英转过身说：“不必了。他叫我一人过去，我就一个人过去。如果咱们都去，那不叫老贼小瞧咱们了吗？你们在这儿压住阵脚。只要我一说动手，大家全上。哪个临阵逃跑，本帅决不宽容。”

“是。”众人齐声答应。

程通说：“二哥，别忘了帅印哪！”

秦英去见李道宗，众位小弟兄议论纷纷，罗章说：“皇上是秦英的舅舅，李道宗是皇上的叔叔。按辈排，勇孝还得叫他姥爷呢。这事儿到底怎么样，还很难说呀！”

程通说：“大哥，这场架要是打不起来，我不姓程。”

“别说话了，咱们仔细听听二哥说什么！”

秦英来到轿前站住，昂首挺胸，目不转睛地看着李道宗。李道宗看着秦英这副傲慢的架势，大为不悦，心说：一个十二三岁的毛孩子，竟敢在本王面前抖威？可又转念一想：嗨，我能把他怎样？当年皇兄封他为揪头小太岁，这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魔王呀！

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连哄带吓唬把他们打发走就算了。想到这儿，对秦英说：“前边可是勇孝？”

“正是少公爷。”

李道宗一看秦英那趾高气扬的神态，一听那盛气凌人的语气，心头腾起一股火：这小子怎么这样跟我讲话！他竭力压住这股火，眯起两眼，摆出不屑一顾的神色：“你上监牢这儿干什么来啦？”

“探望薛伯父，送点儿好吃的。”

“你知道他犯了什么罪吗？”

“我不管那些！”

“你皇舅有圣旨，不许探监，不许送饭。你们头一次来，不知者不怪；以后可不许再来了，带众弟兄走吧！”

秦英毕竟年岁小，听了这些不软不硬的话，不知如何答对。程通在一旁着急了，照这样下去，这场架也打不起来呀！他一猫腰，捡起一块小石头子儿，用手一弹，冲李道宗打去。

李道宗正洋洋自得地眯着眼睛呢，嗖——砰！小石头子儿打在李道宗的脑门儿上了。

“唷！”他被打疼了，随口骂了一句，“混帐东西！”

实际上，他也不知道是谁打的。

程通跑到秦英身后低声说：“二哥，这老东西骂你是混帐东西，难道你没听见？”

秦英说：“哦，那是骂我吗？”

“嗨，那不是骂你，是骂我呀？他要敢骂我，我早上去揍他啦！”

这一激将使秦英火气大发，噌！蹿上去就把李道宗从轿中拽出来了：“老小子，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骂我揪头小太岁，今天非叫你尝尝少公爷的厉害不可！”

李道宗曾挥干舞戈驰骋疆场，屡建战功，可谓马上良将，虽然他上了些年纪，步下功夫并非所长，但真要跟秦英动手，还不至于占下风。

可是，就在秦英去拽李道宗的同时，程通冲着众小将一挥手，喊了一声：“上！”

众小将呼啦一下子就冲上来了，拳脚像疾风暴雨似的扑向李道宗。

李道宗招架不住了，忙喊：“来人哪！”

他的随从没有想到在眨眼之间出现这种局面，都愣了，猛然听到了主子的呼唤，刚要向前，程通大喝一声：“站住！哪个敢过来，揪头小太岁就把这老家伙的脑袋揪下来！”

随从们立时怔住了，程通又乘机喝喊：“你们谁敢上？我们打死你们，白打；你们要碰伤了我们，还有你们的好吗？还不赶快滚开！”

随从们确实不赶碰这些将门虎子，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却了。

秦英揪住李道宗不放，连喊：“打！打！打！”

嘎，众小将真不含糊呀！尉迟江冲前打了一个通天炮，尉迟松抡拳打后腰，马世珍使了一个凤凰单展翅，段茂来了一个猛虎掏心，刘林用了一个乌龙探爪，殷奎用了一个白猿偷桃，王庆使了一个小燕三抄水，柴举打一个单风贯耳，铁彭来了一个枯树盘根，尤志接着用插花盖顶，罗章使了一个白鹤亮翅，程通从背后照着李道宗的屁股踹了好几脚，秦英借机一个顺手牵羊，李道宗一个狗抢屎跌倒在地。

众小将你一拳，我一脚，拿李道宗练起拳脚来了。

秦英觉得用拳脚还不解气，从怀中掏出那截砖头举起来，高声叫道：“老家伙，我拿这帅印给你开瓢儿吧！”

罗章惟恐惹出大祸，急忙摆手：“慢着！慢着！快把帅印揣起来！”

罗章的话提醒了秦英，秦英才把“帅印”揣起来。

这时，李道宗连喊带叫：“秦英啊，我可是你姥爷呀！你要知道，打死人是要偿命的！”

罗章担心再打会出人命，挥手示意别再动手了。秦英余怒未消，又踢了几脚：“我叫你偿命，我叫你偿命！”

程通带几个人过去把李道宗的那抬大轿给砸了，然后，对秦英说：“元帅，撤吧！”说完，也不等“元帅”下令，就对众小将喊道，“撤！”领头就跑，好像他就是“元帅”似的。

秦英并没有跑，他在教训趴在地上的李道宗：“喂，老家伙，我们十三个兄弟把你打了，我们也打累了，要回家吃饭去。你若是认可吃个哑巴亏，老老实实回府养伤，别再来查监，算你聪明；如若你上殿找我皇舅告我们，你要知道法不责众，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再说，你有一告，我们也有一诉，就是我皇舅真的偏向你，给我定了罪，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一定宰了你这个老小子！”说完扬长而去。

李道宗气得直翻白眼。随从见十三位小将都走了，才过来搀扶主子，李道宗气喘吁吁地大叫：“你们这群狗东西，有什么用？十几个小畜生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你们坐视不救，都跑到哪儿去了？慢说是吃着我的，喝着我的，就是过路之人，也不会观望呀！”

有位随从说：“王爷息怒，不是我等无用，一听到您喊叫，我等就来了，可是，他们大喊，说谁要敢上前来，就把王爷的脑袋揪下来。您想想，那揪头小太岁什么事儿干不出来，我们若一上来，他把您的脑袋揪下来怎么办？那不等于害您一样吗？所以，我等未敢上前。如今不管怎么样，王爷的命总算保住了，这就是不幸中的大幸呀！”

李道宗的嘴唇动了两下，无言以对，憋了半天冒出一句话：“顺轿回府！”

随从说：“王爷，轿已被人家给砸坏了，我们抬您回去吧！”

李道宗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随从们架着他，抬着破轿，狼狈地回了王府。

到了府中，李道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一躺下就不想动了，心想，今天天色已晚，等到明天早朝上殿也不迟！

他还安慰自己呢！

秦英教训完李道宗之后，跑着追上了众小将。罗章说：“众位兄弟，今天打了老贼，这事儿肯定不能罢休，咱们得合计合计怎么办？”

程通胸有成竹地说：“这事儿好办，走，找我爷爷去，他最有办法啦！”

“对，找程爷爷去！”众小将齐声赞同。

程通领着大家进了卢国公府，一问家人，知道爷爷回来半天了。程通让大家在待客厅等候，他去把爷爷请出来，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叙说一遍。

程咬金听了异常高兴，夸赞一番之后，说：“你们把老东西打成那样，他能善罢甘休吗？一定得上殿告状。他要告你们十三个，可告不下来，法不责众嘛！只能告秦英一人，因为你先动手打的他。”

秦英满不在乎地说：“让他告去吧，我顶着！”

“光顶着可不行，要知道，那老东西处处是伤痕，你一点儿伤也没有，这官司你能打赢吗？”

“打不赢，输了能怎么的？”秦英还不服气呢！

程咬金对些些孙子辈的小孩儿非常耐心，不急不火，笑容可掬，慢声慢语：“打官司怎么能认输呢？这场官司输不了，打了他就算白打啦！”

众小将莫名其妙，罗章问：“程爷爷，您说说这官司该怎么打？”

“这事儿呀，得这么这么办……”程咬金把自己的主意细说一遍，众小将听后顿开茅塞，齐声喝彩。

众小将出了程府，来到一僻静之处，程通把一块破瓦片递给秦英：“二哥，快在脑门儿上划两道，再躺地上打两个滚儿，快，现在没人！”

秦英如此照办，爬起来问：“老兄弟，你看如何？”

程通看见血从秦英的额头上流下来了，说：“二哥，你再用手拍拍！”

啪！啪！啪！秦英往脑门儿上拍了三下，又用手一抹。嘎！

不知内情的人一看这张脸儿，可够吓人的啦！

程通说：“二哥，行了，你快往家里跑吧，你千万照我爷爷说的办呀！”

“放心吧！”秦英撒腿就往家跑，进了后花园门，连哭带喊：“我活不了啦！打死人啦！”

花匠过来一看，秦英脸上带血，以为伤得多重呢，急忙跑上去搀扶秦英：“少公爷，这是怎么啦？”

“叫人家打的呀，快去请我娘来，让我们娘儿俩再见上一面吧！”

花匠不敢耽搁，急忙到内院报与银屏公主。银屏公主闻讯大吃一惊，也顾不得多问，带着宫娥彩女赶到花园，从地上抱起秦英，放声痛哭：“儿呀，你这是怎么啦？”

“娘啊，孩子被人家打啦！娘若再来迟一步，恐怕见不到儿的面了！”

公主命人把儿子抬进房中，赶忙叫来大夫。

“疼呀！疼呀！”秦英连喊带叫直打滚。

大夫仔细一看，暗中好笑，张口刚要说实话，可抬头一看，秦英的两只眼在瞪着他，心里立时明白了：这内中定有情由，看来还不能说实话。公主好哄骗，还是帮助秦英撒谎吧！于是，说道：“头上的伤不轻呀，胳膊腿

的筋骨也受伤啦！”

这番话出口，秦英听了心里喜滋滋的，公主却六神无主了，忙问能不能治。大夫说：“能治。您别着急，先问问少公爷是谁打的？”

“娘啊，我活不了啦！儿走在大街上，正遇见亲王李道宗，我刚要绕道而行，哪知他挑起轿帘儿，一眼看见了我，说：‘那不是勇孝吗？’儿无奈只好过去拜见姥爷，他却说儿见姥爷不绕路而行，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小瞧他，吩咐一声‘打’，差人们一拥而上，把儿按倒在地，一顿好打。娘啊，儿的胳膊腿全坏了，脑袋也破了，活不了啦！”

公主听罢，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好一个李道宗，平时你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不想今天竟欺到我头上来啦！我儿乃是我的掌上明珠，被你打成这样，我岂能和你善罢甘休！”

公主的火是冲李道宗发的，当然，对大夫则是另一种态度了。他请大夫一定把秦英的伤治好。大夫满口应允，心里说：这伤本来就没有什么，秦英却说得这么厉害，我来个顺水推舟，一来可助少公爷一臂之力；二来，过两天他的伤好了，还显得我的医术高明，公主会重赏我，少公爷还得感谢我。这样的事，我何乐而不为呢？

想罢，忙把秦英的脑袋包扎好，又取出药丸，对秦英说：“吃点儿药吧。”

秦英瞪了大夫一眼，心想：我又没灾没病，吃的哪门子药啊！

大夫看出秦英的心思了，小声说：“吃吧，少公爷，吃了没坏处，这是强筋壮骨的补药。”

秦英吃下药，大夫对公主说：“公主请放心，我保少国公的伤治好后，落不下残疾。”

“大夫如能治好我儿，定有重赏。”

“谢公主。”

大夫走后，秦英哭着喊着要母亲为他报仇。

正在此时，秦怀玉走了进来，秦英也不闹腾了。秦怀玉一见公主哭成泪人一样，又见秦英躺在床上，脑袋用布包扎着，忙问公主：“这是怎么回事？”

公主把儿子方才那番话学说一遍，秦怀玉看了看秦英，说道：“勇孝，你坐起来！”

“我胳膊腿全坏了，坐不起来了，爹爹，你要给我报仇呀！”

秦怀玉过来，见秦英仰面朝天地躺着，啪！朝他就是一嘴巴子。这一下子，半拉脸立时肿了。秦英连哭带喊：“娘啊，我可活不了啦！在外边叫人打个够，回家我爹不问青红皂白又打我，这叫我怎么活啊！”

公主自打进了秦府之门，与丈夫从未红过脸。秦怀玉今天这一巴掌，就像打在公主脸上似的。她立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怒火中烧：“驸马，你这是干什么？我满以为咱二人会商量一下，如何去见皇兄告状，不想你反而毒打勇孝，他头上的伤这样重，你还打得这么狠，还有没有一点父子之情？如果他有个好歹，我不但要皇兄惩办李道宗，也饶不了你！”

秦怀玉连忙解释：“公主，这小冤家说的不是实话，他准是惹下大祸，故意装相。”

公主正在火头儿上，根本听不进去这些话。她吩咐手下人准备凤辇，要带儿子进皇宫。秦怀玉一赌气，上前厅去了，也不管这娘儿俩啦。

公主带秦英来到皇宫院，下了凤辇，见了太后和皇兄，又叫人抬进秦英。太后一见秦英这副模样，可吓坏了，忙叫人把秦英放在龙床上。公主靠在龙床上禁不住大哭起来，老娘心疼女儿，忙说：“我儿不必啼哭，有何委屈快快讲来，为娘给你做主。”

公主说：“启禀母后，您的外孙叫人打啦！”

李治看着秦英，问：“勇孝，何人打你？”

太后说：“你就别问勇孝了，他还昏着呢，还是问问你妹妹吧！”

李治要问秦英，是想看看他伤有多重。

这时，秦英把眼睁开了，看了看姥姥和李治，便哭丧着脸说：“孩儿腿被打坏了，不能下床给皇姥姥和皇舅请安。”

太后和李治齐说：“不怪，不怪。”

李治又说：“勇孝既能讲话，还是让他说吧！”

秦英说：“我被姥爷李道宗打了！”

人越老，火气越大，太后一听，气冲牛斗，说：“他偌大年纪，怎么跟孩子一般见识！就是孩子不对，也不能动手打呀！”

李治说：“母后先别着急。勇孝，你姥爷为何打你，在哪儿打的？”

“孩儿我正在大街上走，没曾想姥爷来了。他叫我到轿前，问我为何见了姥爷不过来叩头问安，我说我确实没看见。他说我强词夺理，一抬手就是一个嘴巴，接着叫差人们动手打。”

皇舅，你看我这脸肿的！”

秦英把他爹打的那个嘴巴子，栽到李道宗那儿去了。

公主心里暗自嘀咕：他爹打了他一嘴巴，他怎么说李道宗打的呢？莫非李道宗也打了他一嘴巴？对，准是这样！不然，勇孝怎么会说是李道宗打的呢！

公主就是心疼儿子。一心疼儿子，思考问题也自然地偏向儿子这一边了。

李治说：“勇孝，你是不是又惹下什么祸了？当年你十岁时进入皇宫，要把一个太监的头揪下来；如今你已十三四岁了，谁还敢惹你？说实话，你闯什么祸啦？”

“哎呀呀，皇舅可冤枉死孩儿啦，我从那时候起，再没惹过祸。姥爷确实打了我，说真的，别人也不敢打我，也就是他呗！看来皇舅跟姥爷是一头的，我算是白挨打啦！”

娘，咱快回家去吧！”说着呜呜地哭起来了。

儿子一哭，公主也伤心地哭上了。太后见此情景，立时埋怨李治：“你身为天子，也不问明白就说勇孝惹了祸，多冤枉人呢！”

李治原本打算用话诈一诈秦英，没想到惹出了麻烦，说道：“勇孝，别哭了，明日早朝问个明白。如是实情，皇舅一定为你做主。今天你母子就别回府了，在宫中住一宿吧。”

秦府中，除了程咬金先走了之外，众国公还在合计如何对付李道宗呢。商议了半天，并无良策。秦怀玉心焦火燎，猛然想起儿子秦英来了，便到后边寝房，想请公主管好秦英。刚好秦英惹祸回来，就打了儿子一嘴巴。公主一气之下带了儿子去皇宫。秦怀玉憋着一股气到前厅。

众人看见秦怀玉怒冲冲地进来了，不知他在跟谁生气。罗通问：“怀玉，你这是怎么啦？”

“这事儿都怨程四叔。”

“什么事儿呀？”

“嗨，我不让他跟勇孝说薛元帅之事，他非说不可。小畜生是个惹祸精，刚才我到后房见他脸上有伤。据他自己说，他胳膊腿全坏了。我一问，他说在街上碰见李道宗，那是让李道宗给打的。我一听就知他说谎，打了他一个嘴巴。公主一怒，带他去皇宫了。”

我看，十有八九那小畜生去监牢惹祸，叫李道宗打了。如果程四叔不告诉他，他能去吗？”

罗通一听是这么回事，反倒笑了：“怀玉，这事你不该打他。他若真去监牢，那就算是好样的。你也别怨我程伯父。”

“嗨，那小东西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说不定惹了什么大祸呢！”

“怀玉，我告诉你，你也不用怕。如果勇孝不落残疾，什么事儿都好说；如要落下残疾，咱们找李道宗算帐。你甭着急，甭上火，等公主回来，问清楚再说。”

可是，用过晚膳之后，又过了半天，公主也没回来。罗通说：“可能不回来了。明日早朝，大家全去，看看有何动静吧！”

第二天早朝，程咬金也去了。李治升殿，文武群臣见驾已毕，归班站立。李治看看两旁文武大臣，又特意看了看秦怀玉。秦怀玉心想：难道公主连我也告了不成？

此时，黄门官上殿，禀报江夏王李道宗鸣冤。李治宣江夏王上殿。只见李道宗头戴新王冠，身穿新蟒袍，足登新朝靴，满脸伤痕，晃晃悠悠来到金殿，站在丹墀，一点头算是大礼参拜了。李治吩咐一声：“看座。”

有人搬来椅子，李道宗坐下，叹了一口气，有气无力地说：“万岁，老臣有冤呀！”

“皇叔，不必伤心，你状告何人？”

老贼心里早就想好了：如果告十三人，法不责众，是告不倒的；若是告一个秦英，只要把他告倒，那十二个也就都老实啦！他哭叽叽地说：“万岁，我状告秦英，他打了老臣！”

“什么时候？”

“昨日申时。”

申时，按现在的时间说，是指下午三点钟至五点钟。

“在什么地方？”

“在大街上。”

明明是在监牢门前打的，李道宗为什么说“在大街上”呢？

因为他心中有鬼，作贼心虚。

秦怀玉一听说“在大街上”，心里嘀咕上了：看来我屈打了秦英了。我原以为他去监牢了，结果还真在大街上。再听听下文吧！

李治没往下再问，说道：“皇叔，你已是被告了。昨天秦英入皇宫，已把你告了。”

“怎么，他还告我？”

“对，你打的他也不轻啊！”

“哎呀，万岁，我可没打他呀！”

“好，皇叔，你等等。把秦英抬上殿来！”

李道宗一听这话，立时目瞪口呆，心中暗说：我没打他一拳，没踢他

一脚，他一点儿也没伤着，怎么还“抬上来”呢？

这是怎么回事儿？

工夫不大，有人抬上秦英。他躺在软榻上一动不动，和秦家有交情的文武官员无不担心，都怕秦英有个好歹。李道宗更是奇怪，见秦英脑袋用白布缠着，白布上还有渗出的血痕，猜不出他的脑袋怎么受的伤。又仔细一看，腮帮子还肿着，看来还不轻。

李治说：“秦英，你进宫状告江夏王，现在江夏王又来告你，朕不知究竟你二人谁打了谁。你实话实说吧！”

秦英侧看头看了李道宗一眼，说：“姥爷，你把我打成这样子，怎么还来告我呀？”

秦怀玉一看也忍不住了，急忙出班见驾：“请万岁为臣子做主。”

李道宗站起身奏道：“秦英胡作非为，横冲直闯，一国的亲王他都敢打，何况他人呢！他倚仗是我主的御外甥，就天不怕，地不怕。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老臣认为，秦英如此不守国法，分明是其父养子不教、纵子行凶所致。臣认为，不但秦英有罪，其父也应当问罪！”

秦怀玉一听：好呀，连我也告上啦！

这时，秦英腾的一下，来了一个鲤鱼打挺，跳下软榻，站起身来。李治一看，哎哟！

秦英的胳膊腿全好了。

秦英上前拜见李治之后，怒气冲冲对李道宗说：“江夏王，万岁叫我实话实说，你也要实话实说！”

“我说实话，你打了我！”

“我要问问，在哪儿打的你？”

“这……在大街上。”

“你撒谎！”秦英说完，转身望着李治说道，“万岁，江夏王不敢说实话。方才江夏王告我父养子不教，纵子行凶。我告江夏王倚仗当今天子是他御侄，势大欺人，竟和万岁一同作弊。万岁明说让薛元帅多活四十天，暗中却传旨命江夏王每天两次查监，并断薛元帅的饮食，不许百官探监、送饭，打算活活饿死薛元帅。别看我年龄小，可我知道，从古至今，王法中有杀的罪，有剐的罪，还没有饿死的罪呢！万岁叫江夏王这样做，实不应该。既准了老国公程咬金的人情，就不应该这样做。天子说话办事，宁失江山，不失信用。一朝天子说话哪能不算数呢？不错，是我打了亲王，可不是我一个人打的他，是我们十三个小兄弟打的他。为什么打他呢？只因薛元帅被押入监牢，我们的父辈去探监，不想遇上江夏王。他说奉圣旨巡查，不许任何人探监。我父等人甚是为难。此事被我知道，便找众位小兄弟买了点心，前去探望薛伯父，不巧正遇江夏王。他一见我就破口大骂，骂恼我们，众弟兄才打了他。他没打着我，也没打着众位小兄弟。我脑门儿上的伤，是我自己划的，血流得不多，我又用手拍了几下，还在地下打两个滚儿。见了我娘，我说李道宗打了我。我爹知道后，说我不该去惹祸，打了我一个嘴巴。我说李道宗打了我，是我撒了谎。如今说的都是实情。请问万岁，为什么纵容您的皇叔江夏王任意胡为，伤害薛元帅？难道只许他断薛元帅的饮食，就不许我们揍他！要说的话我都说了，谁是谁非，请大家评评吧！”

秦英的这些话犹如连发炮一样，把李治打得晕头转向，把李道宗打得头脑发蒙，脖子后边直冒凉风。

秦怀玉听了儿子这番话，心里乐开了花。这小子真是舌剑唇枪，连江夏王带皇上一勺烩，全告啦！

秦怀玉哪里知道他儿子这套嗑儿是程咬金教的呢！

程咬金昨晚琢磨了大半宿，现在机会到了，岂能放过？他当即出班追问：“万岁，勇孝讲的可是真情。为什么准了微臣的本章，叫薛元帅多活四十天，又叫江夏王领旨去断薛仁贵的饮食？”

李治说：“老爱卿息怒，此事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随即对李道宗说：“江夏王，朕来问你，谁让你一日两次查监？”

谁让你去断薛仁贵的饮食？从实说来！”

第七回 江夏王奉命斩忠良 鄂国公扯旨打奸佞

李道宗一看事情已经败露，知道纸里包不住火，便来了个急转弯，说道：“万岁，一日两次查监，乃是臣的主张，万岁并未传旨；断薛仁贵饮食，也是臣私自所为。只因我女儿死得可怜，臣给女儿报仇心切，见卢国公为薛仁贵求下四十天之情，我每天提心吊胆，只怕在此期间有人前来救他。臣一时糊涂，才做此错事。这事与我主无关，求万岁莫怪！”

李治一听，觉得这事难办：秦英有错，可已经认错了，而且说得句句在理；李道宗假传圣旨，虽有欺君之罪，但也有他的隐情，况且先皇曾封过他，没有捆他的绳，没有斩他的剑。所以，也不能降罪于他。想来想去，只好说：“众位爱卿谅已听明，朕并没传旨命江夏王查监、断薛仁贵的饮食。此事乃江夏王一念之差所为；孩子们殴打江夏王也不应当。法不责众，朕不见怪了。江夏王挨了打，也就算白挨打了。从现在起，不准江夏王再去查监，到时定斩薛仁贵。江夏王回府养伤去吧！秦爱卿也领秦英回府。众位爱卿可以探监，但一定管教自己的儿子，不准他们再去监牢。”

李治退殿，文武群臣下朝。程咬金和国公们这个乐呀！秦怀玉更是高兴，没想到秦英这小子办了这么大的事，一场官司把皇上都打进来了，还打赢啦！

大家来到秦府，进了待客厅，让程咬金坐在当中，众人坐在两旁。秦英把头上的白布也摘下来了，说：“程爷爷，您看我一点儿也没事，就划了俩小口。”

大家听了，乐得前仰后合。程咬金又得意起来了：“当初，我把探监之事告诉勇孝，怀玉怪罪于我，你们大伙儿也埋怨我，如今怎么样？都乐了吧！告诉你们：生姜老的辣，你们跟着我老程慢慢学吧！”

众人心里高兴，你一言，我一语，都夸赞程咬金。程咬金听了几句之后，一挥手，说：“行了，你们别说了，好话再多也不顶饿呀！”

秦怀玉连忙上前说道：“四叔，就等您老吩咐呢，酒席都准备好了。”接着吩咐开席。

众位吃喝完了，又商议轮流探监之事。

众位国公每日轮流探监，天天盼望两路救兵到来。今天盼，明天盼，盼到第三十九天，一路救兵也没到，可把程咬金和众位国公急坏了！

卢国公心说：糟啦！书信虽然去得晚了点儿，可他们若见到书信，无

论如何也要速奔京都呀！他心里这么想，可嘴上却说：“你们别着急，明天救兵准到！”

第二天上朝，文武大臣除了不在朝中的，全来了。李道宗来得最早。李治升殿，文武百官见驾已毕，归班站立。李治传旨，把薛仁贵由监牢中提出来押进法场。此时，丞相褚遂良出班奏本，为薛仁贵求情。李治冷笑三声，说：“老爱卿，如不是卢国公金殿碰头，朕早把薛仁贵杀了。现在他已经多活了四十天。老爱卿不必多讲！朕不准本，归班去吧！”

褚遂良无奈，只好归班站立。接着，文武大臣跪下一大片，保本请求免薛仁贵一死。

李治说：“朕意已定，非杀薛仁贵不可。大家退下。”

众臣一听，个个面面相觑。卢国公上前施礼，口尊：“万岁，臣有本奏。”

“爱卿有何本章，快快奏来！”

“万岁，臣如保薛仁贵不死，只怕万岁不准。能不能再叫薛仁贵多活几天？”

李治一听，这个气呀！“老千岁，你又来了！这次你就是真碰头，朕狠下一条心来，也不准你的本章。要碰头，那你就碰吧！”

“万岁呀，你我君臣有何冤仇？”

“没有冤仇。”

“没有冤仇，您叫我碰头干什么？”

这句话说得皇上和文武大臣哭笑不得。李治说：“不是朕叫你碰头，而是朕怕你碰头。”

“万岁如果怕我碰头，就把薛仁贵饶了吧。”

“不饶。无论是哪位大臣，如若再为薛仁贵讲情，朕当传旨与薛仁贵一同问罪，推出斩首。”

这句话可算把门封上了，文武百官谁也别再求情啦！程咬金说：“万岁，准我们去法场祭奠祭奠吧！”

李治说：“午时三刻，准时开斩，快去祭奠。”

程咬金冲大家一努嘴，国公们全下殿了。此时，李道宗上前见驾：“万岁，这些人一同下殿，您可能没看见，是程咬金拉下去的。只恐怕又到外边商议，还要上殿为薛仁贵保本。”

“皇叔休要多虑，朕自有主张。”李治说着，取过天子宝剑，又写下一道圣旨，交给江夏王，“皇叔去当监斩官，亲自监斩薛仁贵，为朕的御妹报仇。朕赐你一把天子剑和一道旨。不论文武哪家大臣，都不准上殿。如果谁敢抗旨不遵，先斩后奏！”

“谢主龙恩！”李道宗接过天子剑和圣旨，大摇大摆走下金殿，来到午门，命人搬过一张方桌、一把椅子，把天子剑和圣旨往桌上一放，马上吩咐人，晓喻法场的火工司和刀斧手，按时点炮，准时开斩。谁敢抗旨，先斩后奏。

众国公下殿，来到午门外都站住不动了，问程咬金：“您努嘴把我们全叫出来，有什么高见？”

“我想了一个主意。不是万岁不准咱们的本吗，这次咱们还返回金殿，有一位，算一位，我也在其内，为薛仁贵去求情。万岁准本，还则罢了；如果不准，咱们全都辞官不做，告老还乡！”

有的国公说：“老国公，您告老能行，因为您年岁大了。

可我们这些三十多岁的人就告老还乡，能行吗？”

程咬金一瞪眼睛，提高了嗓门儿：“怎么不行？愿什么时候告老就什么时候告老。”

我这个办法准行。万岁一看咱们全告老，他就傻眼啦，都走了，谁来扶保他的大唐江山？咱们可别含糊。如果有人舍不得乌纱帽，现在就开口说一声，可以不去！说实在的，我和仁贵没什么深交，你们不是他的生死弟兄，就是他的好友。我派人下书去请救兵，现在一路也没来。咱们这些人若眼看着薛仁贵挨了刀，两路救兵来了，咱们怎么交代呀？不用说别人，就那个大老黑，他爱仁贵这个干儿子胜过亲生儿子，你们琢磨琢磨，他能饶咱们吗？”

大家说：“老千岁，您别急，我们听您的。”

“听我的？好，走，上殿面君。”

大家一同奔金殿而来，刚走几步，李道宗手下的差人手捧圣旨高喊：“万岁旨下，文武百官不准上殿。谁敢抗旨不遵，先斩后奏。”

再一看李道宗，正得意洋洋坐在椅子上，桌上放着天子宝剑。罗通拉住程咬金，说：“四伯父，大事不好了！”

“何事惊慌？”

“李道宗领下圣旨和天子宝剑，文武大臣不准上殿。如果上殿，李道宗手拿天子宝剑，先斩后奏。”

程咬金一听，顿时不知如何是好。大家无奈，只好一同来到法场祭奠。

薛仁贵已被绑在法场上。他眼泪汪汪，感到非常委屈，有苦难诉：人生在世谁无死，可惜我薛仁贵却死得这样不明不白！

程咬金来到薛仁贵面前，看到薛仁贵五花大绑，垂头丧气，不觉老泪纵横，长叹一声，说：“仁贵呀！我托怀玉写了两封书信搬请救兵：一封给徐懋功，一封给你义父尉迟恭。没曾想，两封信送出去了，谁也没赶回来。我们大家又商量了一下，打算上殿保本，如万岁不准，就都辞官不做。万没想到万岁赐李道宗一道圣旨和一把天子宝剑，不准任何人上殿。

如果上殿，先斩后奏。看来我们是救不了你啦！”

薛仁贵闻言，泪如雨下，说：“老国公，您和我众位弟兄为救我这条命，费尽心血；怀玉父子也受了委屈。虽然没救了我，这深情厚意我领了，就是在九泉之下，也忘不了大家的恩情。”

此时，追魂炮响了。一声炮响开始祭奠；两声炮响净场，祭奠法场的全要退出去；如果三声炮一响，人头就要落地。

群臣听到追魂炮响，个个急得搓手跺脚，特别是程咬金，急得哇呀呀直叫。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法场外跑来一匹战马——抱月乌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大将。

此人面似锅底，身背打王鞭，正是鄂国公尉迟恭。

尉迟恭奉旨去监修大佛寺，工程差不多要竣工了，就差一座影壁墙没修。这天，突然有人来报：“秦府的家人求见国公。”

尉迟恭一怔，不知秦府家人到此何事，急忙派人叫来家人。家人呈上书信，尉迟恭不识字，叫家人给他念。他听完就急了，也不问家人吃饭没有，回去有没有盘费，只说了一声：“家人，我可不管你了！”说罢叫人韁好战马，一人一马，带上打王鞭，离开大佛寺，催马而去。

送信的秦府家人，心里说：亏我带着来回的盘费，不然，非把我困在这儿不可！

按说，尉迟恭走时应当找来工头安排一下，可是，他急于回朝救义子，根本没想到这码事儿。他马上加鞭，一口气跑出四十里，忽听后边有人喊：“鄂国公，您先别走，等一等！”

尉迟恭勒住马一回头，见工头催马拼命赶来了。工头从马上跳下来，累得上气接不上下气。尉迟恭瞪眼问道：“你风风火火地追我干什么？有什么事，快讲！”

尉迟恭气冲冲地这一问，把工头吓愣啦！

他追赶尉迟恭是民工们叫他追的，因为大佛寺工程眼看就要完工，工钱还没算呢。

鄂国公这一走，谁知他什么时候回来呀！所以，民工们让工头上马急速追赶，请他说句话，以便到时候算帐。

工头见尉迟恭一瞪眼，不敢提算帐这事儿了。尉迟恭双眉紧皱，逼问工头：“你有什么事，快讲！”

工头想：看国公心急如火，不知出了什么事儿，如一听算帐，他给我一鞭，帐算不成还得把命搭上，那可太冤啦！他一转眼珠，说：“国公爷，大佛寺修好了，只剩影壁墙没修了。

我来问问，这影壁墙修在哪儿合适？”

其实，这是没话找话，工头能不知道影壁墙修在哪儿吗？可是，尉迟恭一心只顾火速奔往京城，不假思索，随意用鞭往地下一指：“就修在这儿吧！”说罢，催马如飞而去。

工头这个气呀，还不如不追呢！不但帐没算成，倒惹来了麻烦。国公叫把影壁墙修到这儿，可这儿离大佛寺有四十里；如果不按国公说的办，国公以后知道了，定要怪罪！

又一想：他是奉旨监工，叫怎么修，咱就怎么修得啦！

他一回到大佛寺便叫民工们运料来修影壁墙。

据传说，大佛寺的影壁墙离大庙四十里这事儿就是这么来的。

尉迟恭一路之上废寝忘食。他满腔怒火，不觉得饥渴，连马也忘了喂，也忘了饮。

他赶到长安，也顾不得回府，一直奔往午门。猛然听见炮响，他心头一震，大叫一声：“快闪开，我尉迟恭来啦！”

两旁的百姓们正议论呢：“完喽，薛元帅今天算完喽！朝中这么多的大小官员就保不下薛元帅这条命，太惨啦！”

“哎，你瞧，他干爹鄂国公回来了。这一来，准能救下薛元帅。”

“喂，那也不一定。如今是太平年间了，武将不那么吃香了。若是在战时，能杀薛元帅吗？”

尉迟恭催马来到法场，文臣武将惊喜万分：仁贵的命真大呀！一拥而上，迎接鄂国公。

尉迟恭风尘仆仆，浑身上下挂了一层土。他看看大家，先问了一声：“仁贵死没死？”

没等别人回答，程咬金过来了：“大老黑，你怎么才来呀？”

仁贵他……”

“他，他怎么样了？”

“他还没死，你快下马吧！”

尉迟恭刚要甩镫，这匹抱月乌龙驹，四腿一软，趴在地上七窍冒血，

活活累死了。

鄂国公目瞪口呆，心想：我还未曾下马，马却死了，真不吉利呀！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急忙跑上前扶爹爹下了马。大家一端详尉迟恭，见他眼睛布满血丝，脸色很不好看。群臣上前问安，有的叫伯父，有的叫叔父，有的论兄弟，尉迟恭什么也没听进去，叫人先用芦席把马盖上。他看了看众人，又看了看程咬金，不由一阵气往上撞，说：“老蓝呀！”

怎么叫老蓝呢？程咬金是蓝靛脸，尉迟恭是黑脸。程咬金叫尉迟恭大老黑，尉迟恭叫程咬金老蓝。两人都叫惯了。

“老蓝呀，皇上要杀我干儿，你怎么见死不救哇！”说罢，又一指宝林、宝庆：“别人不救，你二人为什么也不救？如果你二人救了仁贵，为父何必这么风风火火地回朝？如不回朝，哪能累死我的宝马抱月乌龙驹！我要你俩何用？干脆打死你们吧！”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急忙跪下：“爹爹饶命！”

程咬金过来拉住尉迟恭说：“大老黑，你来到法场，不问青红皂白，先是责怪于我，现又要打死你儿子，你这是跟谁发脾气呀？我程咬金为救你干儿子金殿碰头，才保薛仁贵活到今天，你知道吗？我们大家什么招儿都想了，都要一同去辞官，只因李道宗领下圣旨和天子剑，不许我们上金殿。我们在这儿急得火烧火燎的，死的心都有。你一回来，不进去看你干儿子，你跟我们发什么脾气？有能耐，你把这火留着跟皇上发去！”

尉迟恭一听这话，不吱声了，分开众人，抢步来到桩橛前，抱住薛仁贵，放声大哭：“仁贵，我可怜的儿啊，想不到你落到这般光景啊！”

尉迟恭有过不少伤心事，可从来没像今天这样伤心。

薛仁贵从小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少吃缺喝，扛长活，受磨难。投军后，一次又一次被张士贵陷害，遭了多大的委屈呀！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伤心。他的头扎在义父的怀里，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程咬金说：“仁贵，这回可算见着亲人了，把你的委屈跟你干爹说说吧。”

尉迟恭止住哭声：“儿啊，你有什么委屈对为父说吧。为父替你做主，就有你的命在！”

群臣一听这话，都高兴了，程咬金心里更痛快：这回可用不着我再着急啦！“仁贵，你干爹给你做主，你就说吧！”

薛仁贵眼望义父，泪水顺腮边滴滴答答流着：“爹爹，孩儿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诉呀！”他把事情原委简要诉说一遍，又说，“翠花公主已死，无法对证。孩儿实在冤枉呀！孩儿并不怕死，可落个这样的名声，连亲友都难抬头呀！如不是卢国公相救，你我父子早就见不着面啦！”

尉迟恭一听，环眼圆睁，气冲牛斗，大叫一声：“宝林、宝庆！”

“在。”

“你们俩保护着你大哥，如果刀斧手敢杀你大哥，你们二人就动手。闯出祸来，有为父担当。”

“是。”

刀斧手一听，吓得也往后退了。尉迟恭又拜托众位国公保护法场，他直向午门奔去。

程咬金叫道：“大老黑，你先等一等！”

尉迟恭一回头：“有什么事？”

“你要上金殿，可得当心。”

“当心什么？我这打王鞭还未曾用过，今天就要试上一试。”

“午门有虎。”

“有虎？有狗我也不怕。”

“嘿，你说这话多新鲜，如不怕虎，还能怕狗吗？我告诉你，李道宗奉旨带着天子剑，文武百官不准上殿。如果谁要上殿，李道宗的天子剑先斩后奏。”

“老蓝，你怕我不怕！”尉迟恭迈开大步径直走去。

李道宗正要命人去催放炮，忽见尉迟恭走来，大吃一惊：不好，他怎么回来了？他准是上殿为薛仁贵保本，能拦得住他吗？噫，我害什么怕呀？这儿有圣旨，有天子剑，怕他何来？

尉迟恭迈开大步往前走，一扭脸，假装没看见李道宗，想从他眼前过去。李道宗心想：不行，我得上前拦住他。站起身来，迎住尉迟恭：“哟，鄂国公回来啦！”

尉迟恭躲不过去了，只好说了一句：“回来了。”

“鄂国公要往哪儿去呀？”

“金殿面君。”

“现在去不得。”

“为什么去不得？”

“法场上杀薛仁贵，万岁有旨，叫我在此镇守。文武大臣，下殿可以，上殿不许。”

你先回府歇息歇息。等杀了薛仁贵，再上殿吧。”

尉迟恭闻听，火冒三丈，说：“你杀你的人，我上我的殿。”

说完，就要往殿上走。

“鄂国公，你站住，我有圣旨，你不能上殿。”

“你把圣旨拿来我看。”

李道宗把圣旨双手高举：“鄂国公，圣旨在此。”

尉迟恭往前一进步，双手把圣旨抢过来，三把两把撕了个粉碎，往地下一扔：“江夏王，有圣旨不准上殿，现在我把圣旨撕了，可以上殿吧？”

“尉迟恭你大胆！撕圣旨有欺君之罪。我桌上有天子剑，待我取来杀了你。”

尉迟恭说：“我叫你杀！我不但撕圣旨，还要打你呢！”说罢，一把扯住李道宗的蟒袍，往怀里一拽，自己一侧身，同时一松手，李道宗一个狗抢屎摔在地上。

“哎呀！”李道宗俩门牙磕掉了，血流了出来。尉迟恭抬腿一脚踩住老贼，举拳便打。

黄门官和守门的御林军大眼儿瞪小眼儿，谁敢管呢？可是，他们都为鄂国公捏一把汗。撕圣旨，打亲王，这还了得？

有抄家灭门之罪呀！

尉迟恭上用拳打，下用脚踢。李道宗虽然也会武艺，但被打倒之后，翻不过身来，所以，只能当挨打的角色了。

别人看见这场合，都不愿靠前。可是，程咬金却往前凑合，他暗自叫好，一高兴，不知不觉地喊出来了：“使劲儿打！”

他这一喊，李道宗听见了，可是没听清他喊的是什么。

李道宗一眼瞥见程咬金：“卢国公呀，快来拉拉吧，求求情，让鄂国公饶了我吧！”

也许他让尉迟恭给打蒙了，他还向程咬金求援呢！

程咬金心想：嘻，我怎么喊出声来，叫他听见了！求我讲人情，管不管呢？如果管，还真不愿意，因为我恨他；如果不管，显得我不近人情。哎，有啦！程咬金急忙走过来说：“鄂国公，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可以好好商量嘛，怎么动不动就打人呢？打别人还可以，打亲王还了得！他是万岁的皇叔呀，如同太上皇一般。你又撕了圣旨，难道就忘了国法王章不成！”

“程咬金，你少管。你要多说，连你一块打！”

“你疯啦！我这是为你好。亲王这么大年纪，什么地方冒犯你鄂国公了？就是亲王不对，你也不能打个没完没了哇！再说，眼是心中苗，你千万别打眼哪！”

尉迟恭一听，哦，叫我打眼哪！啪，一拳打一个乌眼青。

李道宗疼得直叫唤：“哎呀，打死我啦！”

“鄂国公，我不叫你打眼睛，你偏打眼，这不是跟我这讲情的过不去吗？打一个不要紧，你可千万别打俩呀！”

啪，又一个乌眼青，两眼全打了，可把李道宗疼坏了！

“尉迟恭，你好不识抬举！不叫你打那儿你偏打那儿。老爱胡须少爱发，你千万别薅胡子呀！”

尉迟恭伸手把李道宗两边的胡须全薅掉了，只剩下下巴颏儿当中那一绺儿了。嘎，成了老山羊啦！

李道宗叫开了：“程咬金呀，有你这么求情的吗？”

程咬金一看，把老贼打得够厉害的了，刚想叫尉迟恭住手，可没想到，尉迟恭伸手要从背后把打王鞭抽出来：“我打死你吧！”

这一来可把程咬金吓坏了：“大老黑，大老黑，别打！”冲着尉迟恭使了一个眼色，意思是万万打不得，打死可就不好办了。

尉迟恭看出程咬金的意思，才没有抽鞭。

程咬金说道：“看在我的面上，你就把亲王饶了吧。别再打了，再打就熟啦！”

尉迟恭放开李道宗：“起来，我不打躺着的！”

李道宗急忙爬起来，转身就往金殿跑。一边跑，一边喊冤。

李治一看，吓了一跳：“皇叔，你……这是叫谁打啦？快快讲来，朕为你做主。”

“臣奉旨监斩薛仁贵，不想尉迟恭回朝要上殿面君，微臣上前劝阻，他不但不听，反而把圣旨撕了，将臣一把抓挂，打倒在地，摔掉臣的两个门牙；又打臣的双眼，几乎打瞎；还薅掉臣的胡须，把臣打得浑身是伤，求万岁与臣做主哇！”

李治一听，不由打了一个寒战：“呀，皇叔，你怎么单惹尉迟恭呀？他有打王鞭，上打君，下打臣，代管三宫六院，嘻，朕当给你做主，可谁给朕做主呀？”

李道宗一听，完了，这顿打看来白挨啦！“万岁呀，他就是有打王鞭，也得讲理呀！”

撕圣旨难道白撕？打臣难道白打？”

话音刚落，黄门官来报：鄂国公上殿鸣冤。

第八回 闹金殿初试打王鞭 下圣旨一请薛仁贵

尉迟恭打了李道宗，怎么还上殿鸣冤呢？这是程咬金给尉迟恭出的主意。

李道宗跑了之后，程咬金过来对尉迟恭说：“大老黑，你把亲王打得那么厉害，你这官司非输不可呀！”

“这还不是你指使的吗？你不说，我怎么想起打眼、薅胡子来呀？官司若打不赢也只能怪你！”

“大老黑，你要真听我的话，官司还真不一定输。”

“瞎，你就别卖关子了，干脆你就说说怎么办吧！”

“好，李道宗不是上殿告你去了吗？你也上殿去告他呀！”

你就这么这么说。万岁如若问起，我给你作证。”

就这样，尉迟恭才上殿鸣冤。

李治说，“宣鄂国公上殿。”

尉迟恭见了李治大礼参驾，李治一看鄂国公满面怒色，忙说：“爱卿，免礼平身。”

“谢万岁。”

“大佛寺可曾修好？”

“现已修好，回朝交旨。”

“爱卿为何暴打江夏王，并且还撕了朕的圣旨？”

“臣不敢。臣奉旨监修大佛寺日久，现得以回朝面君，恨不得肋生双翅飞上金殿，谁知法场今日杀我义子仁贵。微臣不知他身犯何罪，急于要参见我主问个明白。江夏王不让我上殿，他让我看圣旨。我识不了几个字，捧在手上看了半天，也念不成句。不知江夏王嫌我看的时间长了，还是嫌我笨，伸手一拽，把圣旨就给扯碎了。接着他说我把圣旨扯了，并且还要拿天子剑斩我。我一怒之下，就同他打了起来。他打了我，我也打了他。请万岁与微臣做主。”

“爱卿，江夏王已经把你告了。”

李道宗说：“万岁，臣并未打鄂国公。我被打，卢国公亲眼得见，万岁可以把他宣上殿来，他可为臣做证。”

李治一听，暗想：皇叔，你是不是让尉迟恭打蒙了，怎么找程咬金来做证呢？就冲着你这个证人，你的官司算赢不了啦！

尉迟恭说：“对，卢国公在场，也可作证。”

两个人说的是一个证明人，李治只好宣卢国公上殿作证。

程咬金大摇大摆上殿。李治问道：“程爱卿，方才鄂国公和江夏王争斗动手，你可看见？”

“微臣在场。”

“好。你做个证人吧。他二人谁打了谁，你要实话实说，一碗水端平，不准有一点偏向。”

“万岁，人所共知，我程咬金是个老实人，不会说谎。要问江夏王和鄂国公谁打谁？说实话，江夏王打了鄂国公，鄂国公也打了江夏王。圣旨呢，我看见的时候，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半，怎么扯的，我没看见。反正，这么说吧，江夏王与鄂国公，鄂国公与江夏王，他们俩是两块豆腐炖汤——一个味儿！”

李道宗气得嘴唇直哆嗦：“程咬金，你说话可要有舌头哇！”

“李道宗，没舌头怎么说话呀！”程咬金转身对李治说，“万岁呀，我看江夏王八成疯了，他怎么见谁咬谁呢？”

李道宗暗想：程咬金，你就做损吧，你这不是拿我当狗吗？

李治心想：这官司也说不清啦！说道：“皇叔，你先回府养伤去吧！”

李道宗说：“万岁，臣的女儿死得好冤啊！”他害怕皇上饶恕薛仁贵，所以说了这么一句。

李治说：“皇叔放心，朕一定为御妹报仇，下殿去吧！”

李道宗只好下殿而去。

李治又对尉迟恭说：“爱卿，你也先回府歇息，三天后再来见朕。”

尉迟恭没动地方，口喊：“万岁，微臣冤枉！”

“爱卿有何冤枉，讲。”

“万岁，臣的义子薛仁贵……”

尉迟恭刚一说到这儿，李治就插话说道：“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御妹，按律抄家灭门。朕念他征战有功，才罪归他一人。爱卿不必为他求情。朕意已定，非杀不可。”

尉迟恭长叹一声，说：“万岁，臣上殿前已问过薛仁贵。他进京正遇见江夏王，江夏王上前拉马，要仁贵先到他府上。仁贵无奈，才到王府，三杯酒下肚后，昏迷不醒。

等到醒来之后，才发现自己已在金殿上。臣认为这里定有文章，望我主明察。若屈杀了仁贵，恐怕后悔晚矣。”

李治听不进去这些话，不耐烦地说：“爱卿，不要再提此事了，快下殿回府歇息去吧。”

尉迟恭仍然没有下殿，执拗地说：“万岁不叫我提这事儿，我还是要提。如果没有薛仁贵，哪有今日的大唐江山？如果没有薛仁贵，我主哪有九五之尊？我义子是正大光明的英雄，盖世无双的豪杰，绝不能做出那种缺德之事。如果万岁非要杀他不可，请先派人去查个一清二楚。若是真有此事，再杀也不晚。”

“事实确凿，不用再查了。薛仁贵已经多活四十天了。今日斩首，决不更改。”

“果真要杀？”

“果真要杀。”

“一定要杀？”

“一定要杀。”

“你杀不了！”

“你要做什么？难道你要反吗？”李治说完这句话，自知失口，后悔莫及。

“反？反就反吧！”尉迟恭憋了一肚子火，这下子发出来了。噌！一下抽出打王鞭。

刚才，他说要试一试打王鞭，如今，真试上啦！

李治一看大事不好，急忙起身往后宫跑。

尉迟恭虽然发火了，但并不是真要造反，而是想吓唬吓唬李治，目的是想让李治放了薛仁贵。他一看李治跑了，随后就追。李治边跑边喊：“爱卿，你真反了？”

“我是反了！”

李治快跑到宫门的时候就喊：“快来救驾！”前脚一迈进宫门，忙叫：“来人哪，快把门关上！”

御林军已做好准备，见天子的腿迈进来，一下子就把门关上了，紧接着忙上闩。李治刚一迈步，又吓得直喊：“爱卿呀，松手，快快放开我！”

御林军、太监们呼啦一下子上来不少，齐说：“万岁，身后无人。”

“不对，身后无人，朕怎么迈不开步？”

大家一看，哟，原来门把龙袍夹住了。“万岁不必惊慌，刚才关门太急，不慎夹住龙袍，待把门打开，将龙袍拉出来，万岁就能走了。”

“且慢！宫门不能开了。鄂国公说不定就在门外，如果一开门，他冲进来，手举打王鞭，恐怕不是打朕一人，说不定打多少人呢！”

“万岁，那这龙袍？”

“不要紧，朕自有办法。”李治命人拿来宝剑，一回身把夹住的龙袍割开，这才长出一口气。

尉迟恭来到宫门前，见门已关闭，他连喊三声：“开门！”

里面无人答话，他抡起打王鞭冲宫门打去，啪！啪！啪！一连三鞭。打完第三鞭，尉迟恭不由打了一个寒战，哎呀！鞭断十八节。

尉迟恭鞭打宫门，断了十八节，他觉得眼前发黑，浑身发冷，四肢无力，身子一晃，噤噤噤噤，往后退了几步，不由一阵心寒。想当年恩师赠给自己此鞭时，说：“鞭在人在。”噫，如今，鞭断了十八节，已不能称其为鞭了，人还活个什么劲儿呢？真是寿数已尽，天杀我也！

其实，他师父说“鞭在人在”的意思，是让他珍惜这把鞭，把鞭看做如同生命一样宝贵。可尉迟恭把这意思给曲解了，理解成：鞭在人在；鞭不在，人也不应当存在了。

他为什么这样理解呢？那个时代，人都迷信，他的战马本来是由于饥渴劳累过度而死，说起来，这本是正常的，可他认为，马死对他来说是不祥之兆。如今，鞭打宫门，用力过猛，十八节鞭断了，这也是正常的，可他认为“寿数已尽，天杀我也”。人若认准一条道，硬要走，那可真不好办呀！尉迟恭就是这样，如今，他认准“死”这条道了，所以就硬要“死”。

尉迟恭想起法场上的薛仁贵，自言自语地说道：“儿呀，为父救不了你啦！先行一步，咱父子九泉之下相见吧！”说完，噤噤噤噤，往前跑了几步，咚！一头撞在宫门上。

扑通！倒在地上，鲜血流了出来。

这时，宫门门楼上有人大喊：“鄂国公撞头了！”

李治听到喊声，犹豫了一下，心想：尉迟恭会不会也象程咬金一样来个假撞头呀！

于是命人到门楼上再去仔细看一看。

李治得知尉迟恭确实撞头之后，才吩咐把宫门打开。他走到近前一看，尉迟恭倒在血泊之中。他心想：尉迟恭虽然是自寻绝路，可也与我有关哪！

他这一死不要紧，对我这即位不久的新君来说，人心所向，定受影响。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尉迟恭啊尉迟恭，你何必难为我呢？他跑过去抱住尉迟恭放声哭了起来：“老爱卿，你何必自寻短见呢？”

正在此时，程咬金与众国公风风火火地跑来了。尉迟宝林、尉迟宝庆边跑边喊：“爹爹！”

李治惟恐这哥儿俩看见父亲死去，一怒之下采取过火的行动，于是，起身跑进宫门，命人关闭宫门，吩咐御林军守住皇宫，千万不能让任何人闯进来。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等跑至近前一看，尉迟恭倒在血泊之中，打王鞭断了，散落在地，不由扑向父亲失声痛哭。程咬金大嘴一咧：“大老黑呀，你死得好苦呀！”

程咬金刚哭了几下，忽然大叫一声：“都别哭了！咱们怎么哭，大老黑也活不了啦！”

只有为他报仇才算对得起他。咱们反了吧！”

这时，猛听有人大喝一声：“住口！休得无理，哪个敢反？”

大家顺声一看，呀，原来是徐懋功。程咬金大叫一声：“好你个牛鼻子，我以为你死在叠州了呢！你怎么才回来呀？”

徐懋功说：“闲话少说，如今鄂国公是不是真的死了，还难以断定，还是先救人要紧。宝林、宝庆，你们兄弟二人快将你父抬回府中，速请大夫医治，说不定还能救活呢！”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一听此言，似乎觉得还有一线希望，急忙将尉迟恭抬起回府。

徐懋功向众人询问事情的原委之后，对程咬金说：“这里就数你年岁大，你怎么沉不住气呢？你们这么闹，不是把事情越闹越大吗？”

程咬金不服气：嘻，你哪知道呀！事情是一步一步逼到这个份儿上的，你说我这么干不对，依你看，应该如何办？”

“此事按薛元帅犯的罪，该斩；但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不当杀。鄂国公打亲王、闹金殿，万岁都没见怪，说明万岁有君臣之情；以后又追打万岁，鞭打宫门，这事闹得就够大的啦！卢国公，你还带头起哄要造反，国法不容呀！”

程咬金被说得哑口无言，众人齐问军师，应当怎么办。

“现在应请万岁重新升殿，谁该请罪谁请罪。我想万岁不会降罪。薛元帅的事，你们不必担心，我去求情。即使万岁不准，我也有办法搭救。你们如认为我说得有理，就退到午门候旨；如认为我说得不对，我就不管了。你们谁愿意造反就反吧！”

大家你瞧我看，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听先生的。”

大家走后，徐懋功在宫门外喊道：“万岁，臣一步来迟，我主受惊了！”

“徐爱卿，你可回来了！朕方才听见你劝他们的那番话了。如不是爱卿及时赶来，良言相劝，程咬金就会带头杀进皇宫。”

“万岁，他们都是忠良之臣。卢国公一时冲动，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万岁不要放在心上。他们是不会造反的，请万岁升殿，臣等在午门候旨。”徐懋功说完，离开宫门。

李治升殿，文武群臣参拜完毕，归班站立。徐懋功见驾，李治任徐懋功为仆射。仆射也就相当于丞相。

为什么徐懋功一回京城，李治就任命他为仆射呢？原来，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安排。

李世民病重之时，下旨调徐懋功为叠州都督。实际上，这是降级使用。李世民这么做是为儿子李治着想。他对李治说：“我将他调出，他若犹豫，就说明他有二心，我就责怪他抗旨不遵，将他处死。他接诏之后，立即前往叠州，可见他忠心无二。我死之后，你可召他回京，任他为仆射，他必定为你效力。”

所以，李世民死后，李治下旨调回徐懋功，当即任他为仆射。原来，徐懋功在接到圣旨的当天也收到了程咬金的信。

他将诸事处理完毕，才赶往京城。

徐懋功谢恩已毕，程咬金上前跪倒见驾：“万岁，臣以为鄂国公死了，一时糊涂，才吵吵要造反。臣有罪，要杀就杀吧。”

“朕赦你无罪。”

程咬金叩头谢恩，起身归班。李治说：“徐爱卿一路辛苦，回府歇息去吧！”

“万岁，法场上绑着的薛仁贵，可杀不得呀！”

李治暗想：为了杀薛仁贵，闹了个天翻地覆。我皇叔一次又一次挨打，鄂国公如今死活不知，把我也折腾苦啦！我岂能容他！便说：“薛仁贵罪大恶极，实难赦免。”

“万岁，依微臣看来，翠花公主未必死在薛仁贵之手，薛仁贵不是那种酒色之徒。”

“爱卿不必多说。薛仁贵罪已查明，朕定要杀他。”

“万岁，微臣府中珍藏一御宝，想请万岁观看。万岁看过之后，再杀薛仁贵也不为迟。”

李治准本。徐懋功下殿，上马回府。不一会儿，回到金殿上，手捧一个黄缎包裹，当众打开，里边是一道圣旨。徐懋功双手捧上：“这是先皇圣旨，请万岁接旨。”

李治一怔，连忙起身离座，接旨之后，归位坐定，仔细观看，半晌无语。

文武大臣全都莫名其妙。

徐懋功说道：“万岁，这道圣旨是先皇亲笔所书。当初，先皇御驾东征时，去城外打猎，不料遇见敌帅盖苏文。先皇被盖苏文追得无路可走，连人带马陷在淤泥河中，正在危急之时，薛仁贵赶来，打跑盖苏文，救下先皇。先皇对微臣说，薛仁贵功高盖世，以后不论犯下多大的罪，也当赦免。微臣说，数年之后，薛仁贵若真是犯下大罪，万岁要是杀他，怎么办？先皇略思片刻，写下这道圣旨：薛仁贵就是犯了天大之罪，见旨免罪。并将圣旨交与微臣，说：‘薛仁贵若是真有那一天，徐爱卿拿出这道圣旨，到时一定赦免他。’”

文武群臣一听，悬着的心落了下来，无不夸赞徐懋功有智慧有远见办事细心。薛仁贵这下可有救啦！

李治沉思片刻，心想：看来薛仁贵杀不成啦！如今要斩杀薛仁贵，就要留下违抗先皇圣旨的坏名声。本来一些文武群臣之心离我就不近，如再违抗父命，其结果定会不堪设想，还是遵照父命了结此事为上策。可是，皇叔会善罢甘休吗？俗话说：若想案子了，还须原告倒。待我将他请上金殿，料

想他看到先皇的圣旨也不会固执己见。这样一来，事情也就了结啦！于是，传旨宣江夏王上殿。

江夏王李道宗不知天子为何宣他上殿。尽管他那被打的身体疼痛难忍，但由于一种急于想知道为何宣他上殿的心情的驱使，他咬牙忍痛很快地上了金殿。

李治向李道宗叙说了先皇圣旨的来由，并让他亲眼观看。

李道宗反复看后，目瞪口呆。他找不出一点破绽来指出这道圣旨是假的。既然是真的，薛仁贵自然也就杀不成了，仇当然也就报不了啦！准确一点儿说，至少现在是报不了仇啦！至于以后，那就得看“事在人为”了……这些思想在他的脑海里盘旋了一番之后，他不露声色地对李治说：“不知万岁何意？”

“皇叔，关于薛仁贵一案，朕意遵先皇圣旨行事，您看如何？”

李道宗领悟了这番话语的含义，免去薛仁贵死罪是确定无疑的了。天子之所以这样说，是给自己一点儿面子，还是知趣一点儿吧！仇，以后还可以报嘛……

“此事万岁定夺，臣听命就是了。不过，臣以为薛仁贵犯下如此大罪，总该有所惩处。”

李治明白这“惩处”二字所包含的内容：“皇叔，请放宽心，朕自有明断。”

“谢主龙恩。”

李治吩咐一声：“将薛仁贵押上金殿。”

不多时，御林军将薛仁贵押上殿来，李治声色俱厉：“薛仁贵，按你犯下的大罪，本当斩首。但，先皇念你东征功高盖世，留下圣旨：见旨免罪。故此，朕免去你死罪。”

“罪臣谢万岁不斩之恩。”

“哇！死罪虽然免去，但必须惩处于你。朕将你的功名一笔勾销，永不再用，下殿去吧！”

薛仁贵叩头：“谢主龙恩。”暗想：太好了！你就是不勾销我的功名，我也要辞官不做。朝中真是伴君如伴虎呀！这正中我意。

李治退殿，文武下朝。

薛仁贵走出午门，众位国公从后边追上来了。大家上前把薛仁贵拦住。

秦怀玉说：“大哥，上我家去吧。”

罗通说：“大哥，先到我家吧。”

程咬金说：“干脆你们和仁贵都到我家吧！”

薛仁贵满脸羞愧，说：“众位国公，我哪儿也不去了，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我必须去探望我的义父。”

这一句话提醒了大家，谁也不再多说了。程咬金说：“对，咱们都去鄂国公府吧。”

鄂国公尉迟恭经过一番急救，性命保住了，只是因为失血过多，身体虚弱得很。

薛仁贵及文武群臣来到鄂国公府，得知这一消息后，都异常高兴。尉迟恭的黑、白二位夫人及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尉迟宝怀，看见了薛仁贵，知道他已免去死罪，也喜出望外。

程咬金一捋胡须，说：“大老黑要是知道他干儿子免去死罪，准保乐得

哗哗淌眼泪。”

虽然不出程咬金所料，尉迟宝林来到病榻前唤醒父亲，一说出此事，尉迟恭立时泪水盈眶，一下子来了精神，让儿子快叫薛仁贵进来。

薛仁贵进屋来到病榻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不孝儿仁贵拜见爹爹……”接着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尉迟恭用颤抖的手抚摸着义子的脸颊、肩膀，过了半天，才想起吩咐尉迟宝林把薛仁贵搀扶起来。

程咬金无论走到哪里，嘴也闲不住。他从自己要造反说起，一直讲到免去死罪薛仁贵来到鄂国公府。

尉迟恭听完之后，对薛仁贵说：“儿呀，这样更好。为父伤好之后，就告老还乡，离开京城。你今夜在此歇息一夜，明天一早就让宝林带人送你出京回乡，速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免得为父提心吊担。”

徐懋功说：“你义父所言极是。你不可在京城久留，免得招来是非。常言说得好：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翠花公主之死定有一天会弄个水落石出，你不必为此忧虑。”

众人又对薛仁贵劝说一番。尉迟恭命长子宝林代父设酒摆宴款待前来的文武群臣，为薛仁贵压惊，并命次子宝庆带人到江夏王府牵回薛仁贵的宝马。

第二天清晨，薛仁贵跨上宝马，在尉迟宝林等人的护送下，离京还乡了。

事过不久，西凉派使臣来到长安，将战表呈送天子李治。

战表的主要内容是：让天子李治献出罗通一家，为西凉元帅苏宝童报杀亲之仇。如若不献罗家，西凉就要兴兵杀进中原。

西凉为什么提出要交出罗通一家呢？原来，苏、罗两家有仇。罗成死在苏林之手，苏林死在罗通之手。苏家的后代苏海苏宝童，手使一口大刀，有万夫不当之勇。如今，他当上西凉的兵马大元帅。西凉王早有夺取中原之心，苏宝童立下报仇之志，二人一拍即合。于是，向大唐打来战表，名为要杀罗通一家为苏家报仇，实际上是要夺取大唐江山。

天子李治看过战表，自然明白西凉的真正企图，勃然大怒，一怒之下要斩来使。徐懋功提醒李治，说：“常言道，两国交锋，不斩来使。”李治才没有杀来使，他怒冲冲地挥笔写了应战回表。

既然应战，就要议定对策。李治传旨，召集文臣武将，共议御敌之策。

谁能挂帅带兵西征呢？说起来，朝中著名的武将也不算少，罗通、秦怀玉、尤霸、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尉迟宝怀等等，这些年富力强的将领，既有征战的经验，又有相当的资历。

李治问：“哪位爱卿愿挂印为帅？”

还没等别人答话，罗通出班言奏：“万岁，微臣愿挂印为帅，带兵西征。”

李治心想：当年，他曾带兵扫北，凯旋还朝。朕正要点名派他，不想他来讨旨，正合朕意。李治面露欣喜之色，点了点头，刚要准本，忽听有人说道：“万岁，臣有本奏。”

李治顺声一看，原来是徐懋功，便说：“徐爱卿请讲。”

“万岁，依微臣之见，罗通不宜挂印为帅。”

“这是为何？”

“万岁，据了解，苏宝童为报杀亲之仇，立志发愤一十二载，精三略，

通六韬，武艺高强，智勇双全，连挫二十四员大将，比武夺魁，西凉王封他为兵马大元帅。两年来，他操练兵马，做下充分的征杀准备，故而才公然提出要我主大唐江山，狂妄地要交出罗家。而罗通几年来一直养尊处优，并无征战准备，如今若挂帅西征，只怕敌不住苏宝童。

依微臣之见，还是另选他人挂帅为好。”

李治仔细品味徐懋功的话语，觉得颇有一番道理，沉思片刻，说道：“徐爱卿，但不知何人能挂印为帅？”

“万岁，依微臣之见，能挂帅西征之人，只有薛仁贵了。”

李治非常佩服徐懋功。徐懋功为大唐江山献出多少锦囊妙计呀！他足智多谋，袖吞乾坤，能掐会算，阴阳有准。可是，为什么这事不早说呢？如果在处治薛仁贵之前，他提出此事，朕哪能把薛仁贵的功名一勾到底，永不再用呢？如今，这事可不好办啦！于是，他用试探的口气问：“徐爱卿，朝中武将如云，难道就没有别人能挂帅吗？”

“没有人。”徐懋功的话语十分肯定，“如果让别人挂帅西征，只怕战不过苏宝童。

那样一来，我中原的黎民百姓，就要受刀兵之苦了，微臣看来，只有薛仁贵挂帅西征，才能与苏宝童匹敌。”

“可是，朕已罢他的官了。”

“万岁，罢了官有何妨，可以再请回来。”

“若去请他，他能来吗？”

“万岁，臣以为薛仁贵乃是为国为民、忠心耿耿的贤臣，知道西凉兴兵要交出罗家，夺取大唐江山，哪能不来呢？”

“何人去请呢？”

“万岁传旨，可以派越国公罗通去请。”

罗通连忙出班分辩：“万岁，英国公把此事看得太容易了。薛仁贵已看破红尘，离京时说，他蒙受冤屈，身败名裂，没脸再见亲朋，再也不做官了。若派微臣去请他，这不是难为微臣吗？”

罗通说这番话的弦外之音是：应当将薛仁贵蒙受冤屈之事弄个水落石出，为他洗冤雪耻，然后请他挂帅西征。

徐懋功聪明过人，一听就听出这“弦外之音”来了。也许他还没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为薛仁贵洗冤雪耻，也许他觉得时机未到，也许他认为如今不应谈及此事……他只是微微一笑：“越国公，你若觉得人单力孤，可以让胡国公秦怀玉与你一同前往。”

秦怀玉心想：好嘛，把我也给捎带上了！他出班说道：“万岁，越国公所言极是。

微臣以为，只有军师出马，才能请来薛仁贵。”

徐懋功未容天子说话，说道：“你们二人是薛仁贵的好友，就不必推辞了，辛苦一趟吧。如若没这个机会，薛仁贵何日才能出头？”

这最后的一句话提醒了罗通与秦怀玉，二人交换了一下目光，异口同声说道：“万岁，微臣愿领旨去请薛仁贵。”

罗通、秦怀玉领旨回府，准备了一番。第二天，带领随从，骑马离开长安奔绛州而去。

路上，罗通与秦怀玉商量如何劝说薛仁贵，才能请他入京。商量来，商量去，总觉得十有八九要白跑一趟。噫，管它结果如何呢，请请看吧！

第九回 二国公初下绛州城 四兄弟再请薛仁贵

罗通、秦怀玉带领随从，一路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止一日。这天到了绛州，一打听便找到薛仁贵府邸。

薛仁贵虽然被罢免了官职，但府邸的威风还在。府门外有守门的家人。家人看见有十来匹战马来到了门前，来者从马上跳下来，把马拴在拴马桩上。家人没有主动询问来者，而是等待来者的询问。

罗通和秦怀玉走上台阶，罗通问道：“请问，这儿是薛元帅府吗？”

家人说：“是。不过如今我们老爷不做官了。请问二位贵姓高名？”

“我是罗通。”

“我是秦怀玉。”

“哦，原来是二位国公爷。不知二位国公爷有何事？”罗通说：“你快进去报信儿，就说我二人奉旨来请薛元帅，请他出府接旨。”

“是。”家人急忙往里跑去。

罗通取出圣旨，做好了宣读的准备。可是，薛仁贵没有出来，出来的是薛家的外总管王茂生。王茂生与三年前大不相同啦！如今已出落成一位呱呱叫的场面人物了。他抱拳施礼说道：“二位国公，我兄弟仁贵说他已经不做官了，所以也就不出来接旨了，请海涵。二位国公，请进府。”

罗通和秦怀玉互相瞅了一眼，那意思是说：怎么样？看这架势，十有八九是白来呀！

王茂生领着二人进府奔向待客厅。另有家人把二人带来的随从让进配厅。

罗通和秦怀玉一进待客厅，薛仁贵忙迎上前来笑着拱手说道：“二位贤弟，恕愚兄未能出门远迎。”

罗通亮出圣旨，双手一举，说：“圣旨到，大哥接旨吧。”

薛仁贵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他不但没有接旨，反倒坐下了。他坐得稳如泰山，一动不动，并且一言不发。罗通无奈，只好把圣旨放在桌上。二人给薛仁贵施礼。薛仁贵连忙起身扶起二人，赔笑说道：“二位贤弟，京都一别，十分想念。愚兄蒙冤，多蒙你们相救，此恩愚兄没齿不忘。”他吩咐家人看座，献茶。

秦怀玉说：“大哥，我二人先去拜望嫂嫂，回来再喝茶吧。”

“也好。”薛仁贵带领二人到后宅，见了柳迎春。引见之后，柳迎春忙叫丫环看座，寒暄一番之后，问道：“二位贤弟，你们不在京城陪王伴驾，来到绛州为了何事？”

二人把西凉下战表，奉旨请薛仁贵入朝挂帅带兵西征之事简要说了一下。柳迎春听完，哼了一声，柳眉立了起来，杏眼瞪得滴溜圆，问道：“二位贤弟，你大哥去吗？”

这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还没和大哥说呢。”罗通答道。

“你们既然对嫂嫂讲了，我看就不必和你大哥再说了。嫂嫂对二位贤弟

直言相告，你大哥不想再做官了，就是他想去，嫂嫂我也不答应。你大哥没死在京城就算万幸……”说到这里，泪水涌出眼眶，吧嗒吧嗒地滴落下来。

薛仁贵的眼圈儿也红了。罗通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儿，叹了一口气，说：“嫂嫂，你别再往下说了。”

“大哥，我们到前厅去吧。”秦怀玉一见势头不妙，忙说。

罗通和秦怀玉告辞了柳迎春，同薛仁贵回到待客厅落座。薛仁贵吩咐准备酒宴，然后问道：“二位贤弟，不知我义父贵体如何？”

秦怀玉叹了一口气：“命总算保住了，可是，显得有点儿痴呆。他老人家已命宝林代他上书，提出告老还乡，天子准本了。”

薛仁贵心如刀绞，泪水簌簌而下，“嗐，义父若不是为了我，哪能落到这般地步？”

罗通与秦怀玉忙又劝解一番。不多时，酒宴摆好，薛仁贵叫人请来两位总管王茂生和梁好友一同吃酒，把二人引见给罗通、秦怀玉。吃酒中间，薛仁贵谈起自己从军之前的贫苦生活，又说：“投军之后，妻子柳迎春和顾妈妈缺吃少穿，多亏了大哥王茂生和兄弟梁好友周济，不然，妻子儿女和顾妈妈早就冻死饿死了。”

王茂生、梁好友不好意思了，说：“嗐，还说这些干什么！”

“二位好友，你们的恩德犹如天高地厚，我永远忘不了呀！我还要说在长安遭到诬陷时，如不是英国公、卢国公、义父和怀玉、罗通等众位贤弟千方百计为我求情，慢说我一个薛仁贵，就是十个薛仁贵也早死啦！这些事，我终生不忘啊！”

秦怀玉、罗通齐说：“大哥，你醉了吧！”

薛仁贵笑了一笑，那笑容里带着几分凄苦：“二位贤弟，我喝酒从来没醉过，就在老贼李道宗家里醉了一次，定是他用蒙汗药把我给迷昏的。”

“大哥，过去的事咱不提了吧。”

“好，大哥不提了。方才，二位贤弟在后宅和你嫂嫂说了几句，你们的来意我也明白了八九。西凉兴兵，天子让你二人请我入朝挂帅西征，是这么回事吧？”

“正是。”

“二位贤弟，你嫂嫂不是讲了吗？就是为兄想去，她也不答应。再说，愚兄也不会去。你们回去后对天子讲，我已身败名裂，无颜再进京城，更无颜挂帅统兵了，还是另请高明吧！”

二人听着这些话，还未气馁。用完酒饭之后，又耐心劝薛仁贵入朝。薛仁贵说：“实在对不起二位贤弟，愚兄实在不能入朝。”

王茂生说得更不客气：“你二人愿意住几天，我们就陪着在绛州玩几天；不住，你们就请回吧。别再劝仁贵入朝做官了。”

梁好友接着说：“你们和我大哥既是好友，就别害他了，饶了他吧！”

秦怀玉眼望薛仁贵：“大哥，你听我再细说说。其实，我二人本不愿意来，英国公动本让万岁传旨命我二人前来。他说：‘如若没有这个机会，薛仁贵何日才能出头？’我二人觉得言之有理，才领旨前来。西凉下战表，要我大唐献出罗家。你大概知道，苏、罗两家仇深似海。当年，苏林将我罗成叔父引至周西坡，一声令下，用乱箭射死我罗叔。”

后来，罗通贤弟扫北时杀了苏林，可是，苏凤却逃跑了。苏凤逃到西凉，立志报仇。如今苏家之后苏海苏宝童当上了西凉兵马大元帅，下来战表

指名道姓要我大唐献出罗通贤弟一家，不然，就以刀兵相见。实际上，西凉以此为借口，意欲夺取大唐江山。罗通贤弟在金殿上讨旨，要挂帅西征，英国公动本说，别人挂帅都敌不住苏宝童，惟有薛仁贵才能与之匹敌。我二人奉旨来请大哥，一是为了保江山，让大哥以后和我们同殿为臣；二来求大哥拿苏宝童，为罗家报仇。大哥千不看万不看，看在罗通贤弟的面上，跟我们入京，挂印为帅，带兵西征吧！我也知道大哥一肚子冤屈，待得胜回朝，我们大家一定帮助大哥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洗冤雪耻。”

秦怀玉说完，罗通又接着劝，可无论怎么说，怎么劝，薛仁贵就是不答应。他说：“我已无脸进京入朝了。记得我负屈含冤被罢掉官职去拜见义父时，义父让我火速离京。

为什么呢？就是怕我再遭横祸。我若入朝，义父也不会答应。二位贤弟，莫怪大哥不讲人情。你二人骂大哥吧，怎么骂都行，如果非叫大哥去不可，大哥只好拔剑自刎，死在二位贤弟的面前了。”

话已经说死了，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罗通和秦怀玉当然知趣，也就不再劝薛仁贵了。

秦怀玉尴尬地微微一笑：“大哥实在不想还朝，也就算了。千万要保重身体。我二人多有冒犯，大哥莫怪。我二人告辞，就不见嫂嫂了。”说完，罗通带好圣旨，二人告辞出府。

薛仁贵和二位管家将罗通、秦怀玉送出府门。随从们已吃得酒足饭饱，并喂好了马。

罗通、秦怀玉在马上抱拳作别：

“大哥请回吧！”

“二位贤弟一路平安！”

闲言少叙。罗通、秦怀玉带领随从返回京城长安，各自回府。

第二天早朝，李治升殿，文武群臣参驾已毕，文东武西，归班站立。黄门官来说：“越国公罗通、胡国公秦怀玉还朝，求见万岁。”

李治急欲知道是否请来薛仁贵，连忙说道：“宣二位爱卿上殿。”

罗通、秦怀玉上殿参驾，李治问道：“二位爱卿，请来薛爱卿了吗？”

罗通奏道：“万岁，薛仁贵满腹委屈，言说他没脸面再见到义父与亲友，更没脸面挂帅统兵，不愿入朝。臣二人再三相劝，仍无济于事。他说，如若定让他进京，他就拔剑自刎。

臣二人无奈才返回京城，请万岁宽恕微臣无能。”

李治听罢，愁容满面，唉声叹气，文武群臣默默无语。李治瞅了一眼徐懋功，说道：“徐爱卿！”

“臣在。”

“你看，何人挂帅呀？”

“万岁，依臣之见，还得请薛仁贵挂帅。”

“可他不肯入朝呀，这如何是好？”

“万岁不必为难，薛仁贵不来，那是因为罗通与秦怀玉二人并未真心去请。万岁可传旨，再派二人去请薛仁贵。如果请来，论功行赏；请不来，严惩不贷。”

罗通、秦怀玉大吃一惊，暗想：你怎么给皇上出这个馊主意呀？这不是跟我们过不去吗！

罗通忙奏：“万岁，臣二人确实出于真心去请薛仁贵，可是，他说什么

也不来。如果再叫臣二人去请，定然是徒劳往返。”

徐懋功笑容可掬，慢声慢语地说道：“万岁，此次去请薛仁贵，可再派二人前去。”

薛仁贵提出无脸再见义父，那就派他义父的两个儿子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同罗通、秦怀玉一同去请。他们多说好话，会把薛仁贵请出来的。”

李治十分相信徐懋功，叫道：“尉迟宝林、尉迟宝庆。”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出班答道：“微臣在。”

“朕命你二人与罗通、秦怀玉一同去请薛仁贵。”

“遵旨。”

罗通、秦怀玉无可奈何，只好同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前往。第二天，四人带着随从，骑马离开长安直奔绛州，二请薛仁贵。

他们带领随从日夜兼程，风风火火地进了绛州城，来到薛仁贵府邸门前一看，啊！

顿时目瞪口呆。只见府门外扎着白彩，贴着白对儿，出出进进的家人全都头戴白，身穿孝。四人呆怔片刻，急忙跳下马，随从接过缰绳，前去拴马。秦怀玉看着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庆，说：“这么大的丧事，是谁死啦？”

尉迟宝林说：“不管是谁死了，反正绝不会是薛大哥！”

“但愿如此。”

四个人说着奔府门而去，猛然间，只见从里边走出一人，细一瞅，正是周青。周青头上戴孝帽，身穿孝袍，腰系白麻绳。他一看见罗通和秦怀玉，两眼一瞪，劈头就问：“你们怎么又来啦？”

罗通没曾想周青会说出这种噎人的话来，愣怔片刻，说道：“周青贤弟，我们也不愿意来，可不来不行呀！你看，宝林、宝庆也跟我们二人来了。”

周青看见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也没因此而改变态度：

“好，你们来得好哇！”

秦怀玉嗅出话语中不甚友好的气味儿，直截了当地说：“周青贤弟，你这话中有话呀！看来，你对我们大为不满。我们来请仁贵大哥并无丝毫恶意，完全是一片好心呀！”

“好心，好心，太好啦！你们去请吧，上阴曹地府去请吧！恐怕阎王爷不能放他回来啦！”周青喊叫着，一咧大嘴，放声痛哭。

秦怀玉等四人并不相信这是事实，而以为这是周青说的气话。

尉迟宝林急忙问道：“周青贤弟，听你这话，薛大哥莫非死了？”

大概周青觉察到自己刚才过于激动，言语粗鲁了一些，悔不该那样对待这四位兄长，于是改变了态度，他点了点头，用低沉的语气说：“死了。”

罗通、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了这一噩耗，犹如重棒击头，几乎要晕倒。

幸亏身边的随从及时地扶住了他们。

稍过片刻，四个人缓醒过来，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秦怀玉边哭边问：“周青贤弟，大哥得的什么病呀？死得怎么这么突然呢？”

周青哭丧着脸，说了起来：“嗐，倒霉就倒在你们俩身上了。你们俩来请大哥，大哥没去。你们走后，大哥坐立不安，茶不思，饭不想。嫂嫂派人把我们这些兄弟找来，让我们劝劝大哥。大哥跟我们边哭边说，他在朝中被李道宗陷害，虽然保住了性命，可身上背了口大黑锅；干爹为了救他，已成

废人，他没脸再见亲朋。他还说，没想到西凉兴兵谋反，你们来请他，他本应随你们进京，可一想到昏君与李道宗，又怕再遭陷害，还是不去为妙，所以就沒去。我们怎么劝也不顶用，他总说对不起你们俩，整天唉声叹气。前天，一股急火攻心，没容调治就去世了。噫，说起来，大哥一家太惨了。儿子丁山被大哥一箭误伤，还叫老虎叼走。大哥一死，撇下嫂嫂和侄女，谁来支撑门户呀？嫂嫂哭得死去活来，几次想寻短见，被人发现救下。她哪还有心操办丧事呀？就得我们这些兄弟来张罗。我们哥儿几个唠起大哥去世这事儿，都说：你们俩若不来请大哥，大哥也不会死。所以，我才说，大哥倒霉就倒霉在你们俩身上了……”

罗通与秦怀玉越哭越痛心，真是肝胆欲裂呀！秦怀玉大哭大叫：“哎呀，仁贵大哥，我们俩把你害啦！”他哭得伤心，不由自主地甩头往墙上撞去。

周青一把抓住他，怒冲冲喝道：“喂，我说秦怀玉，你这是跟谁过不去呀？大哥死了，我们操办丧事就够费心的了，你干什么也要凑这个热闹？京城长安地面也大，人也多，你要撞头，回那儿去撞不行吗？干什么非在这儿撞呀？”

这几句话说得秦怀玉羞愧难当，转身要马上返回长安。罗通拉住他说：“咱们和大哥相好一场，怎么也得进府参灵吊孝哇！咱们吊完孝商议一下再走不迟。”

这话提醒了秦怀玉，四个人跟随周青进府，要为薛仁贵参灵吊孝。

府内天井院中，吹的吹，敲的敲，和尚、道士正在念经。常言道：一人说唱众人听，众人说唱乱哄哄。这话一点儿不假。和尚、道士嗓门儿都提得很高，可究竟念的是什么、唱的是什么，一个字也听不出来。

罗通、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一看见灵棚，不由紧跑几步，跪倒在灵前，号啕大哭。

他们四人正在大哭之时，突然，李庆洪、李庆先、姜兴本、姜兴霸、王新溪、薛显图、周文、周武、王新贺等几位总兵闯了进来，上前揪住秦怀玉和罗通，有的抽刀，有的亮剑，一阵叫喊：“正想找你们俩算帐，你们俩却送上门来啦！”

“杀了他俩，给大哥祭灵！”

“对，杀了祭灵！”

罗通和秦怀玉大为惊愕，没想到这些昔日的好友，今日竟然反目，欲以刀剑相见，感到十分伤心。二人也不还手，秦怀玉叫道：“杀吧，我们愿意去阴曹地府找薛大哥做伴！”

守在灵旁的柳迎春急忙上前分开众人喝道：“不得无礼！”

哪一个敢碰一碰二位贤弟，嫂嫂和你们以死相拼！”

几位总兵立时松开手，刀剑入鞘，悻悻离开了灵棚。柳迎春转过脸来，向四人赔礼：“他们太鲁莽了，四位贤弟受惊了。恕他们无知，要怪就怪嫂子我吧！”

罗通抢先说道：“此事不怨众位兄弟，只怪我二人不该来请大哥。我二人若是不来，大哥也不会忧虑过度，暴病身亡。”

众兄弟就是杀了我二人，我二人也死而无怨！”

“噫，事到如今，就别提怨谁了。”柳迎春长叹了一口气说，“生死乃命中注定。人都是生有处，死有地。我看仁贵是没福气呀！他小时丧失父母，受尽饥寒之苦；投军后，血战疆场，出生入死，被张士贵害得多年不见天日。

后来，当上了兵马大元帅，不想又被李道宗陷害。虽然没死，可也被扒了一层皮，真够惨的啦！他被罢官之后，回到绛州，说起来，我们全家都挺高兴。可是，刚吃上几天太平饭，不想就得病死去。临死之前，他总自言自语地念叨：‘我对不起秦怀玉和罗通二位贤弟呀！’我见他少气无力，命在垂危，才把众总兵请来。仁贵总是念叨那句话，别的什么也没讲，就含泪死去了。几位总兵哭得肝肠欲断，问我：‘大哥为什么总念叨那句话？’那时我把西凉造反，二位贤弟来请他的事说了出来。所以，他们见了你们二位，一气之下，差一点儿伤害了你们。

这错都错在嫂嫂身上，你们千万别往心里去。”

周青、王茂生、梁好友也赶来相劝一番，然后把四人让到前厅。柳迎春叫人准备酒宴，四人连忙推辞。秦怀玉说：

“嫂嫂，我们不饿，您准备给大哥哪天出殡？”

“瞎，按理说应多放些天，可是，我们母女与十位贤弟出来进去看着棺材特别伤心，因此商议了一下，打算再过几天就把灵柩运回大王庄安葬。”

罗通、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四个人商量了一下，尉迟宝林说：“嫂嫂，能不能等我们几天，我们弟兄回朝面君，请求万岁传旨，给我大哥金顶玉葬，死后追封。”

“多谢各位兄弟的好意，不必了。他是一个被罢官的，万岁是不会准本的。再说，人已经死了，金顶玉葬追封都没用了。”

“不，嫂嫂，一定要等我们回来再出殡。我弟兄尽力而为，即使办不到，我们也要返回来，将大哥的棺椁送回大王庄。”

柳迎春感到不好再推辞，只好点头答应。四个人马上要动身离去，柳迎春说：“你们吃完饭再走不迟。”

四个人说：“嫂嫂，我们实在吃不下去，马上动身！”

柳迎春、王茂生、梁好友、薛金莲、周青等将四人送到府门外。四个人马上带领随从，扬鞭而去。他们心急如火，恨不得肋生双翅飞回长安城。

一天晚上，他们到了京城，各自回府。第二天早晨，上殿面君交旨。李治和文武群臣一看这四位个个愁眉苦脸，就知道没请来薛仁贵。李治问道：“四位爱卿，你们去绛州请没请来薛仁贵？”

四位急忙奏道：“万岁，薛仁贵去世了。”

这句话一出口可非同寻常，殿上君臣立时呆呆发愣，好象连喘气也停了似的，一点声息也没有。片刻过后，李治强抖精神问道：“他怎么死的呀？”

罗通把二请薛仁贵的经过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尉迟宝林接着奏本，请求天子赐恩，追封薛仁贵并金顶玉葬。

李治听完，心里琢磨：徐懋功说，西征非得薛仁贵挂帅不可。可是，薛仁贵已死，这如何是好呢？

文武群臣听完之后，除了徐懋功和程咬金之外，不是眼噙泪水，就是泪水落地，都哭了。

徐懋功听到噩耗先是一愣，稍过片刻，便神态自若，若无其事。

程咬金年岁已大，平时不上朝，昨晚听他孙子说，秦怀玉等人回来了，今天特意上朝来听听请没请来薛仁贵。他听到薛仁贵去世的消息，心里琢磨：仁贵是个血性硬汉子，蒙受一身冤屈，他若是带着冤屈而死，死都不能瞑目。再说，他疾恶如仇，忧虑的是能不能早一点儿洗冤雪耻；他并没有对不起罗通和秦怀玉的地方，怎么会因他俩而忧虑过度呢？即使他得了重病，临死前

也只会大骂李道宗，绝不会说他对不起罗通、秦怀玉。

我太了解薛仁贵了，这里面肯定有假，薛仁贵不可能死！

程咬金做出了这样的推断，所以不但没哭，反而发出一阵笑声。

文武百官听到这笑声都愣怔了，尉迟宝林气愤不过，问道：“卢国公，您与薛仁贵有仇？”

“没有仇。”

“有恨？”

“没有恨。”

“一无仇，二无恨，薛仁贵去世了，您为何发笑呢？”

“薛仁贵真死了吗？我说他没死。若是真死了，我哭的比你们还会厉害，因为他曾救过我的命。我笑你们四个以假当真了，你们不是白伤心吗？”

“您怎么知道薛仁贵没有死呢？”

“此乃天机，天机不可泄露也。”程咬金得意地摇头晃脑地说。

李治与文武群臣被程咬金的一席话搅得也弄不清真假了。李治把脸转向徐懋功：“徐爱卿，你看……”

徐懋功微微一笑：“万岁，既然卢国公说薛仁贵没死，依微臣之见，就让卢国公带领罗通、秦怀玉等四人辛苦一趟，去请薛仁贵也就是了。”

天子李治把脸转向程咬金：“老爱卿，有劳你带领四位国公辛苦一趟了。”

程咬金心想：这徐懋功比猴儿还精！他不哭、不笑、不急、不躁，分明知道薛仁贵诈死瞒名，不想出山，但又不说破此事。我却沉不住气，心直口快，把这事先抖搂出来了，结果呢，我偌大的年纪还得带他们四人跑一趟绛州。常言道：出头的椽子先烂。嗨，事到如今，去就去吧！料想仁贵绝不肯轻易出山，必定要提出昭雪他那件冤枉事，所以，我还得给自己找条退身之路啊……想到这儿，出班奏道：“万岁，微臣为我主江山可以去请薛仁贵。微臣猜想薛仁贵十有八九没有死。可是，如若他确实死了，那时，请万岁莫要怪罪微臣。”

“老爱卿，薛仁贵如若真的去世了，那是天意，朕绝不怪罪于你。”

“万岁，薛仁贵如若没死，想把他请出来，只怕也是势比登天还难呀！微臣真若是将他请出来，不知万岁对微臣有何打算……”

“这个……”李治猜不出程咬金这个“打算”二字的含义，口里自言自语地说着，眼睛却转向徐懋功。

徐懋功看到天子那询问的目光，立即说道：“万岁，请薛仁贵乃是关系我主江山之大事，请了两趟均未请来，卢国公如若能够办成此事，实乃大功一件！卢国公之意，说得明白一点儿，就是这一趟不能白跑，万岁得对他加以封赏。依微臣之见，卢国公是个心直口快之人，万岁可问一问，他是想要功名呀，还是想要利禄，或是想要什么条件。”

李治说道：“程爱卿不必客气，你是想要功名呀，还是想要利禄？”

“万岁，微臣一不要功名，二不要利禄。”

“老爱卿，那你的意思是……”

“万岁，微臣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可是，微臣不是圣贤，哪能不犯过错呢？所以，微臣只求待犯下罪过之时，万岁赦免微臣无罪。”

徐懋功说：“万岁，微臣以为，卢国公真要请来薛仁贵，这一请求并不过分。”

李治暗想：可也是。他若真把薛仁贵请出来，也是一大功劳。即使他以后有什么罪过，我赦他无罪，这不也就等于将功补过了吗？想到此处，说道：“老爱卿若真将薛仁贵请出来挂帅西征，以后你若犯下罪过，朕赦你无罪。”

“谢主龙恩。”

这时，徐懋功笑道：“万岁，依微臣之见，可传两道圣旨：一道圣旨，赐薛仁贵金顶玉葬；关于追封一事，待卢国公等还朝之后再定。另一道圣旨，如薛仁贵真没死，请他入朝，带兵西征。”

李治准奏，写完圣旨，交与程咬金。

散朝下了金殿，程咬金摆出一副长辈的派头，吩咐罗通等人：“喂，你们四个小子听着，明天巳时到我府上聚齐，起程去绛州。”

程咬金吩咐完之后，紧走几步，把徐懋功拉到一旁，说道：“三哥，你能掐会算，你给我算一算，薛仁贵是死还是没死？如果真死了，我就不必再去折腾啦！”

“哎呀，你已经领了圣旨，怎么又犹豫啦？路已经铺好了，你就去吧！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你有随机应变之能，你有装傻充愣之才，你能琢磨出别人都不敢琢磨的损招儿，别看薛仁贵领兵征战呱呱叫，可他斗不过你！”

“那是自然了。只要他不死，钻进老鼠洞，我也要把他掏出来。”

“祝四弟成功。”

“借三哥吉言。”

程咬金回到府中，想得开，吃饱喝足，一觉睡到大天亮。他用过早膳，儿子程铁牛为他准备好应用之物，有人鞣好战马——大肚子蝮蝮红。他带着八个从人出府。

此时，罗通、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一同刚好来到程府门前，程咬金咧开大嘴一笑：“怎么样？我老程一算就知道你们几个这工夫到。咱们爷儿们走吧！”

第十回 程咬金二下绛州城 卢国公三请薛仁贵

程咬金带领四人及随从离开长安城奔绛州而去。这一日，又来到绛州。

三年之前，程咬金曾到此监修薛仁贵及十家总兵的府邸。如今，算是第二次来绛州了。

来到薛仁贵的府门前，程咬金抬头一看，府门扎白彩，贴白对儿，进出的家人都穿着孝服。秦怀玉说：“四叔，看来我薛大嫂在等我们。”

程咬金也不瞅秦怀玉，两眼仍在四下捫摸，好像在寻找什么似的，随口答道：“等我们，我们不是来了吗！”

“四叔，这回就看您的了。如果我薛大哥能活，您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好，你们听我的没错！”

大家下了马，程咬金冲府门大叫一声：“来人哪！”

这时，王茂生从里边走出来：“哟，老国公，您老偌大年纪怎么也来

啦？”

“是呀，我若不来，薛仁贵能活吗？”

王茂生一怔：“老国公，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别多问了。我知道你跟仁贵有交情，你又是薛家的恩人，仁贵死没死，难道你不清楚？告诉你，我是奉旨来三请薛仁贵的。”

“老国公，仁贵早已死了，难道四位国公回朝没说吗？他们上次临走时再三嘱咐，说等他们返回来再埋葬薛仁贵。我们一直在等着，不想老国公一来竟说仁贵没死，实在出人意料。是谁对您说仁贵没死？”

“谁也没说，是我自己琢磨的。”

“老国公可真会琢磨呀！可惜您琢磨错了。”

“没错。错了管换！”

“老国公，这可不是买东西，错了还管换。我们这死丧在地的，您别再开玩笑啦！”

“我兄弟死没死，我还不知道吗？”

“对喽，你当然知道了。不过，你不说实话，对吗？我老程不把薛仁贵请出来，不回长安。”说到这儿，扭头亮开大嗓门儿喊了一声，“怀玉，你们四人跟我进府！”

王茂生急忙拦阻：“老国公，您先等一下，我给夫人先送个信儿，请她出来接您。”

“都是自己人，用不着送信儿。”说着就带领众人进了府。

王茂生打算把他们让进前厅，程咬金说：“先去灵棚吊孝吧！”

王茂生说：“老国公，您是长辈，怎么能让您吊孝？”

“不吊孝，我去哭灵。”

“那我带众位去灵棚吧。”

早有人报与柳迎春，柳迎春忙带着薛金莲来迎接程咬金，深施一礼，说：“不知老国公来到，未能远迎，请老国公莫怪。”“不怪，不怪。”程咬金比比划划地说，“金莲孙女，你身穿重孝，这不是咒你爹快死吗？侄媳迎春头戴三尺白绫，你这不是恨丈夫还活着吗？你们母女这样做，对不起薛元帅呀！”

薛金莲说：“老爷爷，我父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他老人家去世，我不当穿重孝吗？”

柳迎春说：“我们夫妻之情重如泰山，为他的死，我头戴三尺白绫，乃理所应当。”

秦怀玉、罗通等人觉得程咬金话语出口太刺耳，连忙转移话题，说：“咱们进灵棚吧！”

程咬金带着几分不快说：“你们少打岔，我还有不明之事没问呢！”

柳迎春瞟了程咬金一眼，接过话茬儿说：“老国公，请到前厅再叙吧。”

“不，就在这儿说。”

“不知您老还想问什么？”

“仁贵得的是什么病呀？”

“忧虑过度，气火攻心。”

“请哪位大夫治的病呀？”

“没来得及请大夫，便突然死去。”

“侄媳呀，我看仁贵他没死。你们是不想让他做官了，打算吃碗太平饭，

过个太平日子，对吗？”

“不，老国公，您老可说错了。我丈夫如果不死，我哪能诅咒他呢？”

程咬金好象没有听到对方说话似的，依旧按照自己的看法往下说：“你让他出来吧。”

我们这些人奉旨三请仁贵，也够意思啦！怀玉、罗通、宝林、宝庆来回折腾，我老程偌大年纪这次又亲自来请，你还要瞒着我，不让他露面儿，这可就是你的不对啦！仁贵的委屈人所共知，你让他出来，咱们可以好好商量。比方说，一要报仇雪恨，二要官复原职，或者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老程一定尽力而为。人得一名，誉满天下；人得一命，轻如鸿毛。能叫名在命不在，不叫命在名誉坏。侄媳，你说对吗？”

柳迎春早就听得不耐烦了，她也不回答他的问话，直截了当地说：“老国公，我的丈夫如若没死，我们也绝不能说他死。您说这些话，好象是我们欺天子、瞒亲友似的。”

若是那样，我们成了什么人啦！”

秦怀玉等人觉得程咬金的话让人听了很不顺耳，秦怀玉忙拦阻说：“四叔，您不是要哭灵吗？怎么又说出这些我嫂子不爱听的话了呢？”

柳迎春长叹了一口气：“嗐，四位贤弟，嫂嫂若不是等你们，早就把你大哥的灵柩送回大王庄埋葬了。谁知道你们把老国公搬来，尽说些没影的事儿，真叫人心里难受……”说着抽抽搭搭地哭泣起来。

“嫂子不必伤心，我们已请来万岁的圣旨，给大哥金顶玉葬。老国公总是好开玩笑，嫂嫂，您别往心里去。”罗通连忙劝慰。

“贤弟，开玩笑也得看什么时候呀！”

程咬金依然满不在乎，笑呵呵地说：“帅夫人，你别生气！”

“老国公，仁贵活着时就被罢官了，他早已是平民百姓了，您别再叫我帅夫人了。”

“哎呀，别看万岁罢了仁贵的官，可我们朝里这些文武官员一直都拿仁贵当元帅看。”

既然你不愿叫你帅夫人，那好说，我不叫了。等仁贵活了，官复原职，那时我再称你为帅夫人，好吗？”

程咬金的这一番话，真让人哭笑不得。

秦怀玉忙又转移话题：“四叔，别说了，哭灵去吧！”

“行。我知道你们都不愿意听我说，我不说了，等见了仁贵再说吧！”

众人一听这个气呀，对他实在没办法！

大家来到灵棚，僧人、道士的念经声、器乐吹打声与哭叫声混杂一起。柳迎春与女儿金莲放声痛哭，秦怀玉、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也情不自禁地哭个不停。周青等十位总兵也都来到灵前陪哭。

程咬金神色自若，他觉得僧人、道士的念经声与器乐吹打声不顺耳，转身面对僧人、道士，放开嗓门儿大喊了一声：

“别念啦！”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喊叫，使僧人、道士大吃一惊。他们不念经了，也不吹奏击打乐器了。不仅如此，正在痛哭的人们不知出了什么事，也止住了哭声。所有的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程咬金身上。

程咬金指手划脚地对僧人、道士说道：“你们念的是什么经？我听明白了：蹦蹦嚓，蹦蹦嚓，今天来吃你，明日去吃他，后天不知吃谁家。你们这

是念经吗？这是念吃！别胡闹啦！”

是僧人、道士在胡闹，还是程咬金在胡闹，柳迎春等人自然认为是后者，因此脸上都挂着不满的神色。秦怀玉等四人觉得很难堪，罗通露出埋怨的语气：“四叔，您想干什么？”

“别管我！”程咬金说完，迈步走到棺材前，伸手在棺材帮上拍了几下。拍过之后，程咬金一怔，心里说：坏啦，莫非仁贵死了？

程咬金为什么突然产生这一念头呢？他原以为棺材是空的，一拍才知道是实的，里面有尸体。

他如何知道的呢？一拍棺材，如果里边没有尸体，就会象敲鼓一样，发出咚咚的响声；如果里边有尸体，发出的声音是叭叭的。

程咬金拍过棺材之后，两眼发直。突然大叫一声：“仁贵，没想到你真死了！”接着，放声大哭。

刚哭了几声，就不哭了，他自言自语地说：“没死！没死！”然后，冲着棺材突然大叫起来，“仁贵，出来吧！我老程来啦！”

你别装蒜啦！出来吧！”

他这么一闹，跟他来的这四位又气又急，秦怀玉气急败坏地说：“人已经死了，还能复生吗？别再叫啦！快和我嫂嫂商议一下，给我大哥办丧事吧！您这么一折腾，不怕人家笑话吗？”

程咬金没有答话，他在琢磨心事。琢磨什么呢？莫非我猜错了？难道牛鼻子徐懋功也没算对？若真是这样，这不白跑一趟吗？

他偷眼看了一下柳迎春，又偷眼看了一下薛金莲。从她母女二人的脸上，什么破绽也没看出来。他又围着棺材转了几圈儿也没发现什么破绽。随后，手扶棺材又哭了起来。

他这样反复无常的折腾，实在令人琢磨不透。秦怀玉等人见他哭得十分伤心，怕他偌大年纪急出个好歹来，劝了半天，才把他劝到前厅。

柳迎春和众总兵也跟着进了前厅，相劝程咬金，程咬金才止住哭声，擦干眼泪。有人端上茶水和点心，用过之后，柳迎春又吩咐摆上酒席。大家吃过之后，共同商议殡葬事宜。

柳迎春说：“如不是怀玉等四位贤弟叫我们等几天，我们也早把灵柩运走了。”

程咬金说：“现在也不算晚。正好圣旨下来了，赐仁贵金顶玉葬。”

柳迎春提出把棺材运回大王庄埋葬，程咬金说：“既然仁贵真死了，那就埋葬在大王庄，让他入土为安吧！”

商议已定，立即派人去大王庄准备一切。

一切准备就绪，这一天起灵出殡。男女老少，一片哭声。看热闹的百姓人山人海。

这殡葬的规模之宏大、声势之隆重，大概仅次于皇亲国戚了。送殡的队伍犹如长龙一样，浩浩荡荡出了绛州城，奔往龙门县大王庄。

程咬金活了这么大年纪，在人生的历程上经过多少坎坷，遭受了多少罪，闯过了多少险关呀？他几乎没有像这次请薛仁贵这样犯愁。在出殡的路上，他愁眉不展，前思后想，心如油煎。他的脑子里有两个问号：一个是薛仁贵还活着？一个是薛仁贵死了？反复琢磨，哪个问号也去不掉。他暗地里探听周青、李庆洪等人，但什么也没套出来。

到了大王庄，全庄的百姓，不论和薛仁贵沾不沾亲，全都穿白戴孝，

出来迎灵。有哭有跳，有喊有叫，有吹有打，有念有敲……

一切完毕，棺材要下葬了，薛金莲号啕大哭，拼死拼活不让下葬，口里叫着：“我那屈死的爹爹呀，女儿我再也见不到您啦，爹爹撇下我们母女，我们怎么活呀！”

秦怀玉、罗通等人见此情景，如刀剜心，泪如雨下。程咬金神色悲伤，可两眼犹如闪电，在扫视柳迎春和十位总兵等人脸上的表情，想从他们的脸上搜寻可疑之处，进而顺蔓摸瓜。然而，事实令他失望。从他们脸上，没发现任何可疑之点，更说不上可疑之处了。

棺材入葬，坟头堆起来了。坟前、坟后、坟左、坟右，穿白戴孝的人不计其数，大家正向死者告别。

程咬金的目光一直在盯着柳迎春。此时，柳迎春和十家总兵在说什么。工夫不大，柳迎春过来对程咬金、秦怀玉等人说：“老国公，众位贤弟，这些天你们太辛苦了，尤其是老国公，偌大年纪，还由绛州跟到大王庄，我们心里真是过意不去。是不是让周青贤弟陪你们先回绛州，在绛州休息几日，再返长安。我们留在这儿把后事料理一下，过几天再走。”

薛金莲上前拜谢了大家，说：“老爷爷和叔父们，回朝金殿见驾，就说我们母女永远难忘圣恩，将来金莲武艺学成，一定为国效力。”

程咬金一看秦怀玉等四人，个个耷拉脑袋，一点儿精神也没了，就说：“你们四个听见了吗？人家打算叫咱们先回绛州，咱们怎么办？”

四人抬起头望着程咬金：“我们听您老的。”

“听我的，那好。来呀，命人在薛仁贵的坟后搭一座席棚！”

大家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程咬金要干什么。秦怀玉问道：“四叔，您想干什么？”

“我和仁贵不错，他活着的时候可以说我们亲如父子；现在他含冤而死，满肚子的委屈也没对我说。我听说人要是含冤死去，冤魂不散，有时还可能显灵。我呀，先不走了，叫人搭好席棚，我守他一百天，听听他的冤屈，也算对得起他。”

罗通一怔：“四伯父，您守一百天，我们怎么办？万岁还在等我们回朝交旨呢！我们晚回去个十天八天，还情有可原。”

要是一百天，日子太长啦！”

柳迎春紧接着说：“老国公，这可不行。从古至今，守孝的都是孝子贤孙，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老守孝哇！”

程咬金一听这话，心中暗想：好你个柳迎春，你这不是骂我吗？便说：“我要搭席棚守坟，守坟等于看坟，打算夜深人静时见见冤魂。你怎么把我比仁贵的孝子贤孙呢？”

这真是越描越黑，众人全都哭笑不得。

薛金莲十分聪明，连忙说：“老爷爷，就是您不吩咐搭席棚，我也要 and 母亲商议搭个席棚。我父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守坟三年，以表孝心。”

程咬金说：“这可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守坟多多不便。”

柳迎春接着说：“她和我说了多少次，看来不叫她守坟是不行的，我也知道一个女孩儿有诸多不便，只好派人保护她了。”

程咬金说：“派人保护也不方便。”

薛金莲说：“我会武，有何惧怕？”

秦怀玉等四人劝说程咬金：“咱们就回去吧。”

程咬金大眼一瞪：“要走你们走，我不见仁贵决不走。”

“瞎，这不是疯话吗？”

“怎么是疯话呢？我就是见仁贵的冤魂。”程咬金又转脸对金莲说，“你愿意为你父守坟尽孝，这很好。不过，得先让我守一百天。等我走后，你再来守坟。好孙女，你要听老爷爷的话。”

薛金莲还是不肯相让。程咬金又一口咬定要守坟，还扬言如不答应，他就要碰死在坟前。柳迎春只好对女儿劝说了一番，让程咬金先守一百天。

柳迎春说：“老国公，那我们把事情料理一下就先回绛州了，到了一百天金莲再来换您。”

程咬金说：“好，就这么办。”

秦怀玉说：“四叔，我们四个人可不能呆一百天哪！”

“行，你们打算哪天走就哪天走，我不拦阻。”

柳氏母女和十位总兵在大王庄料理了一下善后，到第三天头上又上了坟，便带人回绛州了。

秦怀玉等四人都在背后议论，怎么也琢磨不出程咬金那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罗通说：“我看哪，我四伯父在金殿上说了大话，如今没脸回朝，只好呆在这儿啦！”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说：“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儿。”秦怀玉说：“哎，等他有点儿笑模样的时候，咱们问问他，他到底有何打算？”

四个人商量好了，不料，程咬金一下午都面沉似水，长吁短叹，四人也未敢问。

吃过晚饭之后，大家都感到很劳累，就躺下了。程咬金有心事，他也不要管别人，翻过来，调过去，就拆开饼子了。折腾了一阵，又坐了起来。过了一會兒，下地出了席棚。

干什么呢？他围着那坟转圈儿，一边绕，一边自言自语地念叨：“仁贵呀，你不会死吧？我程咬金跟你可有交情呀，如果你诈死欺骗我老程，你可对不起我呀！”

他在坟前自言自语地念叨，秦怀玉和罗通正在一旁偷听。原来，他二人让程咬金那一折腾，也睡不着了，程咬金下地一出席棚，两个人也就随后跟了出来。俩人看见他这模样，真怕他着魔受病。秦怀玉说：“四叔，您不休息，我们也睡不好，夜深了，回去睡吧。”

程咬金在二人劝说下，回到棚内躺下睡去。

大伙睡得挺香，忽然，程咬金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把那几位也给吵醒了。众人问程咬金为何大笑，程咬金说：“我呀，做了一个梦，你们做梦了没有？”

除尉迟宝庆外，其他三人说他们也做梦了。程咬金说：“行了，咱们都别再睡了，挨个儿说说自己做的什么梦。咱们对一对，看看谁和我的梦一样。罗通，你先说吧。”

“好，我梦见薛大哥吃醉了酒，拉住翠花公主死尸不放，吓得我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候，你一笑，我就醒了。”

程咬金说：“你跟我梦的不一样。怀玉，你呢？”

“我得的是吉梦，梦见仁贵大哥同咱们一同入京。他挂印为帅，到西凉第一阵就活捉了苏宝童。”

程咬金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嗯，好！和我梦的差不多。宝林，你梦的什么？”

“噫，别提了，我做了一场恶梦。梦见薛大哥头戴白，身穿孝，浑身是血，对我说：‘兄弟呀，大哥已死去了，你们来看！’说着一伸手，摘下项上人头，吓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忙问：‘大哥，是谁害的你？’大哥说：‘李道宗。兄弟，你可要给我报仇哇！’说完，转身就走了。”

“哦，这真是恶梦。你们都说完了，我说说我做的梦吧。”程咬金环视一下众人，说：“我的梦可玄呀！梦见仁贵在他的府上和妻子女儿有说有笑。又梦见那金顶玉葬的人不是仁贵，我打开棺材验尸，果然不是他。于是，我拖着死尸去找柳迎春，一问她，她闭口无言。正这工夫，从后院走出仁贵。我看见仁贵，不由发出一阵大笑。”

尉迟宝庆说：“噫，梦是心中想。仁贵大哥已经死了，咱们别胡思乱想、自己折磨自己啦！咱们还是再睡一会儿吧。”程咬金急忙拦阻，说：“别睡。刚才说的那些梦都是闲址。我告诉你们一件正经事。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提出来要守坟一百天吗？”

程咬金说到这儿，故意停下来卖关子。秦怀玉知道他的脾气，忙接他的话茬儿，说：“四叔呀，我们正想问您这件事呢。我们都在琢磨，若在这儿呆一百天，那可太长啦，回长安没法交旨呀！”

“傻小子们，就是你们愿意在这儿呆一百天，我老程也呆不了呀！我是想把柳氏母女她们都打发走之后办一件大事，办完了早点儿回朝。”

“四叔，您办什么大事呀？”

“刨坟开棺验尸。”

众人闻听大吃一惊，罗通说：“哎呀，这可使不得，私自刨坟等于偷坟掘墓，那是知法犯法，要罪加三等。”

程咬金不以为然：“要是打开一看，棺材里不是薛仁贵，我们找柳迎春要人，她就得老老实实地把薛仁贵献出来。这有什么可怕的？”

尉迟宝林竭力反对，说：“可是，打开棺材，里边要是薛大哥呢？到时该怎么办？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一来，对不起我那去世的薛大哥；二来，我嫂子能跟我们善罢甘休吗？”

“噫，我老程老谋深算，不像你爹那么莽撞，你们不必为我担心。即使棺材里是薛仁贵，一切由我兜着，你们怕什么呀？”

“我们不是怕什么，而是觉得对不起人家呀！”

“你们别管了，这事就这么办啦！牛鼻子老道徐懋功在临行前又夸我有才能，有招法。这个办法就是我冥思苦想才琢磨出来的。”

众人也知道程咬金的脾气，他要打定主意，非干不可！便问程咬金：“您打算什么时候开棺？”

“天亮之后，咱们先叫人在坟上高搭席棚。刨坟开棺，咱们的人手不够用，还要请大王庄的乡亲们来帮忙。这样，很快就能验出真假。”

秦怀玉说：“四叔，叫大王庄的乡亲来，对人家怎么说呀？”

“噫，我老程心中有数，早就谋划好了，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准把乡亲们说服，不会让他们说长道短，别再多问了。”

话说到如此程度，自然不宜多问。

天亮了，大家起来，有从人准备好早膳。程咬金吃完一抹嘴，吩咐从人：“你去找大王庄管事的，告诉他把庄里能干的小伙子全找来，越快越好。”

让他们带着锹、镐、绳子、杠子到这儿来见我。”

时间不长，来了六七十个小伙子，都带着工具。另外，还来了不少看热闹的老头儿、老太太和小孩儿。程咬金见来的人挺多，心里十分高兴。他在坟前一站，说道：“大王庄的乡亲们，你们认识我吗？我就是当年三斧子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程咬金。后来吗，我不愿意当天子了，就让位了。虽说我不在其位，可是一有大事的时候，天子也都找我商量，让我给拿主意。别的不说，就说当今的天子吧，外场上是君臣相称，若是关起门来按辈说，他得叫我一声‘四大爷’。也许会有人说：看你长的那个模样吧，吹什么牛！哎，告诉你们，不会相面的人才这么说，人家会相面的可不这么说了。怎么说呢？大家说我这大冬瓜脑袋，叫寿星头；这两道大长红眉毛，叫长寿眉；这张大嘴叫吃八方。”

本来，程咬金就很有名望，三年前，他又来过大王庄，给乡亲们留的印象还挺好；如今，他又一宣扬自己，大王庄的乡亲对他更为敬佩。有些人甚至不知该怎样称呼他了，认为称“万岁”自然不妥，称“千岁”总算可以了，于是就称他为“老千岁”了。

“老千岁，您把我们叫来有什么事儿，就只管吩咐吧！”

“我有一事，要请乡亲们帮忙。”

“老千岁，说不上帮忙不帮忙，有事您只管吩咐。您老偌大的年纪，还给我们大王庄的仁贵大哥守坟，我们万分感激。

我们真想替您守坟，让您回朝。”

“这可不行，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连仁贵的亲人要守坟，我都让她们走了，哪能让众乡亲守呢！今天，我把大家请来，想请大家帮我做一件大事！昨天晚上，我得了一个梦。我这个人哪，从记事的那时候起，就很少做梦。可是，只要一做梦，准保应验。想当年，三斧定瓦岗的头一天晚上，我得了一个梦，应验了；探地穴的头一天晚上也做了一个梦，第二天果真当上了大德天子，也应验了。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很出奇，大家听了别害怕。”

“老千岁请讲，我们村人胆子大。”

“薛仁贵他活啦！”

他突然亮开嗓门儿喊出这句话，霎时间，大家愣住了，紧接着就乱了起来，三三两两议论起来。

“人死了，还能再活过来，真没听说过！”

“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啦！哪有死而复生之理？”

有位愣小伙子叫起来了：“老千岁，薛元帅活了，这坟还原封没功，他怎么出来呀？他在哪儿，我要看看。我有个外号叫天不怕。”

程咬金说：“你一个人想看不行。”

大家齐说：“我们全要见见薛元帅！”

“这就好办了。你们想见薛元帅不难，快点儿动手高搭席棚，把坟遮住，别见太阳。”

人多好办事，不多时，大席棚搭起来了。程咬金喊了一声：“刨坟！”

众人全怔住了，谁也不敢动手。那位愣小伙过来了：“老千岁，刨坟干什么？”

“你们不是要见薛元帅吗？他在坟里还没出来呢。昨天晚上，他给我托了一个梦，求我刨坟打开棺材，救他出来。所以，我才请大家刨坟开棺，放

他出来。”

大家一听，这事也太玄啦！人在棺材里，又被土埋葬着，憋也憋死了，怎么能活呢？

程咬金一看没人动手，放开嗓子连忙催促：“喂，大家别愣在那里不动，早下手，薛元帅没事；刨晚了，他就活不成啦！”

“老千岁，刨出错来呢？”

“有我担当。”

有些人说：“刨吧，老千岁叫刨，还怕什么？人家老千岁曾当过皇上，做的梦跟咱老百姓不一样，别含糊了。”

有人一带头，大家齐下手。时间不大，坟被刨开了，里面露出了棺材，程咬金吩咐众人快些搭上来。

此时，罗通、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都为程咬金捏着一把汗。

众人把棺材搭上来，抬到平地上，都瞅着程咬金。程咬金一点儿都没犹豫，瞪着两眼，大叫一声：“开棺，让薛元帅出来。”

一声令下，有人打开棺材，把棺材盖儿抬下，揭去蒙在死者脸上的银纱。大家往里一看，大吃一惊！

第十一回 咬金施计抢走夫人 仁贵失智追赶响马

打开棺材揭开蒙面的银纱，众人往里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躺在里边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程咬金仔细一看，呀，这不是顾老太太吗？

他手舞足蹈大喊起来：“怀玉，你们四个看清楚了吗？”

秦怀玉等四人被这出乎意料的事情惊呆了，听到程咬金的这声喊叫，才清醒过来，下意识地又往里看了看，哦，果然是顾老太太。这四位真是又惊又喜。

程咬金又叫刨坟的乡亲们到近前观看，大家看后纷纷议论。有人问：“老千岁，您不是说薛元帅在坟里，托梦求您放出他来吗？怎么不是薛元帅而是顾妈妈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程咬金听了这话，一眨眼，来了个“顺杆爬”，说：“这就对了。棺材里装的是顾老太太，就说明薛仁贵还活着，这同梦里说的他没死不是一码事儿吗？你们说说，我做的那梦准不准？你们高兴不高兴？我说仁贵活了，没糊弄你们吧！”

程咬金这么一打圆场，乡亲们不但没有怨言，而且纷纷夸赞他——

“老千岁与咱们这些人真是大不一样呀！人家做一个梦，应验一个。我做了好几十个梦，梦见娶媳妇儿，结果，一个也没应验，还是光棍一条！”

“咱们能跟老千岁相比吗？要知道，人家当过大德天子呀！”

“是呀，咱们都是凡胎匹夫之辈，人家那是真龙降世！”程咬金喜在心上，乐在脸上，说：“大家过奖了！过奖了！”

其实这事儿早在我预料之中，不足为奇。”

他头句话有谦虚的意思，后句话嘛，就缺少这种意味了。

程咬金又说：“大家既然都看清楚棺材里是顾老太太，咱们就别再让老

太太受罪了，快动手让她入土为安吧？”

大家迅速把棺材盖儿盖好，入葬填土。程咬金命人另刻石碑，换成顾妈妈的名字。

一切安排妥善之后，程咬金又心生一计，对大家说：“今天这事，谁也别往外传。

若往外传，传者必遭大祸。”

那个年头都讲迷信，程咬金又当过“天子”，乡亲们都认为他的话灵验，都想平平安安过日子，都不愿招来大祸，所以，都保证守口如瓶。

程咬金告诉大家先回去吃饭休息，等用人的时候，再派人去请众位乡亲。

乡亲们走后，程咬金和秦怀玉等回到席棚，吩咐准备酒饭。有人送上茶来，秦怀玉笑嘻嘻地说：“四叔，您太高明了，这事儿，我们怎么也想不到呀！”

程咬金极为得意，呷了一口茶，摇头晃脑，拉着长声说：“哼，我老程若是没两下子，能当大德天子、十八国的总盟主吗？”

四个人一听，扑哧一声，不约而同地都笑了。

“笑什么？”程咬金两眼一瞪。

秦怀玉接过话茬儿：“四叔，我们一想起您刚才在坟前对乡亲们说的那番话，就想笑，您真是足智多谋呀！”

秦怀玉这番遮掩的话语，自然贴切。程咬金脸上笑纹堆垒：“哈哈哈哈哈，我告诉你们，干什么都得见机行事，我若不那么说，那些乡亲们能动手刨坟吗？该蒙的时候就得蒙呀！”

“哦，您的意思是，该蒙人的时候就得蒙人？”尉迟宝林问。

“那当然了。”程咬金说出这话后，似乎感到不妥，又急忙解释，“我说的蒙人，不是瞎蒙、乱蒙、胡蒙。”

“那是什么蒙呢？”尉迟宝林又追问了一句。

“什么蒙？蒙也得有个准，八九不离十。在仁贵府上的时候，我问过两个丫环、婆子。‘怎么没见到顾老太太呢？’她们说顾老太太前年去世了。顾老太太无亲无后，对仁贵有大恩哪。根据仁贵和柳氏的为人，他们夫妻肯定得把顾老太太埋到薛家坟里。可是，来到大王庄之后，我让随从到薛家坟找了好几遍，也没找着顾老太太的坟。我琢磨这里边肯定有鬼。我又派随从向大王庄的人暗中打听。人家说，自从薛元帅还乡之后，薛家坟还没埋过人。我才断定，这次埋葬的就是顾老太太，所以才要刨坟掘墓，弄个水落石出。”

四个人听了以后，如梦初醒，连连夸赞程咬金。

尉迟宝林说：“四伯父，我看咱们应当赶快回绛州找我嫂子，让她交出我薛大哥，咱们也好快些回京交旨。”

“对！”尉迟宝庆表示赞同。

“这事赶早不赶晚，夜长梦多呀！”秦怀玉发表己见。

“四伯父，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呀？”罗通催问。

程咬金两眼一瞪，脸一麻搭，又训斥起来：“牛屁股上的苍蝇——乱哄哄什么！你们四个是两对废物，跑了一两趟，也没请出薛仁贵来，还给我出馊主意呢！你们这不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吗？若按你们的道道办，准得砸锅！”

“四伯父，我们说得不对吗？”

“对个屁。你去找柳氏要仁贵，怎么开口呀？你说不说刨坟开棺这事儿

呢？若是说了，柳氏一发火闹腾起来，那不耽误咱们的大事儿吗？退一步说，柳氏就是不闹腾，她只要对我们说：‘仁贵是没死，他已看破红尘，离家远走高飞了，如今也不知他到哪儿去了。’你说说，你怎么办？”

四个人立时傻了眼，面面相觑，谁也答不上来。秦怀玉面露微笑，问道：“四叔，您有什么妙计呢？”

“妙计自然有。”啪啪啪，程咬金拍了拍他那个大肚子，好像妙计就在他那大肚子里装着似的，“告诉你们，我让仁贵挣命似地跑来找我，还得让他们夫妻给我赔礼。不然，我不饶他们！”

四个人一听程咬金越说越玄，更摸不着头脑了。罗通急切地问：“四叔，您快说说您施的是什么妙计吧！”

程咬金看到这四个人那焦急的神态，脸上绽出了得意的微笑。他没有说自己的锦囊妙计，而是向他们发问：“我先问问你们，我说出这条妙计来，你们能不能听我的分派按计行事？”

四人的目光碰在一起，同声答道：“能。”

“好！”程咬金这才把早已想好的妙计和盘托出。

四人听完，目瞪口呆。程咬金问：“这条计策怎么样？”

怎么回答呢？四个人沉默无语，好象都有难言之隐似的。

程咬金追问：“你们都哑巴啦？倒是说话呀！”

尉迟宝庆说：“四伯父，恕侄儿直言，这条计嘛……就是损点儿。”

“哈哈……”程咬金开怀大笑，“你们说对了，是有点儿损。可是，仔细琢磨琢磨，仁贵他们损不损呢？用诈死欺骗咱们，把咱们也折腾得够受的了。他既然用了损招儿，咱们还客气什么？也得用损招儿来对付他，也得折腾折腾他！你们若是觉得这招儿不好，就拿出高招儿来吧！”

四个人仔细一琢磨，也真想不出别的法子来，只好按程咬金的计策办，听从他的分派。

吃过饭后，程咬金让秦怀玉、罗通为一伙儿，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为一伙儿，并一一做了部署。接着，他派两个随从去准备物品，又吩咐两个随从：“你去召集大王庄的百姓，多挑那些年轻力壮的，要是体格好，能跑能颠的，上点儿岁数和岁数小点儿的也行。不怕人多，越多越好。这些都要男的。另外，再挑八个女的，要手脚利索的。告诉他们，事成之后，每人给二两银子，还管一顿酒饭。”

随从走后，罗通、秦怀玉觉得程咬金分派给他们的差事不大好办，便问程咬金：“这么干好吗？”

“有什么不好的？出了事儿，我兜着。你们俩若是不愿干那差事，就跟宝林、宝庆换一换。”

罗通和秦怀玉一听最后这句话，连忙摆手，说：“别换了，我们俩照办就是了。”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兄弟俩，自从程咬金分派差事后，一直哭丧着脸。尉迟宝庆捅了一下尉迟宝林，示意让他说话。尉迟宝林说道：“四伯父，我们哥儿俩到时候怎么开口怎么动手呀？”

“我早琢磨好了，就你们哥儿俩干那差事合适。小叔子跟嫂子开个小玩笑，叔叔和侄女开个小玩笑，这算什么呀？仁贵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来！”

在程咬金眼里，这哥儿俩的差事连一般的玩笑都够不上，只能算作“小玩笑”。而在这哥儿俩看来，那差事根本不是什么“小玩笑”，如果说是个玩

笑，也是个过了火的不应该开的玩笑。所以，这哥儿俩仍不甘心，又用央求的口气说：“四伯父，那么干实在让人难为情，是不是……”

程咬金发火了，打断这哥儿俩的话，叫道：“有什么难为情的？你们这两小子口口声声叫着‘四伯父’，可是，怎么就不听四伯父的话呢？你俩听谁的呀？就听你俩那个爹大老黑的呀？如今，大老黑不在这儿，我大老蓝就是你俩的爹，你俩就得听我的！那差事就由你俩干，定下来了，不能变！”他说到这儿，稍微停顿一下，语气略略缓和了一下，“不是还有八个女的吗？她们归你俩管，你俩到时候见机行事。要是她们几个女的动手能把事儿办成，你们光动口也就行了；要是她们办不成，你俩动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总而言之一句话，你们无论如何得把事儿办成。”

这哥儿俩让程咬金连损带骂外加教导一番，无话可言，只好点头听命。

过不多时，大王庄的乡亲们来了二百多人。除了青壮年之外，连老头儿和半大小子都来了。

你想想，给二两银子，还管一顿酒饭，这美差谁不愿意干呢？

程咬金对大家说：“众位乡亲，你们愿不愿意见薛元帅呀？”

“愿意。”大家异口同声回答。

“愿意就得听我的，我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干什么呢？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当然了，我不能叫你们干坏事。你们谁也不能走漏风声，谁走漏风声，就不得好死！”

罗通等四人一听，都替程咬金不好意思。一位堂堂的国公怎么什么话都说呢！

可是，乡亲们倒觉得没什么，还都积极响应呢——

“请老千岁放心，我们绝不走漏风声！”

“老千岁，我们听您的！”

程咬金兴致勃勃，神采飞扬：“好！你们回家做好准备，每个人都要短衣襟儿小打扮，手拿一样兵器，还要带上干粮。那几个女的，都要扮成男装。明早天一亮就到这儿聚齐。好了，都回家吧！”

第二天一早，乡亲们都来了，一个个打扮得利利索索。有拿刀枪剑戟的，有拿鞭铜锤抓的，有拿拐杵棍棒的，有拿斧钺钩叉的，嚯，兵器还挺全呢！

程咬金看了十分高兴，一声令下，大队人马出发。

一路无话。走到离绛州城还有五里来地的一片树林时，已是晌午时分，程咬金命令大家停下，就地用餐歇息。只有罗通、秦怀玉带领随从继续向前行进，随从还抬着两坛子酒。

罗通、秦怀玉进了绛州城，来到刺史府。

有下人通报刘刺史：秦怀玉和罗通两位国公求见。刘刺史连忙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府前迎接，说：“不知二位国公驾到，有失远迎，请恕罪。”

刘刺史把二人让进待客厅落座，命人献茶。秦怀玉说道：

“刘大人不必客气，我二人到此，有一事相求。”

地方官一向敬重京官，更何况秦怀玉、罗通这样的高官重臣，难得来到府上，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

刘刺史毕恭毕敬地说：“二位国公只管吩咐，卑职焉有不遵命之理？”

秦怀玉说道：“也没有什么大事。只因仁贵一死，卢国公非要为他守灵百日不可。”

我二人与宝林、宝庆陪着老国公守灵，担心离京时间太长，天子会怪罪；如果我等四人回京，又担心老国公偌大年纪出现一差二错。于是，只好留下宝林、宝庆兄弟二人陪着老国公，我二人返回京城。临行之前，特到府上来拜托刘刺史多多关照老国公他们……”

“请二位国公放心，卑职愿效犬马之劳。”

“我二人还有一事要麻烦刘刺史。”

“二位国公只管吩咐。”

“我二人只因奉旨来请薛仁贵，得罪了众位总兵，在回京之前，我二人想借贵府宝地设宴，请来众总兵，向他们赔情，并请刘大人作陪。”

“二位国公，这有何难？我马上准备酒宴，并派人去请十家总兵。”

“多谢了。刺史派人去时，只说是大人请他们，不要提我二人。如提我二人，恐怕他们就不会来了。”

时间不长，周青等十位总兵来到了刺史府，刘刺史把他们迎进待客厅。

周青说：“刘大人，您把我们请来，有何见教？”

刘刺史正要答话，从屏风后面走出秦怀玉、罗通。二人急步上前施礼，对十位总兵说道：“诸位弟兄，为请仁贵大哥之事，惹得大家生气。是我二人不好。我二人特向诸位赔罪来了。”

李庆洪一见是他二人，扭头便要走。罗通急忙拉住他，说：“我等来请仁贵大哥，也是圣命难违，并非出自本心，务请兄弟见谅。我二人心中有愧，从京城带来了两坛上等好酒，今天借刘刺史府这块宝地，宴请诸位，请诸位无论如何赏个面子，莫要在刘大人面前让我二人难堪。”

周青最好喝酒，他上来打圆场：“这事儿怨不得他们二位，杀人不过头点地，雷公还不打笑脸人呢，就不要再计较了。人家既然诚心请咱们，咱们哪有不喝之理？”

顷刻，酒宴摆上，十三位入座。秦、罗二人的随从搬上酒坛，一打开，香气就冒出来了。众人一喝这酒，连声称赞。等菜上齐了的时候，一坛子酒光了。除了秦怀玉、罗通的杯里酒是满的之外，那十一位的杯子几乎都空了。罗通吩咐随从快把那一坛子打开，给那十一位满上酒。

随从刚给那十一位斟满酒，秦怀玉站起来举杯说道：“十位兄弟、刘大人，来来来，我请诸位干一杯。”说着，一饮而尽。

那十一位干杯之后，随从忙又斟酒，刚斟完，罗通站起来举杯说道：“刚才秦大哥敬众位一杯，来，我也敬众位一杯。”

就这样，那十一位连干了两杯第二坛里的酒。秦怀玉和罗通各干了一杯，还是头一坛里的酒。

这两坛酒可大不相同呀！虽说那是一样的酒，可是，第二坛的酒里放进了蒙汗药。

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是程咬金的主意。那十一位做梦也没想到会来这一手呀！

随从上前又斟满了酒。刘刺史起身举杯说道：“卑职借花献佛，敬各位大人一杯。”

秦怀玉、罗通二人目光相接，会意地一笑，嘿，这位刘刺史真不错，没曾想，他还来帮咱们的忙！

两个人连忙随声附和：“感谢刘大人的盛情，来！”

“好，再干一杯！”

现在秦怀玉和罗通的酒杯里酒是第二坛的了，两个人趁众人举杯专心饮酒之际，用袍袖一遮，把酒倒在袖口里的手帕上了。

不一会儿，那十一位全趴下了。

刘刺史的仆人没看见吗？没有。因为在上齐菜之时，打开第二坛酒之前，秦怀玉和罗通的随从都把他们打发走了。理由是：二位国公要与众位大人商议大事，有我们在这儿伺候就行了。

此时，日落西山，晚霞渐收。程咬金、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及随从都换了装束。程咬金对大王庄的乡亲说：“你们要想见到薛元帅，必须……”他这时才把行动计划和盘托出，随后又威吓起来：“军令如山倒，违令者斩！”

程咬金说完，命随从把准备好的黑纱发给大家。大家私下小声嘀咕——

“挣他这二两银子一顿酒饭也不容易呀，还得担点儿风险！”

“有啥风险呀？咱们到时候跟着起哄就行了。”

“说起来这事儿还真是件好事儿，就是这招儿有点儿损！”

“瞎，事到如今，损不损也不能打退堂鼓呀！”

众乡亲都面戴黑纱，手拿兵器，跟随程咬金奔往绛州。天刚黑下来，大队人马来到城下。

秦怀玉派来的随从已等候多时，忙上前禀报程咬金，说秦怀玉与罗通已“大功告成”。

程咬金立即吩咐：各行其事。

有人把守城官兵捆绑起来；程咬金亲自带人把住城门；尉迟宝林、尉迟宝庆率大队人马奔往薛仁贵府邸。

薛仁贵的总管王茂生正在门房中喝茶，忽听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还夹杂着高亢的呼喊声：“开门！开门！”

他走出门房，喝问：“什么人？”

“开门吧！自己人。”

王茂生未及思索，把门打开，一眼看见门外尽是蒙面人，吓得他一激灵，知道事情不妙，极力想把府门关上，但为时已晚。为首之人大吼一声：“弟兄们，抢呀！”

嘎，这一喊叫可不要紧，众蒙面人像一窝蜂似地推门而入。

王茂生急忙转身往里跑，跑到待客厅一看，没人，又往后宅跑。

后宅上房里，柳迎春正和两个丫环在说话：“这几天，小姐有些过于劳累，身体不爽，你们定要留心伺候。”

“遵命。”

“你们歇息去吧。”

两个丫环答应一声刚走出门，王茂生气喘吁吁地跑进房来，喊道：“不好了，响马闯进府来啦！”

柳迎春大吃一惊：“大哥，这……”

这时候，一群黑纱蒙面人已冲入上房，为首的一人直奔柳迎春而去。王茂生一横双臂，护住柳迎春，喝道：“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为首之人上前一把握住王茂生的衣领，薅了过来，同时大喊一声：“上！”

四个蒙面人闻声而上，抓胳膊的抓胳膊，抱腿的抱腿，柳迎春拼尽全力也挣脱不开。

王茂生气急败坏地喊：“大胆狂徒，你们不知道她是薛元帅的夫人吗？”

为首之人哈哈大笑：“薛仁贵已经死了，我大哥还没有压寨夫人，这不是俩好合一喜吗？”说着，一把将王茂生提溜起来，“来人哪，把他绑上！”

几个蒙面人的喽兵涌上前来捆住王茂生。

柳迎春破口大骂，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转眼之间，嘴被堵上了，手脚也被绑上了。

这时，府里乱成一团，哭声、叫声、骂声混杂在一起，听不出这些声音是从响马口中，还是从家人嘴里发出来的了。

“夫人被抢了！”

“响马抢东西啦！”

绣楼上，薛金莲听了丫环的禀报，不由火冒三丈，气冲云霄，勒带紧衣，收拾利索之后，蹬蹬蹬下楼来，不料，下完最后一磴楼梯刚一迈步，就被绊脚索绊倒。有人大叫一声，两边埋伏的四个蒙面喽兵上前将她按住捆绑起来。

府门外，蒙面的响马挑着灯笼，举着火把，柳迎春已搭在马上。

为首之人站在石阶上，双手掐腰，问道：“三头领呢？”

“来啦！”三头领带领四个喽兵押着薛金莲兴冲冲而来，“二哥，我又抢了个小姑娘，权作陪嫁吧！”

“好！”二头领瞅了瞅薛金莲，冲着那四个喽兵一挥手，那四个喽兵把薛金莲搭在马背上。

王茂生被两个喽兵押着，站在府门前。因为他连声叫骂，嘴早已被堵上了。他看到这情景，急得两眼冒火。

这时，有一队人马急匆匆地向府门前奔来。来者也都是黑纱蒙面。领头的来到近前勒住马。高兴地叫道：“二哥、三哥，得手了没有？我们可把刘刺史和十家总兵全抓来啦！”

王茂生不由一怔，举目观看，果然后面十一匹马分别驮着昏迷不醒的刘刺史和十家总兵。

二头领夸奖道：“老四，干得不错！咱们把他们押上山去。大哥今晚拜堂成亲的时候，让刘刺史给证婚。这也叫明媒正娶！哈哈哈哈哈……这十家总兵也有用，到时候拿他们开刀祭旗！”

四头领一眼看见被押着的王茂生，问道：“二哥，他是什么人？”

二头领说道：“听说是管家的，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怎么样？哈哈哈哈哈……”

“二哥，要这老家伙上山干什么，咱们还得养活他！依小弟之见，干脆让这老东西看好了这个家，说不定过一年半载，大哥把他家夫人休了，她回来也有个窝呀！”

“好！四弟说得有理。喂，老家伙，你听着了吧？好好看家！”说完，转身一声令下，“撤！”

众响马像涨潮一样地涌来，抢劫一番之后，又像落潮一样地退去。发生的这一切事情，竟如此突然。王茂生被这突然而至的大祸惊呆了，愣愣地立在府门外的石阶上。

梁好友慌张地跑了出来，响马一入府就把他捆绑上了。他刚刚被家人放开，跑出来看见王茂生被捆绑着呆立在那儿，叫道：“茂生大哥！”

王茂生愣怔中醒过来，答应了一声，哭叽叽地说：“噫，夫人和小姐都被抢走了，连刘刺史和十家总兵也都被劫走了……”

梁好友一边给王茂生解绑绳，一边急切地说：“怎么办？”

快告诉仁贵去救人吧！”

两个人急忙奔向后花园。

薛仁贵确实没有死。罗通、秦怀玉奉旨一请薛仁贵走了之后，柳迎春便坐卧不安，害怕天子第二次派人来征召，她把十位总兵请到自己府上来商量对策。

柳迎春说：“当今皇上不辨忠奸，不分黑白，李道宗老贼在朝当道，你薛大哥若再入朝，随时都会有风险，说不定全家人的性命都会搭上。为防京城再派人来，只有诈死才是万全之策。”

周青一拍大腿说：“嫂嫂言之有理。只有说大哥死了，才能断了他们的念头。”

薛仁贵不大赞同这种做法：“这样做对不起徐懋功、程咬金等老国公，也对不起秦怀玉、罗通等众家兄弟；何况，西凉兴兵，我中原百姓要受刀兵之灾……”

周青埋怨地说：“大哥，你这也想，那也想，怎么就不想想在长安差点把命搭上呢？”

李庆洪说：“大哥，入朝伴君如伴虎呀！”

柳迎春说：“仁贵，你到如今还背着一口黑锅，怎么没记性呢？”

本来，薛仁贵心上的创伤刚结成痂，而这些话语像一只手在揭他的痂，他的心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疼痛。他答应再好好想一想。

恰逢此时，顾妈妈因病重，医治无效而身亡，柳迎春和周青等人认为这是让薛仁贵诈死的最好时机，劝服了薛仁贵。

柳迎春和周青等人把府上的人全召集起来，讲明了此事，还说，如有人问起顾妈妈，就说她已在前年去世了，让大家到时候该哭就哭，就像真的一样。这事谁也不许走露半点风声，否则，从严惩处。

这样做，对外说是薛仁贵得急病身亡，实际上是全家为顾妈妈隆重举哀，以报答这位对他们恩重如山的老太太。

薛仁贵装殓好顾妈妈之后，就藏在后花园的小跨院的地下房间里了。

后花园的小跨院有五间房，王茂生夫妻俩住在这里。王茂生既是府上的外总管，又是全府的大管家。住进来不久，他和薛仁贵、柳迎春、梁好友商议，为了保护好家财，就在他住的那间屋子里挖个地道，里边修三间房。这三间房又宽敞，又坚固，把金银财宝放在这里安全可靠。知道这地下房间的都是心腹之人，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自然，这地下房间是薛仁贵诈死匿藏的最理想的所在了。

薛仁贵知道程咬金、秦怀玉等人到来的消息后，心中甚为不安，深感内疚。当柳迎春埋葬了顾妈妈回到绛州，把程咬金等人守坟的事告诉他后，薛仁贵顿时热泪盈眶，万分感激程咬金对自己的深情厚意。他又一想，卢国公这个人十分精明，胆子又大，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于是，嘱咐柳迎春、王茂生、梁好友等一定要多加小心……

王茂生和梁好友跑进小跨院，来到房中挪开床，王茂生掀起木板下了楼梯，几步跨进地下房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仁贵，出了大事啦！”

“大哥别着急，有话慢慢说。”

王茂生把所见所闻之事简要一说，薛仁贵听说爱妻、娇女被抢走，朝廷命官与自己的结拜好友被劫持，顿时怒火中烧，一阵心慌意乱。常言道：人慌失智。这话不假。薛仁贵认为救人要紧，没再多想，让王茂生派人快去鞴马抬戟。他脱下大氅，收拾紧称，出屋跨上阶梯就往外跑。

这时，梁好友正在房前望风，薛仁贵嘱咐他好好看家，然后大步流星奔向前院。

薛仁贵跑出府门，有人拉过马来，他扳鞍纫镫，飞身上马，一把抓过方天画戟，问清方向，催马而去。

他心急火燎地单人独马出了城，勒住马极目眺望，看到远处有灯火闪动，便飞马追去。

不多时，他看清那群响马进入一片树林之中。薛仁贵一边催马急驰，一边高声喝喊：“大胆山贼，快快把人留下，饶尔等不死！”

响马停止行进，后队变成前队，有人大叫一声：“何人竟敢出此狂言，十家总兵都已被我等生擒活捉，你一个无名之辈，能奈我何！”

话音刚落，从队伍中窜出一匹战马，马上这人黑纱蒙面，手中端枪，挡住薛仁贵。

薛仁贵两眼喷火，勒马大骂：“你这山贼野寇。竟敢大闹绛州，劫走朝廷命官，抢走薛府夫人、小姐，还不快快下马伏绑，等待何时！”

那人瞪大双眼，将薛仁贵打量一番，喝道：“呔，来人通名，某家枪下不杀无名之辈。”

薛仁贵听罢，立时激灵一下，心想：我可不能报真名，一报真名，必定传扬出去，那就麻烦啦！灵机一动，说道：“某家姓尹名明。山贼通上名来！”

尹明是“隐名”的谐音。

这工夫，队伍中有人大叫一声：“我儿退下，待为父上前会会这个‘隐名’。”

薛仁贵一看，队伍中又跑出一匹战马，马上一人，膀大腰圆，黑纱蒙面，手托一杆大枪，便大喝一声：“你是什么人？”

通名上来！”

来人哈哈大笑，说道：“某家姓万名般字无奈。万般无奈才抢你的夫人、小姐！”

薛仁贵听罢一怔，又听来人叫道：“呔，大胆薛仁贵，你如今插翅难逃，还不快快下马认罪！”

那人说着扯下脸上的蒙面黑纱，露出真相，正是卢国公程咬金。

薛仁贵立时呆若木鸡。

第十二回 唐天子问条件马虎 薛元帅捉刺客认真

程咬金大嘴一咧笑道：“仁贵呀！你诈死隐名，我老程万般无奈，才不得不如此，这是你逼出来的呀！”

薛仁贵这才如梦初醒，知道上当了，下意识地一带马想跑。

程咬金又一阵狂笑：“仁贵，你跑不了啦！你看，大王庄的乡亲们都在这儿呢，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薛仁贵扭头往左边、右边、后边一看，都围满了人。那些人扯下蒙面的黑纱，果然都是大王庄的乡亲。

薛仁贵满面羞愧，只好从马上跳下来，向程咬金深施一礼。

这时，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吩咐那八个女扮男装的乡亲把柳迎春和薛金莲从马上扶下来，解开绑绳。那八个妇女解下头上的扎巾，露出本来面目，尉迟宝林赔笑地对柳迎春说：“嫂子，受惊了！我们这是奉老国公之命和您开个玩笑。我们说的大寨主就是指大哥仁贵，不管到哪儿，您还是当大哥的夫人！”

柳迎春一红脸，嗔怪道：“你们这玩笑开得也太过分啦！”

尉迟宝庆对薛金莲说：“侄女，你下楼那气势实在威武，若没有绊脚索，我们还抓不住你呢！”

薛金莲噘着小嘴不满地说：“哪有叔父跟侄女开这样玩笑的？我还以为真是响马来了呢！”

这时候，秦怀玉、罗通忙上前来赔礼，四个人如同众星捧月一样，陪着她们母女来到程咬金面前。

柳迎春一眼看见了薛仁贵，便说：“咱们上当啦！”

程咬金说：“上当就这么一回吧！”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也忙过来拜见薛仁贵，连声道歉：“大哥，我二人是奉伯父的命令行事的，冒犯了嫂夫人和侄女，已经向她们赔罪了，也请大哥海涵。”

程咬金哈哈一笑：“小叔子跟嫂嫂开个小小的玩笑，用不着大惊小怪！”

秦怀玉和罗通也过来向薛仁贵施礼，说：“大哥，您把我们想死了！今天看您好好的，我们真高兴呀！”

薛仁贵笑也不是，哭也不是，觉得十分尴尬。

乡亲们也都跪下向薛仁贵赔罪。薛仁贵急忙拱手说：“大家没罪，快快请起！”

程咬金喊道：“乡亲们没罪，这损主意是我出的，要怪就怪我吧！”

这时，薛仁贵问起刘刺史和十家总兵，程咬金说：“他们喝了蒙汗药，回府再让他们醒来吧。”

众人和大王庄的乡亲来到绛州薛府，王茂生、梁好友一见，十分惊诧，正要发问，薛仁贵说：“咱们中了卢国公的计啦！”并把事情经过简要说了一遍。

薛仁贵把卢国公、秦怀玉等人安排到待客厅就坐，吩咐人把大王庄的乡亲安排到各屋歇息，又命人把刘刺史和十家总兵抬进来，用凉水喷醒。

不多时，这十一位都苏醒过来，揉揉眼睛，一看自己竟到了薛府，正莫名其妙，秦怀玉、罗通忙过来说明情由，并深表歉意。

程咬金说：“刘大人，众位总兵，这主意是我出的。不这样，我就完不成圣命啦！”

刘刺史知道自己的身分，自然不能责怪。周青可不管什么身分不身分，说道：“卢国公，这主意太损啦！”

程咬金也不客气，针锋相对地回答道：“是损点儿，可你们的主意也够

意思！上次来的时候，怀玉、罗通他们几个参灵吊孝，你们有唱白脸儿，也有唱红脸儿，不是也动刀动剑了吗？把他们也折腾苦啦！这一回，若不是我老程经得多、见得广，有这么几下子，换个别人，也让你们给耍啦！”

薛仁贵忙出面打圆场：“好了，这事只怪我不好，我给大家赔礼了。”接着，吩咐设摆酒宴。

众人用过酒饭，刘刺史知道程咬金和薛仁贵还有大事相商，便知趣地告辞走了。

刘刺史走后，大家在待客厅喝茶。程咬金笑呵呵地说：

“仁贵，你什么时候跟我进京呀？”

柳迎春在一旁抢先开口说：“卢国公，仁贵说什么也不能进京了。”

周青急忙接过话茬儿：“对，嫂嫂说得对，大哥不能入朝。”李庆洪也吵吵：“我大哥上回进京，差点儿把命都断送了，这回说什么也不能往火炕里跳啦！”

听了这些话，程咬金把脸一沉：“我说，你们都是哪一伙的？”

这话把柳迎春和众总兵都问愣了，一个个直眨巴眼，你瞅我，我瞅你，瞅了半天，周青才冒出一句话来：“卢国公，你说我们是哪伙的？”

“谁知道你们是哪伙的，反正不是仁贵这伙的。”

“你说我们和薛大哥不是一伙的？”

“你们若是和仁贵一伙，怎么能给仁贵出馊主意呢？”

“我们出什么馊主意啦？”

“你们刚说完就忘啦？你们不是不让仁贵入朝吗？这就是馊主意。你们说说，仁贵上次进京，九死一生，虽然活着回来了，可是，还带着一身冤屈耻辱呢！像仁贵这样的大丈夫，就甘愿蒙受冤屈、蒙受耻辱一辈子，难道就不想洗冤雪耻？”

周青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怎么不想呢？不光我们大哥、大嫂想，我们这些兄弟也想。可是，当今天子不明是非，老贼李道宗当道，怎样才能洗冤雪耻呢？”

“死守在绛州能洗冤雪耻吗？只有随我老程进京，才有可能。我亲自出马来三请仁贵，一是让他带兵征西，二是要帮他洗冤雪耻。我刚才本来要和仁贵唠唠这事儿，听听仁贵有什么话说。可是，你们倒好，还没等仁贵开口呢，就左一棍子，右一棒子地跟着乱搅。你快闭上嘴，听我和仁贵谈谈大事吧。”

程咬金这话表面上是对周青讲的，实际上也是对柳迎春和众位总兵而言。周青无言以对，他同柳迎春与众总兵一同注视着程咬金，急切地想听听程咬金对薛仁贵说些什么。

秦怀玉、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从心里佩服程咬金采取的这一策略：先用话堵住柳迎春、周青等人的嘴，然后再集中力量对付薛仁贵。这四位也急切地想听程咬金讲些什么。

但程咬金并没有开口，只是目不转睛地瞅着薛仁贵，好像要看穿他的五脏六腑似的。

待客厅一片寂静，鸦雀无声。这种气氛令人心急。薛仁贵忍不住了，开口问道：“老国公，您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是有话要跟你说。可是，我得先看看你心里想些什么。”

“老国公，我心里想什么，您怎么能看见呢？”

“哎，我会相面呀！看看你的脸就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

“您说我心里想什么呢？”

“哎呀，你心里想得可不少呀！你在想：老国公刚才对周贤弟说的那番话，也是说给我的呀！他说得合情在理啊，我若长此以往在绛州呆着，那不就等于心甘情愿背着酒后无德逼死翠花公主这口黑锅吗？我若是个无名小辈，也就罢了；可我是个名扬四海、妇孺皆知的大元帅呀，要不洗刷这个耻辱，不光我遗臭万年，就连老婆、孩子、孩子的孩子，一辈一辈地都得让人家指脊梁骨骂呀！不行，我得随老国公入京，无论如何也得把这口黑锅卸下去……噫，这口黑锅怎么卸呀？李道宗是当今万岁的叔叔，老主封过他，没有斩他的剑，没有杀他的刀，没有锁他的锁，没有捆他的绳，不能在他府上抓差办案。

有了这些禁令，谁敢碰他一碰呀？噫，算了吧，可别进京自找麻烦、自讨没趣啦！”

程咬金娓娓而谈，时而皱眉，时而叹气，好像薛仁贵真是这么想的。大家都屏息静听。

程咬金呷了一口茶，又继续说下去：“你又想：西凉兴兵要夺大唐江山，我若坐视不救，是为不忠；义父为救我而受伤，我若不替他报仇，是为不孝；怀玉、罗通、宝林、宝庆与我有生死之交，为我之事来回奔波，我若置之不理，是为不仁；卢国公是我救命恩人，偌大年纪，披星戴月，风尘仆仆来请我，我若负他老人家盛情，是为不义。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分量，也不比那口黑锅轻呀！看来，我还得入京……”

薛仁贵静静地听着，程咬金的话，还真说到他心坎上了。他心里翻起了波澜，但一想到朝中李道宗当道便心灰意冷了。他接过程咬金的话茬儿，笑了笑说：“老国公，我若是不入朝呢？”

“不入朝？”程咬金眼珠子一瞪，“哼，实话告诉你，你不入朝也得入朝！”接着又大叫一声，“怀玉、罗通、宝林、宝庆，你们四个给我站起来。”

四人虽然不知程咬金有何吩咐，但还是刷的一下子都站了起来。

“你们四个给仁贵跪下，还愣什么？快跪下！”

四个人知道程咬金的脾气，只好听命，一齐跪在薛仁贵的面前。

薛仁贵急忙起身搀扶：“众位贤弟，这是干什么呀？快快请起。”

四个人正要起身，程咬金又用手指点说：“不许起来！仁贵若是不答应进京，你们四个就一直跪着！他一辈子不答应，你们就跪一辈子！”

这四位一听，好嘛，你算把我们哥儿四个舍出去啦！

薛仁贵也不忍心让这四位弟兄总跪着呀，说道：“好，我进京，众位贤弟快快请起。”

“多谢大哥。”四个人起身，各自落座。

程咬金很是高兴，脸上溢出得意的微笑。薛仁贵叹了口气，说：“老国公，西凉兴兵，欲夺中原。我理当挺身而出，报效国家，可我也有不少难处呀！”

“噫，咱们爷儿们谁跟谁呀，你还客气什么？有话只管讲。”

“老国公，四位贤弟，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我虽然答应入朝，但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程咬金一跷二郎腿，说：“仁贵，你只提三个条件，太少啦！慢说三个，就是三十个，也不算多。你只要说出来，都用不着回朝奏明万岁，我就能做

主，你说吧！”

秦怀玉等四个人一听，程咬金这口气也太大啦！还不知薛仁贵提哪三个条件呢，就大包大揽满口应承啦！

“第一件，我诈死隐名，有欺君之罪，要赦我无罪。”

程咬金一撇嘴：“嘻，这也算个条件！万岁正盼你挂帅出征呢，还能怪罪你吗？”

“第二件，顾妈妈金顶玉葬，请万岁恕罪莫怪。”

“不怪不怪。”程咬金那口气，就像他是天子似的。

“第三件，得让万岁献出李道宗，出征时拿李道宗祭旗。”

秦怀玉等人听了这个条件，心都悬起来了。刚才老国公把弓拉得那么满，这下该怎么办呢？如果答应，万岁岂能献出他的皇叔，让仁贵杀了祭旗？这第三个条件，老国公是不会答应的。

不料，这四个人全猜错了。

程咬金若无其事一样，哈哈大笑：“仁贵，你祭不祭旗我不管，你不就是要李道宗一死吗？这样一来，你出征就一股肠子打仗了，免得背后有人暗算。你是这么想的吧？”

“对。您回京见驾，同万岁商议，如万岁不答应，我就不能入京挂帅。”

“仁贵呀，这事儿还用商议吗？我可以做主。这第三个条件我答应了。”

“老国公，您说了恐怕不算吧。李道宗可是万岁的皇叔呀，光您答应我可不放心。

请您先回朝见驾说明此事，只有万岁答应，我才能入朝。”

“仁贵，我们把你请出来，可真不容易呀！你不跟我们一同入朝，若是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去？你信不过别人，还信不过我吗？我这么大岁数，胡子一大把，能糊弄你吗？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我老程说到做到。说实在的，没有金钢钻，我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如果我没有把李道宗置于死地，你就不出征，行不行？你若还信不过我，咱们爷们儿就当众人击掌打赌！”程咬金说着站了起来，一挽袖子，拉开了准备击掌的架势。

程咬金这一叫号，在旁的秦怀玉等人都为他捏一把汗，杀皇叔这么大的事，他愣敢跟人家打赌！

薛仁贵站起身来说道：“老国公，击掌倒不必了。只是要请四位贤弟作证，如果不杀李道宗，可别怪我到时候翻脸不讲情面。”

程咬金忙向秦怀玉等四人递眼色，那意思是：快点儿出面作证呀！

“大哥不放心，我们四人到时可以作证。”

秦怀玉等四人满口应承，可怀中都像揣着个兔子似的，忐忑不安，也不知程咬金那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事请已经谈妥，大家各自歇息。秦怀玉暗里问程咬金：

“四叔，万岁能答应献出李道宗吗？”

“嘻，傻小子，这头一步是先把薛仁贵请进京城，杀李道宗那是第二步。道得一步一步地走。走完头一步，再走第二步。到时候准有办法，你四叔不是酒囊饭袋，这肚子里有玩意儿！”程咬金说着一拍他那大肚子，“告诉你，该吃就吃，该睡就睡，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第二天，程咬金让薛仁贵给大王庄的乡亲每人发给二两银子，设宴款待一番，送走了二百多人。

薛仁贵把府中事情安排好之后，就带着周青等十家总兵随同程咬金及

四位国公离开绛州，奔向京城。

这一天，他们进了长安，来到午门外下马。赶巧，天子李治正与群臣议事。薛仁贵和十家总兵在午门外候旨。程咬金及四位国公上殿见驾。

尉迟宝林边走边问：“四伯父，您答应我薛大哥的第三个条件，万岁能恩准吗？如果不恩准，怎么办呢？”

程咬金不耐烦地说：“哎呀，我都不为难，你倒为我发起愁来啦！金殿见驾的时候，你们每个人出两个耳朵听听就得了，我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听。告诉你们，谁也不许乱说！”

四个人点头答应：“我们听您的。”

他们走上金殿见驾，山呼万岁之后，程咬金说：“臣等回朝交旨。”

李治说：“众位爱卿，免礼平身。”

“谢万岁！”

“老爱卿，这次去绛州，如何呀？”

“万岁洪福齐天，薛仁贵活啦！”

“活啦！”天子和文武百官喜出望外。徐懋功笑了一笑，说：

“还是卢国公有办法！”

“嘻，你哪知道，我费了九牛二虎外加一个大骆驼的力气呀！”程咬金把去绛州办薛仁贵吊孝、去大王庄守坟开棺以及假扮响马抢柳迎春这些事活灵活现地说了一遍。

君臣闻听，哭笑不得，但还都从心里称赞程咬金智多谋广。

“臣等见到薛仁贵，他说如能答应他提出的几个条件，就跟随臣等入朝，否则，他宁死也不入朝。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微臣斗胆应下了那几个条件。如今，薛仁贵在午门外候旨呢。”

李治忙问：“程爱卿，他都提什么条件啦？”

“第一，薛仁贵说他诈死作弊，犯有欺君之罪，请我主赦他无罪。”

“朕请他入朝挂印为帅，哪能降罪呀？程爱卿，你答应得好！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呀？”

“第二，他的顾妈妈已金顶玉葬了，请我主莫怪。”

“程爱卿应得对。还有什么条件吗？”

再说就是第三个条件。秦怀玉、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庆这四位的心都悬到嗓子眼儿了。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天子能老老实实把自己的叔父交出来让薛仁贵处死吗？这是不可想象的。在这四位看来，程咬金十有八九得碰钉子。所以，他们注意力格外集中，真是洗耳恭听呀！

程咬金说：“万岁，剩下的条件若与我主江山相比，只不过是九牛的一毛。微臣之见。不说也罢，还是请万岁下旨，宣薛仁贵上殿吧。他在午门外等了半天啦！”

秦怀玉等人觉得奇怪，这第三个条件关系重大，怎么能掩盖不说呢？

李治虽然要急于召见薛仁贵，但仍然坚持要听：“程爱卿，你说说还有什么条件吧。”

“万岁既然要听，微臣就只好以实禀奏了。”

秦怀玉等四人暗中也都在埋怨程咬金：怎么样？躲不过去吧！

可是，他们四个人听了程咬金说出的第三个条件后都愣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做声。

程咬金说：“第三个条件是带周青等十位总兵入朝，为国出力。”

李治听了很高兴：“如今正需要良将，薛爱卿这个条件提得好，朕哪有不准之理？”

程咬金急忙接过话茬儿：“万岁说得太对了，薛仁贵处处想的都是我主的江山社稷，真是个好忠臣哪！难怪万岁要斩他之时，文武百官都求情保他不死呢！”

李治听了这后一句话，心里挺不高兴：程咬金，你还提那事干什么？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可是，这话又说不出口，当然，也不好发火。便说，“程爱卿，还有条件吗？”

“万岁，当初将薛仁贵罢了官之后，也就断了他的俸禄，薛仁贵请求将他的那些俸禄……”

程咬金还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一提旧帐，李治就显得不耐烦，说道：“朕给他如数补偿。”

“万岁，他说他不要，他请求将那些俸禄充当西征的军饷。”

“好。还有什么条件？”

“还有……当初罢薛仁贵官之后，他那匹战马——乌龙靠雪山的俸禄也断了，如今也不要了，也请求充当西征的军饷。”

李治一听这些条件越来越小，再加上程咬金磨磨叨叨，尽翻旧帐，就不愿再听下去，随口说道：“好了，薛爱卿提的条件，朕都答应了……”

李治这一马虎，程咬金高兴了：好，我就等你这句话呢？急忙说道：“谢主龙恩。”

请万岁宣薛仁贵和十位总兵上殿吧。”

天子李治下旨宣薛仁贵及十位总兵上殿。薛仁贵等见驾已毕，李治说：“薛爱卿，你等来朝，朕甚欣慰。爱卿所提条件，朕都应允。朕命你为西征大元帅。你们一路辛苦，先到金亭馆歇息，三天后再议出征之事。”说罢，起身退朝。

散朝以后，文武百官都向薛仁贵祝贺，薛仁贵一一应酬。秦怀玉等四人围住了程咬金，尉迟宝庆问道：“四伯父，我薛大哥提出的第三个条件，您在金殿怎么不说呢？”

程咬金大眼珠子一转，训斥起尉迟宝庆来了：“你懂个屁！你跟你爹一样，是个一勇之夫，不懂什么是智谋。你爹和我都在万岁眼皮底下撞过头，你爹把自己的脑袋撞个头破血流，差一点儿搭上那条老命，还什么事儿也没办成，白撞啦！我撞头呢，一点儿也没受伤，却让薛仁贵活了下来。这叫什么？这就叫智谋。你们得学着点儿。”说到这里，口气缓和一下，“傻侄子，方才我在金殿上跟万岁说的话，你都听清了吧。我可没说薛仁贵就提出三个条件，我是说他提出几个条件。什么叫几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都可以叫几个。万岁问一个，我说一个，他问到第五个就没再往下问，这就怪不得我了！不是我不说，是他不问哪！他还说：‘薛爱卿提的条件，朕都答应了。’既然万岁都答应了，当然我就不必再提了。”

四个人明白了：哦，敢情他在同天子打马虎眼呢！

可是，光打马虎眼不行呀！怎样才能将李道宗置于死地？谁置李道宗于死地？将李道宗置于死地后，后果将会如何？这一连串的问题不能不考虑呀！

四个人心里都在琢磨着，可是谁也不敢向程咬金提这些问题，因为谁提谁就得挨训。

这四人中，秦怀玉是善于处理这类事情的。他竖起大拇指，说：“四叔，你这招儿真妙呀！”

我薛大哥提的那第三个条件，就全靠您啦！”

程咬金又得意起来了：“那是自然。”

他一边说着，一边朝薛仁贵走去。薛仁贵正被文武群臣围在当中。程咬金亮开嗓门儿说道：“众位，众位，我知道众位都想请仁贵到府上去，为仁贵接风贺喜。可是，仁贵一路劳乏，需要好好歇息歇息。是不是今天就免了吧，另换个日子，我今天也不请他了。”

文武群臣闻听此言有理，齐声赞同。程咬金和秦怀玉等四人将薛仁贵与十位总兵送到金亭馆，安排好之后，薛仁贵问：“老国公，万岁只说我提的几个条件都应下了，可是，怎么只字没提献李道宗之事呢？”

程咬金未曾答话先笑了：“哈哈哈哈哈！”他笑得十分得意，“仁贤，我就知道你得问我这事儿。你别管万岁说没说献李道宗，我既然答应你这个条件了，就决不会失信。

你发兵之前，若是李道宗不死，你就别出长安城！”

“好。老国公，我把丑话可说到前边，若不杀李道宗，我决不发兵！”

“对，我不是答应你了吗？咱们爷儿们一言为定。你干爹和你干娘已回故里去了，你也见不到他俩了，就在这儿好好歇息吧。再有一件事儿，就是要加强戒备。”

程咬金与秦怀玉等四人离去，薛仁贵布置人巡逻放哨。沐浴、晚饭之后，与周青等人又谈了谈心，就各自回房歇息。

薛仁贵和衣而卧，眯了一觉之后，说什么也睡不着了。他也没掌灯，半躺半卧地倒在床上琢磨心事。

三更天的时候，他觉得眼皮发紧，刚要入睡，忽听房上有响动，他立时坐起来了。

稍过片刻，他听见房门有响动，不由站起身，心想：是来刺客了，还是来贼了？不管是什么人，我得有所准备……

来者是一个刺客。这个刺客是由金亭馆的后房上来的。他头上戴青壮帽，身上穿青挂皂，足登一双抓地虎的靴子，左肋戴兜囊，里边有带钩的、带刺儿的，带尖儿的、带刃儿的，十三太保的钥匙，拨门的小钢刀儿。他高来高往，如走平地一样，躲过巡逻放哨的校尉和官兵，来到薛仁贵房前，很快把房门拨开，高抬脚，轻落步，悄悄走进房中，听见床上有睡觉打呼噜的声响。这个刺客手提一把钢刀，暗叫：薛仁贵，咱二人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乃是奉命而来，不得不如此，可别说我心毒手黑！他左手刷的一下撩起床帐，挥起右手就是一刀，只听见噗的一声。手感和声音告诉他，刀砍在被子上了，没有砍着人，他立时觉得情况不妙。

就在这一刹那间，薛仁贵从床旁闪出，飞起一脚，正踹在他的腰上。“哎哟！”刺客叫了一声，摔倒在地。

薛仁贵一个箭步蹿上来，抬脚踩住刺客，放低声音问道：

“快说，你们一共来了几个？”

“就我一个。”

薛仁贵大喊一声：“来人哪！”

巡逻放哨的校尉闻声跑进房中，掌灯一看，见薛仁贵脚下踩住一人，先是一惊，继而面露愧色，齐说：“元帅，我等失职……”

“别说了，先把他捆上！”

“是。”

校尉和官兵七手八脚把刺客捆上了，拾起刺客的单刀。薛仁贵派人去请周青、李庆洪等众位总兵。

十位总兵听说捉到刺客，急忙来到薛仁贵的房中。薛仁贵把捉拿刺客的经过一说，周青蹿到刺客面前，虎目圆翻，用手点指：“好你个胆大的刺客，竟敢来刺杀薛元帅，我宰了你！”

说着一把夺过站在一边的校尉手中的刀，就要动手。

薛仁贵大喊一声：“且慢！”

“大哥，他杀你未成，被我们拿住，为什么不能杀他？”

“贤弟，他跟我有什么仇恨？他为何来刺杀我？这些都没问清，怎么能杀他呢？”

“好，大哥你等着，我来问他。胆大刺客，你叫什么名？”

“与我大哥有何冤仇？快快从实讲来！”

刺客耷拉着脑袋，一句话也不说。

周青性急，手拿单刀在刺客面前一边比划一边说：“你说不说，不说我就宰了你！”

刺客若无其事，依旧没有开口。

周青暴跳如雷，薛仁贵起身让周青落座，命人把灯拿到近前来，仔细打量刺客。这刺客有三十来岁，粗眉大眼，黑红脸膛，细腰多膀。薛仁贵问道：“这位壮士，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为何杀我？若说了实话，免你的死罪，若不说实话，可要罪上加罪呀！”

刺客抬头看了看薛仁贵，说道：“薛元帅，咱二人既没有冤，也没有仇，我是奉命行刺，不料被捉。您就别问我是谁主使的了，问我也不能说。你就给我定罪吧，或杀或剐，我死而无怨！”

第十三回 请能人良言训刺客 荐奇才非刑审张发

薛仁贵审问刺客，刺客不肯说出真情。薛仁贵淡淡一笑：“既然如此，我也不难为你。来人哪，把他押下去，严加看守。”

并吩咐此事不许声张。

刺客被押走后，周青说：“大哥。你为什么不问了昵？他要你的命，你还和他客气什么？”

薛仁贵说：“这刺客守口如瓶，你我之辈再问也无济于事。卢国公足智多谋，明天请他来审，定能弄个水落石出。”

第二天早膳之后，薛仁贵修书一封，派人去请程咬金。

不多时，程咬金不但自己应约而至，并且还把秦怀玉、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也带来了。五个人在待客厅落座之后，看见薛仁贵满脸不高兴，秦怀玉、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互相瞅了瞅，都没说话，心里却琢磨开了：薛大哥请卢国公来，是不是为了李道宗的事儿呀？于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投向程咬金。程咬金跷起二郎腿，不住地颠达着，慢条斯理地说：“仁贵，你把我请来有什么事儿呀？若是为了李道宗那事儿。”

你不必性急发愁。我老程既然答应了你，就能办到。没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没有打虎艺，不敢上山岗；没有金钢钻，也不敢揽瓷器活。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睡就睡。”

秦怀玉等四人一听程咬金开口就把事情挑明，先发制人，不由得都笑了。

程咬金不理解他们笑的意思，生气地说：“你们笑什么？

笑我办不成？笑我说大话？好，那你们去办！”

四人立时吓了一跳，连忙解释，秦怀玉说：“四叔，我们没别的意思，只从心里佩服您，认为您料事如神，才高智广，没有人能比得上您……”

薛仁贵拱手说道：“老国公，今天请您来，不是为了李道宗的事……”

“哦，那是为什么事儿呀？”程咬金问。

薛仁贵把昨夜抓刺客、审刺客的事一说，秦怀玉等四人都感到吃惊。程咬金听完，脑海里闪出一个念头儿：这个刺客若是和李道宗有点儿关系，那真是谢天谢地呀！忙说：“仁贵，那个刺客现在在哪儿？快把他押上来，我老程来审他。他不是不讲真情吗？不用三堂，也不用两堂，一堂就叫他招供！”

“老国公，您看需要准备些什么呀？”

“嗨，什么也不用准备，我老程审案从不用什么夹棍、什么烈火盆那些玩艺儿！只准备笔墨纸砚，到时候录供就行了。你们就老老实实坐在这儿，出两只眼睛看，出两只耳朵听吧。

怀玉，到时候你录供。”

有人拿来笔墨纸砚，程咬金吩咐将刺客押上来。工夫不大，四名校尉押着刺客来到程咬金面前。刺客并没逞强，老老实实地跪倒在地。

程咬金口气异常温和，好象不是在审问，而是在唠家常：

“我说，你抬起头来。”

刺客说：“小人有罪，不敢抬头。”

“恕你无罪。”

“多谢大人。”

程咬金打量一下刺客，并不认识，便问：“你知道我是何许人吗？”

“小人不知。”

“我乃卢国公程咬金。想当初，我三斧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说句不客气的话，当今的万岁在金殿上同我以君臣相称，若是下了金殿，论起辈来，他得管我叫大爷。你现在知道我是何许人了吧？”

秦怀玉等四人一听，心想：这不还是刨坟之前对大王庄乡亲们说的那套嗑儿吗？怎么又磨叨上啦？

可是，对刺客来说，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话，他不由得对程咬金产生了几分敬畏。

周青等认为，程咬金啰嗦这些一点儿用也没有，与审问刺客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然而程咬金认为这番话乃是必不可少的铺垫，他觉得只说这些还不够劲儿，于是又继续说：“只因昨夜薛元帅审问你你不肯招供，薛元帅才下了请贴把老夫请来审问你。

实话告诉你，这儿不是公堂，没有夹棍、鞭子、板子、铁蒺藜、烈火盆那些刑具。老夫审的案子不多，不过，老夫只审别人审不了的大案，而且

还从不用那些刑具。不管审问什么样的人物，真不是吹牛，从来没费过多大的劲儿。当然，你也不在话下了。我来问你，你跟薛元帅有什么冤仇？”

“没有冤仇。”

“没冤仇为什么刺杀薛元帅？”

“奉人之命。”

“你叫什么名字？什么人命你行刺？”

“大人别问了，问我也不能招。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支油锅，我跳；架刀山，我上。想让我说实话，办不到。”

“哎呀，好小子！你还敢叫号？跳油锅，上刀山，想死呀？没那么便宜！老夫能痛痛快快地叫你死吗？再问你一遍，你说不说实话？”

“不说。”

“那好，来人哪！”

“有！”四个校尉齐声答应。

“非刑伺候。”

“是。”

四个人本能地答应了一声，可立时又后悔了。因为自己还不知道什么叫“非刑”，怎么能“伺候”呢？一个个都愣住了，你瞅我，我瞅你，不知如何是好。”

程咬金喝问一声：“你们为何站着不动？”

“大人，小人不知什么是非刑？”

“过来。”程咬金一招手叫来一个校尉，密授机宜。

那个校尉立即出去一趟，回来把一双筷子交给程咬金。

薛仁贵等人好生奇怪，叫人拿筷子干什么？

程咬金拧眉瞪眼，哇呀呀三声大叫，用筷子指点着刺客：

“你招不招？不招就要动非刑了，还是快快招了吧！”

“大人，你只管动非刑吧。不管动什么样的大刑，就是扒了我的皮，我也不会说。

我并不恨大人，只怨我命该如此。”

“好，可别怪我心狠。非刑伺候！”程咬金说着，把筷子往地上一扔。

那个校尉拾起筷子，告诉一个校尉在刺客身后顶住，并把脑袋扳起来；又让另两个校尉一左一右扯住刺客的胳膊。

众人全都大眼瞪小眼，感到莫名其妙，难道这就是非刑？

拿筷子的校尉冲着刺客说：“你说实话吧。说了实话，改邪归正，还能保住性命；如若不然，可要给你动非刑了。”

刺客心想：你们用大刑具动大刑我都不在乎，何况用两根筷子动什么非刑呢？口说：“我知道你们说得在理，也是为我好，但我不能说，你们只管动刑吧！”

程咬金大叫一声：“动刑！”

拿筷子的那个校尉把两根筷子插进刺客的鼻子眼儿里，一手拿一根，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往里捅。

大概那刺客感觉刺痒，不由自主地笑了。

筷子继续往里捅，刺客的笑容消失了。可能已感觉酸疼，开始龇牙咧嘴，接着眼泪流出来了。这时，那个校尉的两只手像拉两个风匣一样，一推一拉，速度也加快了。这一来，刺客疼得大声呼喊，声音都变了，鲜血顺鼻

子眼儿往外蹿，刺客受不了这难以言喻的疼痛，昏死过去了。

“住刑！”程咬金得意地叫着，“用凉水把他喷过来。”

凉水泼到刺客脸上，片刻过后，刺客醒过来了，“哎呀，大人，你杀了我吧！”

程咬金不理睬刺客，对校尉大喝一声：“扶起他来。”

校尉架起了刺客，大家看程咬金这架势，以为他要趁热打铁，继续用刑逼刺客招供。

不料，程咬金竟对刺客大讲起薛仁贵的功绩与蒙冤受屈之事来了，而后再说：“薛仁贵乃是大唐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如今，西凉兴兵要夺大唐江山，万岁三次下旨才把他请出来挂帅，你却要刺死他！我不知道你是奉什么人之命来行刺的，可是，你这么干与李道宗陷害他难道不是一样吗？李道宗依仗自己是亲王，胡作非为，谋害忠良，他干尽坏事，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啦！常言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不到，时候一到，全都得报！如今，天下黎民百姓都盼着薛元帅去平定西凉，如若知道你因为行刺薛元帅而被处死，你得受天下人的唾骂，你得遗臭万年！你爹妈要知道此事，都没脸活在世上！”

刺客心头为之一震，显得有些慌乱。

“当然，人生在世都有办错的事儿，错了没什么，只要能改就是好汉，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可事到如今，你还愣充硬汉，真是捧着屁股亲嘴——不知香臭！”程咬金说到这儿，也不再问刺客招不招，便对校尉喊道：“来呀，他既然不说实情，接着给我捅！”

那三个校尉拉胳膊的拉胳膊，扳脑袋的扳脑袋，拿筷子的校尉直奔刺客而来，两根竹筷刚往鼻子里一捅，刺客大叫一声：“大人，我招！”

“住刑！”程咬金脸上露出笑容，说，“哎，这就对了，迷途知返才是好汉，识时务才是俊杰。”

刺客伏在地下，连连叩头，说：“大人，小人罪该万死，只因小人在行刺前，向主人发誓，万一被捉，宁可掉头也不吐露真情。刚才大人一席话，使小人开了心窍。小人心想：不如招了供，让世人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死也死得清白，免得落个万世的骂名。”

这时，众人才明白刚才程咬金费了半天口舌说那番话的用意。

程咬金连连点头：“这就对了，你若从实招来，也可能死不了，可以将功折罪。”又转脸对秦怀玉说：“笔墨伺候！”

程咬金看秦怀玉准备好了，就对刺客说：“你说吧，不许有半点儿虚假。”

“小人姓张，名鹏，是江夏王王府的教习，和江夏王的心腹人张发是叔伯兄弟。”

程咬金一听心里十分高兴，暗想：这下收拾李道宗可有理啦！

张鹏继续说道：“入王府一年多来，江夏王待我不错。半年之前，在家乡的老母身患重病，带来口信，要我回家。我从小丧父，母亲一手把我抚养成人，我没有兄弟姐妹，母亲病重，我自然要回家伺候。我没有多少积蓄，便向江夏王借二百两纹银，说待我母病好再回王府效劳，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江夏王满口答应，我万分感激江夏王。我带着纹银回家为母治病。半年来，连治带养母亲病好了。大前天，我才返回长安。昨晚，我的叔伯兄长张发设宴为我接风洗尘。吃酒中间，他问我王爷待我如何，我说恩重如山。”

他说王爷有个仇人害死了翠花公主，现在这个仇人被万岁宣召进京，住在金亭馆，可能三两天就要走。如果仇人一走，这仇就很难报了。我问王爷的仇人是谁，他说是薛仁贵。

我听了一怔，说薛仁贵不是个忠臣吗？他说薛仁贵只是立过战功，不是什么忠臣，而是个好色之徒，王爷与他有杀亲之仇，又说：‘当初你曾答应王爷说你母病好之后为王爷效劳，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如今，王爷要你去刺杀薛仁贵，为他女儿报仇，你应当信守前言。’大人，我本不愿干这事，可是，又觉得不能食言，不能忘了江夏王的恩德，所以就答应了。张发很高兴，带我去见江夏王。江夏王也非常高兴，并答应事成之后赠我纹银两千两，又问我万一被抓怎么办。我知道他们怕我被抓供出他们来，就对天发了誓。行刺薛元帅之事，是张发对我说的，是江夏王让我干的。刚才大人一番金玉良言，使我如梦初醒。我悔恨自己轻信一面之词，险些杀害忠良，成为千古罪人。以上所说，句句是实，决无谎言，小人甘愿伏法。”

程咬金越听越高兴，让张鹏在笔供上画押，然后说：“老夫把你带到金殿上面见天子，你翻供吗？”

“大人，我既招了供，决不反悔。在这儿怎么说的，到金殿上还怎么讲。”

“如能这样，老夫保你不死，管叫你全家母子团圆。”

“多谢大人。”

程咬金命人将张鹏押下去，便同薛仁贵等人计议如何处理此事。程咬金说：“我看还是仁贵带张鹏上殿动本，先不必说我审刺客之事；怀玉、罗通、宝林、宝庆也先回府，我去告诉牛鼻子徐三哥一声。咱们在金殿上将事挑明，看万岁如何处置。如若万岁偏袒李道宗也没关系，我也有办法……”

众人按照程咬金的吩咐各自行动。

薛仁贵歇息了一会儿，然后命人押着张鹏离开金亭馆，奔往午门。

今天不是天子临朝之日。薛仁贵撞钟击鼓，一阵钟鼓声响后，天子准备升殿，文武百官准备上朝。

李治升殿，群臣见驾已毕，归班站立。李治问：“何人撞钟击鼓？”

黄门官报：“薛仁贵请求上殿伸冤。”

李治一怔，不知出了什么事，忙宣薛仁贵上殿。

薛仁贵走上金殿见驾，李治问：“不知薛爱卿撞鼓击钟为了何事？”

“万岁，昨日夜间有一刺客刺杀微臣，被微臣捉住。微臣认为，刺客行刺与微臣被害蒙冤之案有关，故而想请万岁御审。”

还没等李治说话，程咬金已出班奏道：“万岁，此事重大。薛仁贵入朝的当天夜里，刺客就到金亭馆行刺，说明内中必有情由。依微臣之见，万岁理应金殿御审。”

李治心想：一个小小刺客，也要朕御审，未免小题大作了吧！他刚想开口，徐懋功也出班奏道：“此案关系我主江山，依微臣之见，还是请万岁御审为好。”

“徐爱卿，一个小小的刺客，与朕的江山有何关系？”

“万岁，如果刺客得逞，杀了薛仁贵，何人挂帅西征？这不是与万岁江山有关吗？此事如不查明，一则薛仁贵不会安心出征，二则刺客的主使者还会另派刺客行刺薛仁贵。”

如果派其他官员审问，恐怕旷日持久，耽误西征日期。晚出征一日，西凉的气焰就会增长一分。所以，还是请万岁御审为好！”

李治觉得徐懋功言之有理，点头应允：“薛爱卿，刺客现在何处？”

“在午门外。”

李治吩咐把刺客押上殿来。

张鹏并没有感到恐惧，倒有一种庆幸之感：没想到我在临死之前还能看看金銮殿！

张鹏神色自若，跪下伏地说道：

“罪犯给万岁叩头。”

“下跪刺客，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为何到金亭馆行刺朕的薛爱卿？从实招来！”

张鹏恪守诺言，把对程咬金说的那番话又重复了一遍。

李治说：“胆大的张鹏，分明是张发要你杀薛爱卿，你却说成是江夏王！何人给你作证？”

程咬金一听，李治这句话分明偏向李道宗，刚要说话，张鹏却已经开了口：“万岁，罪犯行刺薛元帅确实受江夏王指使，江夏王的心腹之人张发可以作证。”

程咬金出班奏道：“万岁，微臣认为，如若宣张发上殿与张鹏对质，便知真情。”

李治显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先皇有命，不准去江夏王府办案呀！”

徐懋功奏道：“万岁，微臣认为，宣召张发上殿只是为了对质，不能算是进王府办案。”

“可也是。”李治传旨，派人到江夏王府宣召张发。

李道宗昨晚自张鹏走后，提心吊胆，几乎一夜没睡，单等张鹏回来。可是，天亮之后也不见张鹏的踪影，知道事情不妙，便派人到金亭馆去探听，结果什么也没探听出来。

李道宗和张发心惊肉跳，十分不安，他们推断张鹏十有八九是被人家抓住了。李道宗说：“张发，如果你这个兄弟被抓住，会不会说出真情？”

“请王爷放心，他一旦被抓，就是对他千刀万剐，他也会守口如瓶。”

“我刚才打了个盹儿，做了一梦，让这梦把我吓醒了。”

“王爷，您梦见什么啦？”

“我梦见我夹着棺材各处跑，怎么也放不下。”

张发一眨巴眼睛，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恭喜王爷，此乃吉梦，吉梦！这叫夹棺进路，也就是加官进禄。看来，王爷又要升官发财啦！”

李道宗不由一阵狂笑：“起来，张发，你真会说话呀！我心里琢磨，梦见夹着棺材到处乱跑，这叫不叫死无葬身之地呀？”

“王爷，恕奴才直言，您可别胡思乱想。您是一国的亲王，万岁的叔叔，怎么会有那种结果呢？绝对不会有，绝对不会有！”

“张发，我担心咱们要犯官司呀！”

“王爷，犯不了。就是犯了，王爷您有什么可怕的呀？没有杀您的刀，没有斩您的剑，没有捆您的绳，又不许到王府抓差办案。您只管放心，一点事儿也没有。”

李道宗听了这番安慰的话语，微微一点头，心想：张发说得也对，我何必这样畏首畏尾忐忑不安呢！

李道宗用过早膳，正在用茶，有家人来报：“禀王爷，万岁传旨，召张发上殿面君。”

李道宗听罢，大吃一惊，派人叫来张发，说明此事。张发倒吸一口凉气，知道事情不好，便乞求李道宗：“哎呀，王爷，奴才只是一个小小的家人，也不是什么王公大臣，怎能上殿面君？”

李道宗说：“万岁旨到，你不能抗旨呀！”

“王爷，是不是张鹏把我卖了，让我上殿对质呀？”

“没关系，你放心大胆上金殿吧，只要你不说出真情，有本王给你做主，你如若说出真情，这对本王却也无妨，因为没有杀我的刀、斩我的剑，可是，你的脑袋就保不住啦！”

“奴才明白，请王爷放心。”

张发随旨上殿见驾，李治问道：“你就是江夏王王府的家人张发？”

“正是小人。万岁把小人召上金殿，不知是为了何事？”

“有人将你告下了，还涉及到江夏王，因此把你召上金殿对质。朕来问你，张鹏是你的叔伯兄弟吗？”

“是。”

“他在江夏王王府当教习？”

“对。”

“你让他到金亭馆行刺薛元帅？”

“万岁，没有这事儿。”

“既然你不承认，来人，将张鹏带上金殿对质。”

张鹏被押上金殿，李治说道：“张鹏，朕已问过张发，他说他并未让你去金亭馆行刺薛元帅，你要如实招来！”

又武群臣一听，李治这口气不是偏袒李道宗的心腹家人张发吗？

张鹏扭头看了看张发，说：“大哥，我刺杀薛元帅未成被擒，薛元帅把我押上金殿，由万岁御审，我已如实招认，说了真情，你也就别再隐瞒了，万岁给我们定什么罪，我们就领什么罪，如果不说，就是欺骗万岁，那就要罪上加罪呀！要知道，纸里包不住火。

大哥，你说吧！”

张发冷冷一笑：“张鹏，你我虽是叔伯兄弟，可你和我的为人却完全不同。你倚仗着有一身武艺，交结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胡作非为。我曾经苦口婆心劝你，你不但听，反而私自离开王府。这半年多来，你到何处去了？王爷说你已经不是王府的教习了，没曾想你却去行刺薛元帅。如今犯了罪，你不如实招供，还反咬一口，借刀杀人，诬陷我张发，真太狠毒啦！”说着，跪爬两步，“万岁，张鹏所说的全是假话，小人和江夏王根本不知他行刺薛元帅之事，分明是他血口喷人，求万岁给小人做主！”

李治大怒，吩咐将张鹏押下去斩首。

“且慢！”薛仁贵上前奏道，“万岁息怒，微臣看来，张发有诈。”

“薛爱卿怎么知道？”

“刚才张发一上金殿时，微臣看他眼熟；如今，微臣认出他来了。几个月之前，江夏王将微臣诓进王府，就是这个张发给微臣斟的酒。微臣喝了之后便不省人事；待醒来之时，发现已在金殿之上。微臣有口难辩，才蒙冤受屈。如今看来，张鹏行刺与前次微臣被陷害有关，可以说是一个案子。请万岁借此机会审问张发。若不将此案弄个水落石出，微臣恐难出征。”

李治觉得案情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棘手了。他本想斩了张鹏了却此事，哪知薛仁贵不答应，揪住张发不放。如果是太平年间，他可以不理睬薛仁贵，

甚至可以训斥他、处罚他。然而如今要与西凉交兵，需要薛仁贵挂帅出征，这就不能不考虑他的要求了。李治心里明白，此事十有八九是李道宗所为，怎么办呢？

就在此时，程咬金又出班奏道：“万岁，微臣以为薛仁贵所言并不过分，请万岁亲自审问，弄清此案。”

秦怀玉、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庆等人也相继动本，请天子审清此案，以免留下后患。

李治说：“好，把张发、张鹏交御史台审问。”

徐懋功出班奏道：“万岁，用不着那么费事，交给卢国公去审，用不了半个时辰便可审清。”

徐懋功为何推荐程咬金呢？因为在上朝之前，程咬金到他府上把审讯张鹏的事告诉了他，徐懋功已听说程咬金“非刑”的厉害，知道若让他审，很快就能审清此案。

李治看了看程咬金，问：“程爱卿是否愿审理此案？”

“万岁相信微臣吗？”

“自然相信老爱卿了。”

“微臣愿效犬马之劳。”

“老爱卿在何处升堂呀？”

“微臣把他带到朝房去审，万岁不必退殿，臣只须片刻即可审完。”

“老爱卿，朕在金殿上等候。”

“万岁，请传一道圣旨，免得臣落个私立公堂的罪名。”

“老爱卿多虑了。”

程咬金微微一笑：“万岁，不是微臣多虑，张发的主人是江夏王，怕到時候江夏王咬微臣一口。”

天子李治无奈，只好传下一道圣旨，命程咬金审理此案。

程咬金要秦怀玉、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帮忙，要了三支笔和纸墨，叫人带张发、张鹏一同到朝房。有人准备好桌椅，程咬金命人把张鹏押在一边，带上张发，问道：“你和李道宗如何定计暗害薛元帅，从实招来！”

“老国公，你叫我招什么呀？我什么也不知道。”

“张发，你少来这套嗑儿，我老程可不听你的。我问你，你招不招？”

“哎呀，老国公，小人确实不知道呀！”

程咬金吩咐一声：“宝林、宝庆拽他的胳膊；罗通扳他的脑袋；怀玉，给你三支笔，两支用刑，一支录供。”接着大叫一声，“非刑伺候！”

这四位都见过如何上“非刑”，武功又好，动起手来真是干净利落。秦怀玉已领会程咬金的用意，拿起两文笔就往张发的鼻子眼儿里捅。

张发比张鹏可差远了，笔管往鼻子里捅了十几下，就受不了啦！犹如狼嚎似的叫了起来：“快、快、快住刑！我招，我招！”

第十四回 秦怀玉绑子诬亲王 程咬金施谋烧奸佞

张发受不了非刑之苦，喊叫着要招供。程咬金吩咐一声：

“住刑！”

秦怀玉拔出笔管儿，张发松了一口气，暗骂：程咬金太损了，这非刑也他妈的太厉害啦！

程咬金吩咐秦怀玉准备录供。张发气喘吁吁地念叨：“冤枉，冤枉呀！”

程咬金一瞪眼珠，喝道：“大胆！你刚喊完要招供，又叫冤枉，来呀，再捅！”

“老国公，别捅！我不是自己叫冤，我是替薛元帅叫冤。”

“如此说来，那你就招吧！”

“老国公，小人害怕，不敢讲。”

“你怕什么？”

“他是万岁的皇叔呀！”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你不用害怕，只管讲，本官给你做主！”

张发便把张美人如何要为父报仇，李道宗如何定计把薛仁贵诬进府中，如何用蒙汗药酒把薛仁贵迷昏，如何逼死翠花公主诬陷薛仁贵，以及如何派张鹏行刺之事，全都一一招认。

程咬金命张发在供纸上画了押，命人押着张发、张鹏，自己带着供纸和四位国公走上金殿。

此时此刻，谁也不知道程咬金有多高兴，有多神气！他心想：三国时，关云长温酒斩华雄；而今，我程咬金没用屁大工夫就审清了一桩大案，可喜可贺，可贺可喜呀！

他自己给自己贺起喜来啦！

人心中一高兴，外表也就自然地流露出来了。程咬金走起路来，与往日大不相同，他双手倒背，一步三颤。四位国公看着程咬金那得意的一步三颤，都禁不住笑起来了。

程咬金边走边颤边说：“笑什么？这回服气了吧！”他没有回头看跟在后边的四位国公，仿佛他们都不屑一顾似的。

秦怀玉说：“四叔，我等早就佩服您了。侄儿看来，不只是我们这些晚辈佩服您，就是那些老一辈的也佩服您呀！不然，我徐三叔怎能会推荐您审理此案呢？”

“当然了。想当年，关云长温酒斩华雄，是多么的了不起；而今，我老程没有屁大的工夫就审清了一桩大案，难得呀难得！”

程咬金得意非凡地上殿交旨，满脸堆笑：“万岁，张发已招供。”

李治和文武大臣都大吃一惊，谁也没料到程咬金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审清此案。

李治展开供词看罢，心头一颤：哎呀，原来如此！立即吩咐将二张押上殿来。张发、张鹏跪倒叩头。李治说：“张发，你说的可是实情？”

“万岁，小人说的都是实情。”张发又把方才招的口供说了一遍。

文武群臣一听，无不毛骨悚然，愤怒已极。薛仁贵紧走几步，跪在丹墀：“万岁，微臣有话冒犯我主。”

“爱卿讲来，朕不怪你。”

“微臣请求辞官不做，回家为民。”

“薛爱卿，如今西凉兴兵，正是用人之际，朕派人三次请你入朝，焉能准你辞官回家？”

“万岁，刚才张发说出真情，江夏王一心要害微臣。微臣如不辞官，早晚要死在江夏王之手，因此微臣只好辞官不做。”

李治见薛仁贵归班站立，说道：“爱卿不要伤心，不要发火，朕自有安排。朕先杀张鹏、张发，为爱卿消火。”

“万岁，且慢！”有人高喊。

李治顺声一看，原来是程咬金，忙问：“程爱卿有何话讲？”

“万岁，主犯既不是张鹏，又不是张发，而是江夏王李道宗。就是杀他二人，也要把江夏王请上金殿问上一问，而后再杀也不迟。”

徐懋功随声附和说道：“万岁，卢国公言之有理。如果先杀掉他二人，就死无对证了。”

李治本想先杀掉张鹏、张发，再宣召李道宗。证人一死，李道宗自然不会承认。自己从中一和稀泥，此案也就稀里糊涂地了结了。可如今，两位开国的老国公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只好传旨请江夏王上殿。

李道宗奉旨来到金殿，因老主李渊曾降旨：李道宗上殿不参君，下殿不辞王。所以，李道宗上殿一拱手便算作参拜。

他问：“万岁，召臣上殿，不知为了何事？”

李治说：“皇叔，如今有人告你。”说罢，叫过张鹏、张发。

二人跪倒在地：“王爷，我二人实在对不起您老人家。您的所作所为，我们全说了。”

李道宗已料到可能出现此事，眉头一皱，怒气冲冲地问：

“本王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张发说：“王爷，您叫我用蒙汗药酒迷昏薛元帅，您逼死翠花公主诬陷薛元帅，您还叫张鹏行刺薛元帅。这些事我们都招了。您也不用隐瞒了，承认吧！”

李道宗心里有底儿：承不承认都不能将我怎么样，他二人既已招认，我就来个顺水推舟吧，这样也减少麻烦。说道：“张发你这奴才，把事情都推到本王身上，自己倒落个一干二净。不错，王妃是让本王给他一家报仇，本王无计可施，还不是你给本王出的主意，将薛仁贵诬至府中并用蒙汗药酒将他迷醉？你还让本王说服翠花公主去状告薛仁贵；后来又是你脱掉薛仁贵的衣服，放在公主的尸体旁，最后还是你献计，让本王上殿见驾，状告薛仁贵逼死公主。薛仁贵昨日进京，你又给本王出主意，让张鹏去行刺。如今案子犯了，你却往后缩，好像什么事都和你无干，真乃大胆！”

文武百官一听，无不咬牙切齿，痛恨奸王李道宗。薛仁贵出班跪在丹墀之上，叫道：“万岁，方才江夏王所言，证明微臣实在冤枉，请万岁替微臣做主。”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也出班跪倒：“万岁，我父冤枉！请万岁做主。”

李道宗见此情景，来了个先发制人，说道：“万岁，臣一时糊涂，不该听信王妃之言，听信张发之计，其罪不小，臣亦自觉惭愧。但老主曾封过臣：没有杀臣的刀、斩臣的剑、捆臣的绳，不准在臣府抓差办案，请万岁遵从老主之命行事。”

李治对李道宗又恼又恨，深感痛心，半晌无话，左思右想，长叹一声说道：“薛爱卿，千不怨，万不怨，只怨江夏王耳软心活，轻信王妃与张发的谗言，致使薛爱卿蒙冤受屈，鄂国公险些丧生。按国法王章，本应当给江夏王定罪，但因老主曾封他没有杀他的刀、斩他的剑、捆他的绳，朕不敢不遵老主之命。因此只能杀张发、张鹏，为爱卿解恨了。”

李治这句话刚说完，李道宗紧接着说了一声：“谢主龙恩。”然后，转

身大摇大摆地走下金殿。

薛仁贵没有想到事情竟这么快地结束了，一时愣住了。李治吩咐：“将张发、张鹏推出斩首！”

薛仁贵闻听此言，连忙开口：“万岁，张鹏是被张发蒙蔽，受人利用，微臣并不恨他。再说，他知过肯改，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微臣请万岁免他一死，让他重新做人。”

李治准本，当即命人放走张鹏。接着，程咬金也出班奏本，请缓斩张发，等薛仁贵发兵时拿他祭旗，李治点头应允，随即问薛仁贵，何日出征为好。

程咬金知道薛仁贵心里憋着一股火，怕他言语有失，故而抢先说道：“万岁，依微臣之见，应让薛元帅回去考虑一下何人担任先锋，后天万岁临朝之时再议出征之事。”

李治认为此话有理，一甩袍袖，离座散朝。

文武百官下殿，薛仁贵拦住程咬金，说：“老国公，您答应我拿李道宗祭大旗之事……”

程咬金打断薛仁贵的话，说：“仁贵，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就一定办到。慢说李道宗已承认陷害你薛仁贵，就是他不承认，我也有办法拿他。你选好先锋准备出征就行了，别的事不用管，回金亭馆歇息去吧。”

程咬金一口咬定，表示决不食言，薛仁贵也就不便再追问了。

这一日，李治上朝，和文武百官商讨出征之事。李治问：

“薛爱卿，你可想好何人担任先锋官？”

薛仁贵已想到从罗通、秦怀玉二人中挑选一人担任先锋，但感到难以确定，只好说：“万岁，微臣尚未想好。”

罗通出班奏道：“万岁，西凉兴兵，指名点姓要罗家，臣想挂印为帅，军师不答应；如今薛仁贵为帅，臣愿当开路先锋，求万岁恩准。”

徐懋功没等李治开口，抢先说道：“万岁，微臣以为，罗通留在京城为宜。”

李治赞同徐懋功的意见，罗通只好归班。

秦怀玉出班奏道：“万岁，臣能不能当先锋？”

李治看了看薛仁贵，薛仁贵说：“求之不得呀！”

李治又看了看徐懋功。徐懋功一笑：“太合适啦！”

李治当即命令秦怀玉为西征先锋，接着，又议定了哪些人跟随薛仁贵出征。最后，李治问道：“薛爱卿，何日出征为好？”

薛仁贵没有立即回答，瞅了瞅程咬金。那意思是：你说吧，什么时候献出李道宗，就什么时候出征。

程咬金明白这个意思，出班奏道：“万岁，再过三天是吉日，那时出征为好。”

薛仁贵这时才答道：“万岁，卢国公所言极是，三日后出征为好。”

程咬金是个精明人，散朝后主动去找薛仁贵，说：“仁贵，你就放心吧，我老程说一不二，出征前保准让你看见李道宗死。”

薛仁贵无话可说，辞别程咬金，回到金亭馆，准备出征事宜。

出征这天，校场上旌旗蔽日，刀枪林立。李治和文武百官都按时来了，惟独不见卢国公程咬金和先锋官秦怀玉的踪影。

薛仁贵十分焦急，程咬金答应出征时拿李道宗祭旗，至今仍无眉目。

事儿没有办，答应办事儿的人又不见了，实在让人琢磨不透！秦怀玉不是粗心大意之人，他不该到时不来呀！莫非出了什么大事？

李治说道：“薛元帅，应当派人去催一催先锋官。”

徐懋功说：“万岁，不必着急，晚走一时无妨。卢国公和先锋官深知军规，决不会无故迟到，准是有要事在办。”

程咬金今天比哪天起得都早。用过早膳，立即派人请来秦怀玉。秦怀玉以为找他来，是程咬金要和他一同去校场呢。没想到，程咬金一看见他，就要他去江夏王府捉拿李道宗。

秦怀玉一愣，说：“万岁知道吗？”

“不知道。”

“这怎么能行呢？”

“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怀玉，你是知道，我已经答应薛仁贵要置李道宗于死地。”

那天在金殿上你看见了吧，万岁偏袒李道宗，连李道宗的一根毫毛都没动。所以，我只好用最后的一招儿了，给他来个先斩后奏。爷儿们，事到如今，就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别人都指望不上呀！”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以后万岁知道，吃罪不起呀！”

“我已经琢磨透了，既要收拾李道宗，又不触犯国法王章。

就是万岁降罪，我领，与你没关系。”

“四叔，你说话太轻易了。收拾别人，行；收拾李道宗，可比登天还难呀！先皇有旨，没有杀他的刀、斩他的剑……”

“咱们不用刀，也不用剑。”

“没有捆他的绳……”

“咱们准备好铁链子、那玩艺儿比绳子还牢靠呢！”

“不准到他府里抓差办案……”

“我在府外抓他，不犯毛病。”

“他如果不出来呢？”

“这事就全靠你了，要不怎么说别人指望不上呢！”

“四叔，我是先锋，到时点卯，去晚了，元帅会怪罪的。”

“放心吧，仁贵还等我呢。你只要把李道宗引出府外，就没你的事了。”

“好！四叔，您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你回家找秦英……”

“四叔，那孩子就会淘气，找他有啥用？”

“瞎，他不是打过李道宗吗？……”

程咬金面授机宜，秦怀玉笑逐颜开。他告别程咬金，回到府里，找到秦英，说：“儿呀，你不是恨李道宗吗？为父现在就要去抓他。可是，抓他不容易呀！只能用计擒他，这就得委屈你一下了。”

秦英听说要抓李道宗，非常高兴，答应一切照办。秦怀玉吩咐将秦英捆绑起来，带着随从和秦英，骑马来到了江夏王府。下了马，秦怀玉让秦英跪在府门前，自己上了台阶。王府的家人认识秦怀玉，忙上前参见。

“免礼。你家亲王在府里吗？”

“在，在。王爷没事，哪儿也不去。”

“好，你往里传禀一声，就说我秦怀玉求见。”

“是，您稍等片刻。”

李道宗正在书房喝茶，忽听家人来报，说秦怀玉求见，还说府门台阶下边还跪着个小孩儿。李道宗心里琢磨：别看我与秦家算是亲戚，可一直没啥来往。薛仁贵坐牢时，小娃娃秦英把我打了一顿。今天秦怀玉干什么来啦？恐怕是夜猫子进宅，没什么好事！

我得小心点儿为好。李道宗想罢，吩咐家人：“就说孤王有请。”

李道宗刚进待客厅，家人已把秦怀玉领来了，二人寒暄一番，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

李道宗见秦怀玉态度很谦恭，对自己十分尊重，所以，说话的口气也显得温和了：“怀玉，今天来府上有何贵干？”

“皇叔，我今日就要出征，在临走之前，有一事拜托您老人家。”

“不知何事，但讲无妨。”

“提起此事，您老人家难免又要生气。嘻，犬子秦英不懂人事，公主又过分溺爱，从不让我管教他。我只要一管，公主准翻脸，有时还和我大闹一场，天长日久，把孩子惯坏了。本来凡事我也有主见，可自从和公主成亲之后，总觉着低她一头，真没办法呀！

我早就想登门道歉求您老别跟这个孩子一般见识。”

李道宗一听，明白了：哦，原来他出征不放心秦英，怕我寻机报复呀！哼，打我能白打吗？至于什么时候报复，怎么个报复法，那可是我说了算啦！李道宗心里暗自得意，笑呵呵地说：“怀玉，你就为此事来的吗？”

“正是，皇叔，您老人家多担待了。”

“哎呀，怀玉，你拿我当做什么人啦！我偌大年纪能跟个孩子一般见识吗？你只管放心出征，家里有什么事，由我来照看。俗话说：是亲三分向，是灰比土热。说实在的，勇孝虽然打了我，可我早把这事扔到九霄云外去了。你别挂在心上。如果你不放心，我可以对天盟誓。”

“不必，不必。我是非常相信您老人家的。我总觉得对不起您老人家。因此，在临出征之前才绑子来赔罪。”

“什么？绑子赔罪？”

“是这样。我已将小畜生勇孝捆绑起来，让他在您府门前跪着呢。”

“哎呀，快叫他进来。”李道宗说着就要派人去叫秦英，“来人哪！”

秦怀玉急忙拦阻：“皇叔，不必派人去叫。就是去叫他，他也不敢动地方。”

“这是为何？”

“我跟那小畜生说了：你姥爷如不宽恕，不叫你起来，你跪在那儿一动也不许动。”

“哎呀，快出去给他松绑，叫他起来吧！”李道宗说着拉起秦怀玉就往外走。

李道宗前脚刚迈出府门，就看见石阶下跪着的秦英了。他紧走几步，下了台阶，虚情假意地喊道：“孩子，快起来！”

他刚扶起秦英，不知在哪儿藏着的一伙人一下子围了上来，为首的正是程咬金。程咬金大喊一声：“抓住他！”

话音未落，从人一抖手就把铁链子套在李道宗的脖子上，拉着就走。

李道宗一怔：“这是怎么回事儿？”

程咬金哈哈大笑：“带你见万岁去！”

站在府门口的家人，听说“见万岁去”也就没敢声张，撒腿就往里跑，

禀报王妃张美人去了。

李道宗大叫：“程咬金，你要知道，可没有捆我的绳啊！”

“我知道。老小子你看看，这是铁链子，不是绳子！”

“程咬金，你好大胆呀！”

“胆子是不小。胆小能敢来捉你吗？快走吧，老小子！”

秦怀玉把李道宗诓出府外后，就给秦英解开绑绳，让他赶快回家。秦怀玉要看看程咬金怎样惩处李道宗。

程咬金命令从人将铁链子多勒几下，把李道宗憋得脸通红，喊不出声来了。有人牵过几匹马来，程咬金命人将李道宗搭在马上。他和秦怀玉扳鞍上马，带领从人飞奔而去。

他们来到离校场不算太远的僻静处，下了马。那里有一口大铁钟，这是程咬金派人从庙里抬出来的。大铁钟旁边有二十几个人和一大垛干柴。

秦怀玉一看就知道程咬金用的什么计策了。他觉得程咬金没少费心机，这一招儿确实奇妙。问道：“四叔，我还干什么？”

“你先看看热闹吧。”程咬金说完，忙吩咐众人将李道宗用铁钟扣上，四周围上干柴，点起火来。

霎时间，浓烟升腾，火呼呼地着起来了。

程咬金大叫：“李道宗，你这老小子不是好害人吗？这就是你的下场！”

李道宗在大铁钟里破口大骂：“程咬金，你不得好死！”

“哈哈哈哈哈，我不得好死，你得好死？真让你拣了个大便宜！老小子，我不得好死，可我还没死；你得好死，那你就先死吧！”程咬金像个老小孩似地笑着、叫着，在气李道宗。

干柴噼噼啪啪直响，火越烧越旺。

李道宗声嘶力竭地叫骂着，声音渐渐地，渐渐地低下去了。

烈火熊熊，火舌拚命地舔着铁钟。

大概李道宗已受不了这种烘烤，他有气无力地央求开了：

“程王兄，你放我出去吧……”

“老小子，你就是管我叫祖宗，我也不放你呀！”

铁钟现出了红色，李道宗开始呻吟起来，渐渐地，渐渐地没有声息了。

火势减弱了，铁钟渐渐地由红色变为微红色，又渐渐地恢复了本色。

程咬金对秦怀玉说：“你去告诉仁贵，也顺便禀报天子，就说我在这儿正收拾李道宗呢，请他们来，叫你徐三叔也一同来。”

秦怀玉催马来到校场，禀报了这一消息。李治大为惊诧；薛仁贵心花怒放；徐懋功神态自若，好像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尽管他们的心情不一样，但都急匆匆地随同秦怀玉奔往现场来了。

程咬金见李治来了，忙上前见驾。李治四下张望，没看见李道宗，只见一口大钟扣在那儿，忙问：“皇叔何在？”

程咬金说：“万岁，他在铁钟里。”

“快把铁钟搬开，让皇叔出来。”

铁钟还有余温，但不妨碍挪动。二十几人上前搬动铁钟，一具被烧得抽缩的尸体展现在众人眼前。

“这就是皇叔？”李治显然不相信这就是李道宗。

“正是。”程咬金说完又补充一句，“秦怀玉和这些从人可以作证。”

这句话是对天子问话的回答，也是为消除薛仁贵的怀疑而说的，因为

从尸体上已无法辨认是不是李道宗了。

李治勃然大怒，喝道：“大胆的程咬金，擅自杀害皇叔，该当何罪？来人哪，绑！”

御林军上前就要捆绑，程咬金冲他们大叫一声：“慢！”而后，泰然自若地对李治说道：“万岁，且息雷霆之怒，绑我不得！”

“你目无王法，怎么绑你不得？”“万岁，当初命微臣三请薛仁贵时，微臣提出若能请出薛

仁贵，不求记功，只求在以后犯下罪过时请万岁免罪，万岁也已答应。君无戏言。

微臣以为，万岁不该降罪于微臣。再者说，微臣所以这样做，也是事出有因。只因微臣奉旨去请薛仁贵，薛仁贵提出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拿江夏王祭旗。微臣为保我主江山，便答应了薛仁贵的条件。”

“程咬金，朕怎么没听你说这一条件呢？”

“微臣回京交旨时，向万岁一一禀报薛仁贵所提的条件，可万岁没等微臣说完，就说‘薛爱卿提出的条件朕都应允了’，微臣以为既然都应了，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李治心中暗骂：这程咬金太狡猾啦！他憋了一肚子气，还发泄不出来；可是，又不甘心。便问：“薛爱卿可曾向程咬金提出拿江夏王祭旗之事？”

薛仁贵上前说道：“万岁，微臣确实向卢国公提出拿江夏王祭旗这一条件，卢国公当时答应了微臣。”

徐懋功一看火候到了，开口说道：、万岁，卢国公忠心耿耿，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我主江山。江夏王逼死公主，陷害忠良，罪在不赦，卢国公杀他并不为过。”

李治刚才被程咬金气糊涂了，如今稍一清醒，猛然想起一件事：“程咬金，难道你不知先皇如何封江夏王吗？本不准到江夏王府中办案，你为何进府办案？”

程咬金说：“万岁，微臣并没有进江夏王府办案。”

“你没进江夏王府办案，难道他自己会出来让你抓吗？”

“万岁，不是江夏王自己出来的，是微臣派人将他诓出府来的。”

“要知道没有捆他的绳……”

“微臣没有用绳，用的是铁链子。”

“没有杀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

“微臣没有用刀剑，用的是火。”

李治一时语塞，无话可言。

徐懋功知道此时应当给天子一个台阶下，说道：“万岁，江夏王罪大恶极，罪有应得。微臣昨夜观星，算定江夏王寿数已尽，当死于铁钟之下；西征多难，得力于薛、程二人。此乃天意，请万岁息怒，当以江山为重，以龙体为重。莫要给卢国公降罪了。”

徐懋功这一番话，对这位相信天意的天子来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西征多难，得力于薛、程二人。”这是关系到江山的大事，这两个人得罪不得呀！李治长叹了一口气，说道：“罢了，赦程咬金无罪，将皇叔收殓起来吧。”

天子说话，自然有人立即遵旨照办。

正在这时，张美人匆匆地赶来了。当她听到家人禀报，得知亲王被程咬金带走“去见万岁”时，就知事情不妙。如果真是天子派人来带亲王，那

就说明天子大怒，可能要对亲王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不是天子派人来抓的，就说明有人暗害亲王。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她都必须亲自出马去询问，去求情。就这样，她乘风辇先到皇宫，又到校场，最后到这里，来见天子。

程咬金看见张美人，心中顿生一计，抢先上前说道：“万岁，臣有本奏。这位张美人是先皇下圣旨抄斩张士贵全家的漏网之鱼，又是江夏王陷害薛元帅的主谋。江夏王已死，还留这条祸根干什么？再者，军师算定，西征多难。微臣以为，多难就多在这个祸根上了。杀了她，可消灾解难。万岁，杀了她祭旗吧！”

李治觉得此言有几分道理，但还拿不定主意，于是，瞅了瞅徐懋功。徐懋功点了点头：“应该如此。”

李治准本。这位张美人刚见到天子还没开口，就被捆绑起来了。

天子李治、元帅薛仁贵、军师徐懋功以及程咬金等来到校场。薛元帅一声令下，将张美人和张发斩杀祭旗。

旌旗如云，烟尘滚滚，浩浩荡荡的大军涌出长安西门，踏上了西征之路。

